

七  
29-51  
1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二四一號

據

清·王兆鰲纂修  
清·康熙五十一年刻後刊本

影印

陝西 省

朝邑縣後志  
(二)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 月壹一版

# 朝邑縣後志

全二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79之二號  
電話：三七〇一三二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和平西路二段70巷83弄29號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朝邑縣後志卷之六

朝邑知縣寧州王兆鰲纂修

人物上

發潛德之幽光表聲名於身後匪云諛墓聊示典型故  
蓋棺論定月旦不爽德行勲名首譜薦紳明所尊也次  
孝義次節烈維綱常激頑懦也后妃已顯國史仙釋吾  
儒不道似無容載筆邑人曰故實不可沒也因勉登之

次人物

鄉獻

神童附

邑之人物至明始盛自元以上多湮沒無聞矣三河之壯秀靈之氣古猶今也而漢唐之際傳者寥寥何歟記載之缺耳目之顯名國史者雖不過數人而到今嘖嘖人口者甚衆則五泉河汀之力也士之有千秋之志者能無有感於二公歟

周芮良夫

邑自周初為芮伯國迄厲王已歷數世非如後之一任遷者生於斯長於斯即謂之土人可也

舊志隸官師今錄以首一邑之人物而桑柔之詩榮公之諫皆為朝邑之文矣

漢嚴翰林

其先有太子太傅名彭祖者為左馮翊子孫因家臨晉至東漢末翰林復守本郡焉

北朝嚴穉王

翰林四世孫仕魏為平南將軍封郟陽侯

唐嚴協雅玉四世孫仕唐為

嚴方約協子為魏州司功

嚴損之方約子以銀青光祿大夫贈宋州刺史

嚴司業損之子其名莫考天寶中以門子經行擢宏文生調叅江陵府軍事知永王璘有異志以知免

去三遷為大理司直歷京兆戶曹掾殿中侍御史虞部員外郎拜河南令刑部郎中以儒雅遷國子司業

建中間用親累貶潮州司戶推連州刺史改郴州累加朝議大夫封馮翊縣男乞歸復拜司業有從祖姑

世父母身沒絕嗣旅殯在越毀家護葬於其先塋時服其義

嚴士良損之次子累官牧守弟兄友愛穆員誌其墓以上七八前志缺

李河濱曰前人之不見於史傳者多矣五泉先生曰賢人長者懿德美行湮沒多矣豈不惜哉王亦多方

物色紛紛不得其具而悉心焉予之寡昧僅

得嚴司業一墓文博學者其尚有以益之

嚴

業字善思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其

封太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親喪廬墓因

隱居十年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

言天下事時方任用酷吏誅唐宗室貴戚及大臣數

百家善思公敢言告密者不可勝數武后亦厭其

煩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五十餘人原十餘姓

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武后

知其枉尋復召之長壽中按刑司刑寺罷疑不實者

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值李

淳風死召為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

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八月

鎮犯天闕善思曰法當亂臣伏誅而有下謀上之象

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而遷善思給事中武后

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曰元闕石門非攻鑿不能

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驥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

難異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  
古也况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  
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  
若更擇吉地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  
無知合亦無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  
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  
社稷長久中宗不納遷禮部侍郎表奏皇后擅政為  
社稷憂貶汝州刺史語姚崇曰韋氏福且塗地相王  
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重公善護之及睿宗卽位  
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尋以譙王重福事論死  
初重福徙均州過汝州而善思在焉問以天文及謀  
反遂除禮部尚書故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  
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  
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  
陷當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立本見之  
曰和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  
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人皆稱其長者後遇  
赦還開元十六年辛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有政聲

積官太常員外郎卿自延至向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前志畧

劉星柱曰嚴公之厚德不宜以占風角事女主罷祀王河汀言之矣然猶未及論武韋兩后事也論武后不當合葬乾陵雖據其術言而陰外之此當時所不及議論韋后擅政則非剛正而不懼禍者不能也議罷祀者其亦未之知矣今錄而著之則生平之厚德皆本正直而可輕議乎哉後之賢哲必有聞風而復者其祀

別慘 安祿山叛時尚衡舉義兵討賊署為牙將蓋亦知義之士也

元郭均 字叔平至政辛卯由儒職轉儒林郎尹劄既去民為立石頌德稱郭儒林遺愛其政重民務督課農桑開學延師教養子弟有害政蠹民與不率教者悉伏法一時訟簡盜息鄉村樂與為善引甘谷水溉田千餘畝常平倉粟至四千餘斛興元金鳳盜起為之申嚴關隘每遇運糴軍儲則分籌均派吏人不敢高



下其手前後輸粟四萬餘石而民不稱偏焉鄧縣志  
常視遠贊曰國步空忽而施為若此可謂良吏矣

### 明樊資

字文質北石村人成化中以掾吏任榮縣典史歲  
饑出奉作粥勸設賑濟群盜嘯起督繕城池仍單

騎往諭之群盜以平去後民為立碑宏正間榮士大  
夫宦遊秦者多登堂拜謁有泣下者 以上三人前

志缺

### 韓紹宗

字裕後號蓮峯南陽洪人成化丙辰進士授刑  
部主事陞郎中轉福建按察副使在刑部執法

正直不可干以私有樊舉人者壽寧侯客也 因以出  
入諸勲戚間代為奏狀多所排誣怨家發其事下刑  
部紹宗知樊匿壽寧侯所抗法出之下於獄一日晨  
出門見地上一卷文字取視則備責樊罪狀謂當死  
罪紹宗笑曰此其所自為也一訊而服同官驚問樊  
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非可動搖以勢所生則必死  
今言死者左計也紹宗曰我豈若是汝罪不至死耳  
杖而釋之又囚有亂義男婦者當以死冢宰三原王

公恕疑其太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同科則亂義  
 男婦者柰何弗死也冢幸以是益重之時直省有大  
 獄選曹司奉命出鞫多推紹宗初往真定再赴大同  
 皆以平允聞宏治初疏論時政多見俞允在福建執  
 法明恕部民久而思之四子長邦彥次苑洛先生邦  
 奇次五泉先生邦靖季邦翊邦彥字汝哲正德丁卯  
 舉人官至鄭州知州苑洛五泉  
 詳前志邦翊大學生固始縣丞

翟吾道

字宗儒平羅人嘉靖乙酉舉人為崞縣令崞故  
 貧瘠健訟而逋賦抵任數月治理整肅俗不擾

而輸賦最奉檄監放犒軍銀二指揮欲有所高下以  
 為利吾道憫然曰邊人蒙矢石暴霜露甚苦而吾輩  
 顧因以自潤如天理何乃為班次而給之軍人皆悅  
 辛丑上計改博平稍遷大名府通判攝滑縣有衛輝  
 盜劫官帑誣連滑大姓巡撫令叅議行滑執之一縣  
 皆驚吾道抗言證其無辜不肯遣叅議愧屈大姓得  
 免其剛毅有  
 執類如此

王傳 字爾習三省子嘉靖貞子舉人為高邑令以不能阿時免歸傳生而好學工於詩初至京代人作謝

櫻桃詩為時宰所賞免官後益肆力風雅卓然自成一家之音河濱洛苑詩酒徜徉年八十二乃卒所著

有西  
滇集

王夔 文美子為郎陽照磨以請封無例即棄去  
曰子不榮親奚以官為里人稱善士焉

王學古 字子獲號渭汀高城人與從弟學謨同中壬子舉人至壬戌成進士為壽春知縣調廣宗以治

行第一擢判順天府尋遷刑部員外郎告歸養母歿服闋補原官見罪人每泣下多爭獄於上官及調戶

郎乃謂人幸脫此怵心簿書矣遷郎中清苦自砥疏辨空頭勅餽賜忤中官出知漢陽府地衝疲繁供億

又多盜乃纂簡明圖說謀於監司檄丈田均賦役盜且息革館驛中火親行部驗之去官輕裝就道著有

甄覆  
集

王學謨

字子揚號河汀學古從弟嘉靖癸丑進士知大谷縣擢南戶部主事歷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兵

備潁州遷雲南布政司叅議未行改山西按察司副使兵備岢嵐隆慶元年坐邊事逮繫謫戍萬曆元年赦還十年以言者薦詔還原官二十二年起山東巡視海防徙曹濮遷左叅政分守山西河東告歸十餘年卒年八十一爲人端雅敢任事大谷地富而俗悍前令多爲所辱及學謨至持已廉潔明於摘發威令大行俗爲一變他縣訟不決者皆願移質大谷各得其情遠近稱神觀察江北益振風紀務自省約擒治巨盜百餘人破散其黨察屬吏貪殘者悉按治之內有六安知州係巡按御史所親御史囑爲縱釋執不從御史怒伺其過終無所得治兵岢嵐嚴禁冒功殺降於河堧築邊牆二處受金帛之賜明年順天巡撫缺世宗語大臣王學謨實心幹事可用也爲忌者所阻不果用乃益築老營堡及賈陀乃河二堡自太原之西南牧道約二十老營乃河爲大由老營出關河口從大同賈陀乃河二堡漸於朔州嘉靖初太同殘

擾棄兩堡俺答遂依乃河之阻往來寇邊於是老營  
勢迫而全晉皆驚矣其出入三岔五寨與尙離石皆  
由此四十二年巡撫萬恭奏修兩堡已報可會恭憂  
去各官難其事學謨乃力任之廣設方畧嚴守望築  
三堡以二十七日而畢興復數十年棄地父老有泣  
下者明年俺答將以十萬衆入寇學謨知三關兵不  
足恃建議請隔鎮兵爲犄角上郡於永石青龍渡孤  
山於興臨二縣渡縱三關兵不肯直前而二鎮張疑  
兵敵以我兵從天而下此一奇也督撫遲疑不聽及  
俺答至三關兵果無一人前者學謨坐困偏頭關嬰  
城孤守俺答遂陷石州殺知州王亮留壁二十餘日  
而去諸將覘知乃稍稍出掩獲奸細海明及他老弱  
以爲功學謨獨揚言致於朝曰偏老孤懸非有寧武  
雁門重關之險曲突徙薪旣不見信於前握兵督將  
又不相援於後兵司一秀才能抗十萬之師乎於是  
同事者各以黨援營救有亡爲功罪而學謨乃坐不  
固守謫焉起廢後年幾七十清操彌厲蒲州去家數  
十里州守致供帳珍噐於里居峻却之去日不以土

產自累用此稱譽籍甚然終以不能俯仰乞歸同時  
 達人金甌稱其振救窮人力除貪墨乃愛功名畏中  
 傷者所不肯為官箴有玷懼人議其後者所不敢為  
 也時以為篤論家居每昌言閭閻利害讀書操觚至  
 老不倦所著有被褐子等集

朝邑志八卷尤具有史法

段朝宗

字公見一字華河魯坡村人登嘉靖乙未進士  
 授中書舍人已拜兵科給事遷禮科巡視京營

條奏防秋八事多見施行值籍沒大學士嚴嵩眾少  
 其報贓金銀欲改駁朝宗執不可曰此穢物也非朝  
 廷正賦官吏豈無浸沒今為駁還浸沒者卒不可出  
 而波累平人貽害不細眾善其言而止時薊鎮總督  
 多奸利事科部無人發者朝宗獨抗疏論之部臣多  
 不悅又疏京營士馬不得假借市恩同官多干請皆  
 格不行以故怨者益眾有蜚語聞遂出知永平府尋  
 改徽州府婺源盜方張議以盜固齊民可理論也曉  
 以禍福皆相顧悔悟會宣言大兵將集盜應時解散  
 作諭數十條力行教化訟者至庭導其悔悟風俗遂

變又治魚梁霸以興水利設關老竹嶺平治翬嶺皆  
便民民歌樂其事郡故有二賢祠祀金城彭澤岐山  
王繼禮遂以朝宗參之名三賢祀忌者劾其好名左  
遷山東塩運司然徽人思之卒以並祀後數十年邑  
人李河濱楷嘗至齊雲山猶  
相傳段太守詩愛慕不衰云

### 雷士楨

字國柱新市鎮人少穎悟有風節六歲時從學  
外祖苑洛先生韓邦奇與言古人成敗事相往

復容城楊繼盛故師邦奇及以諫謫狄道尉過謁久  
語士楨從旁竊視聽意甚壯羨既去誦言曰客真丈  
夫哉作人不當如是耶邦奇益奇之謂門人張明傳  
兒他日當以諫顯正慮過激吾老不及見子後以我  
意語之年十七為諸生父世濟為署官張銘暴杖死  
士楨與母亟訟卒不得直啼泣嘔血幾死母解諭使  
專意問學語詳賢媛於是自字雪菴年三十登萬曆  
甲戌進士會銘久以他故暴死遂更字慕菴初授太  
常博士太常亡舊籍每祭乃倉卒問樂舞生士楨以  
為天子禮樂不可若是簡也搜討故實作太常考八

卷後遵用焉又常修九陵祭器九陵宦者故冒水衡錢而出一百年積廢器以困部使士楨見牲匣有九抑宦者曰太常供一物陵殿用一器此陵三少牢耳牲匣餘六將安用之宦者辭服遂簿定祭器所省不貲時張居正方盛喜吏侍王篆縉紳爭趨附篆欲親士楨使人道意終不往六年以母憂去十年拜浙江道監察御史方三日卽疏論潘晟晟居正同鄉以宗伯罷居家故嘗爲司禮馮保師居正病亟其黨謀以晟易制詐爲江陵疏薦自代馮保援於內遂徵晟已赴命至臨安朝臣大懼而士楨疏論之疏入馮保持數日不下流言且杖士楨廷臣咸爲之危中書楊東明焚香祝天願卒佑善人而天子時已啣居正竟罷不召晟頃之巡中城宦戚皆相戒勿觸禁已復巡漕往漕舟每先期至運弁多覓京貴人書求薦獨一無所徇薦乃先無書者又御史薦吏例有謝金或專受武以爲無損清名亦一切拒絕是時立州縣考成法吏坐侵欺贖賠累者常數十家民大受害乃條議上之欲革其弊當國者不能用年四十以疾乞歸聚書



萬卷日事校讐四方多就學者性孝友中年益篤衣食皆先奉兄兄有所督過唯唯謝素儉約巡漕時經費比前使者不及半每謂子弟惟儉則窮可以無求達可以助廉然好施與嘗貸麥富室比至門持袋告急者已分十二三卒年四十五家至貧無以營葬焉子壯為諸生

### 雷大道

字行卿別號義齋居西關萬曆癸酉舉人知廣靈縣縣故邊衝又屬大祿極意拊綏捐俸以賑

墾荒千餘頃稍遷通判兗州府署府事核糧儲却常例數千金旋署嶧縣縣素凋瘵前令被逮不能去大道至月餘清諸紛挐前令得釋以母老不能迎養遂告歸年纔五十天性孝友田廬推美者與兄及兄子自取薄惡僅足蔽風雨供饘粥女兄弗瞻迎養五十餘年敬愛如一日居鄉與物無競好施與倡修金龍寺浮圖尤為一邑形勝其卒也王公之案志其墓所以推尊之者甚至各臣之言信而可徵矣

### 郭如魯

字唯一陽昌村人年十六為諸生父廷璋客死河南裹糧步險負骸而歸萬曆癸酉舉於鄉教

諭平遙歲荒盡捐廩米以賑丙戌成進士知曲周縣  
縣故健訟以德意感諭即訊者多遣散之稍遷同知  
東昌府攝清源廉其巨猾剔治如法州故舟車算賦  
地易為禰染主者堅以故事請嚴禁絕之不使內外  
有所關通加封識以待來者聲

張徵音

字祚康號綠野白塚人萬曆丙子舉人知山西

縣調河南孟縣作堤以障黃河時稱張公

堤又調寶豐政務優閒感時裨政作旁觀抵掌等書  
徵音知畧輻輳有當世才限於資格不得竟其志在  
山右時城守禦盜用鉦鼓柝鈴四物辨方向後遵用  
之又著論謂地寡者各於其地如地網法半高半下  
以備水潦不惟田得利且可設險其它設施多類此  
高才跌宕謔浪笑傲皆成文章邑人至今能道之  
王嗣美字實之傳季子萬曆庚辰進士除太原推官以  
明允稱擢南戶科發南闈主考沈關節疏論  
侃直又條時政缺失忤當國者意調山西河南道宗  
人暴橫殺人有司莫敢問嗣美按發如律藩府欽哉

擢江右糧儲叅政徵發押運索耗之弊剔杜一清調  
補判南提督大和山羽流數千人皆有奧援凌辱長  
吏莫可誰何列狀上聞摘其渠魁正法與論快焉以  
病乞歸薦起再補河東緣舊治益加拊循遷山東驛  
傳值事急兼攝兵道繕城治器操練軍士又條攻守  
要務矢自効用不報遂以病乞歸匡山東按察司予  
告著雜集

十二種

王皞如 字允淳 學謨 弟學讓 子萬曆壬午舉人 授鄖陽

同知 值歲凶為分地立限以賑商南有鬻子輸  
緩者以俸金抵之再補永平攝藥州却常例金監司  
問羨金對日出納等耳安取羨金特健橫渠祠以倡  
正學稅璫勢方張請脫其私人之麗於法者不聽卒  
論如律擢知貴陽府經理蠻部方畧輻輳制府郭子  
章當世名臣每咨訪焉議建貴定縣增置守備創恤  
隱局以慰羈旅申報幣餘數千兩聲望大起又以剿  
苗功子章薦擬貴寧道副使未報以憂去起補兩浙  
鹽使奏最為天下第一會大計屬吏有修郤者譖於

上官擬將左遷遂告歸不起  
事繼母雷至孝雷見節孝

雷元善

字汝仁士楨族弟少貧牧羊年十八始事讀書  
鈍不能成誦家人將廢之自請題為文破承如

旨遂卒業萬曆丙戌成進士知仁壽縣縣叢盜多豪  
幾不可治又給事上官掾吏以千數執符下縣則揖  
讓令前索良馬責苛禮小不如意輒蜚語中傷令不  
得不屈元善至即挫強剔蠹疾惡如讐不少假借一  
歲之間威稜四著盜息民安各吏皆伏不敢動然陰  
搆之上官卒得罪去年三十五終於家 以上十四

人前  
志畧

右補前志缺畧俱一一注明左續自萬曆乙酉以迄今

茲

王家胤

字錫吾學古子萬曆乙酉舉人性慷慨始為太  
原別駕復自代州遷守安樂州州為遼左咽喉

廷議在和邊而諸將輒邀功啟釁乃作籌邊遺議不  
果行遷永平郡丞凡軍民不相得者為區理之歿王  
事者厚恤其家待遠人  
以忠信不欺後致仕歸

李用中

字詢莢一字俞所寺后社人萬曆乙丑進士三  
仕為令皆有名蹟而內江上蔡尤號難治用中

砥礪廉隅調劑寬猛甚得物情徵人為武選郎奉勅  
清黃釐奸弁諸譎弊殆盡有財勢者俱歛手無敢撼  
時論壯之歷八載出為  
河南叅議過里卒於家

李朴

字季白街子里人性忠鯁敢言萬曆辛丑進士觀  
政吏部聞母病請假不俟報而行謫判高唐州起

府推官歷彰德大原擢戶部主事管通州倉時朝士  
各立朋黨臺諫尤好相攻訐神宗春秋高不復視朝  
大臣郎署欲空朴不勝憤上人望幾空疏不報是時  
天下正賦多缺朴以為缺賦由民貧民貧由稅璫為  
害又東廠司李俊播虐鎖拿曹縣主簿甄志義拷求  
數千金朴先後上書極論皆不省朴每一疏出人爭

傳誦前論人望一空群小悚懼而朝廷曾無可否由是科道益無所忌後為郎中復指名劾之疏奏滿朝傾動科道四十餘人交章辨攻朴復數疏力辨語侵閣臣葉向高奉旨李朴出位妄言著部院看來說怨者改為議處咸欲死之值慈聖太后喪建言例在赦列遂得不死歸方朴奏上時神宗名以瘋狗光宗在東宮每袖其疏及卽位進太僕少卿起用光宗崩而朴亦以是年卒也著書有調刁集雪亭集數卷祀於學宮晉中丞擲其主於地然終不能革也孫育才國朝康熙甲子舉人

王之宋

字蓋甫又字心一楊昌村人剛毅有大節萬曆辛丑進士除知無極縣無極舊協鄰驛後因道

經業增設五馬而協者如故之宋力請罷之歲省三千餘金沿河兩岸鑿千餘井灌田又教植柳桑為鄉約六十餘所里社九十餘學以弘教化調上谷慶雲陞大理左評事刑部主事首發挺擊事挺擊者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酉時有男子張差持棗木挺闖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官李鑑至殿前簷下韓本用

等縛付東華門指揮朱雄等旨着法司審問劉廷元  
并詩教等以為瘋顛之案值提牢訊得其情謂主使  
者不可不究遂上疏論者謹於朝神宗不怡率太子  
面諭百官立誅差及履劉二瑞寢其事雖寢而由  
是陰得罪官關踰年竟削籍還家熹宗立以薦起原  
官請復三讐曰用藥通外挺擊言尤切至悉置不問  
屢陞刑部侍郎魏忠賢擅政與同志連疏論之而二  
案之禍及矣楊維垣承忠賢旨言其貪功冒進幾危  
國本奪誥命又言其先詐鄭國泰銀二萬追贓擬戍  
劉志選言戍未盡辜遠捕詔獄方欲置辨銅手披落  
二願立斃獄中崇禎改元逆璫既誅詔褒其  
忠乃復刑部侍郎子建斗以應授戶部主事

張綸音

字作欽少貧僑居關門或不舉火二親歿啜泣  
讀書成名始歸萬曆辛丑進士除知隆昌縣改

大名教授知邵陽縣歷南戶部郎中知漢陽府湖廣  
按察司副使在官懲奸蠹詭訟以威稜著而持已廉  
在漢陽時漢口賦無定數乃立限額不多取朝  
覲例資千金禁除之緝巨盜百餘人境內肅然

井東星

字聚五號奕垣南留社人萬曆甲午舉人累知

縣驛困人尤德之為謠曰廩延驛鍊馬石夫木官吏鍊有銷石有碎木頑恒受氣蓋狀其苦也擢濟南通

判陞永平同知

翟事心

字鑑寰平羅村人貧時授經於高陽言動以禮

民無教篤至士民甚愛慕建祠祀之調判東昌府署濮州歸讀書教人無公門之謁入十六乃卒為官以作人為先於保昌得廖侍御攀龍於濮得葉掌院廷秀廖國朝初巡茶入關先詣師門令人掖而拜之距在任四十餘年矣

所著有抱甕集十卷

李聯芳

字同春南留社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洧川縣時巨盜二紅四紅橫行郡邑聯芳督民兵設計擒

渠魁破散其黨調真定御吏嚴明積猾見面皆五色無主自奉至廉食雜麥豆屑湯餅而已遷戶部主事



權臨清稅會大旱舟阻困商抗疏謂商亦民也寧虧  
在官毋虧在商尋陞員外郎以內察歸後入賀光宗  
卽位卒於京  
祀真定名宦

王惟精

字環中一字中池新市鎮人未遇時族有與人  
鬪而自縊者鬪者賄惟精不受後以萬曆癸卯

舉人由教諭陞知肥城縣會山左盜起捍城有方畧  
諸當事以為能量移知應州州地險而民困不以事  
擾百姓為肥家計  
生平多藝畫尤佳

李繼芳

字蘭畹聯芳季第萬曆癸卯舉人知三河縣縣  
近京貴戚中涓率侵奪民田吏多黠黠徵輸增

益民大困手為盤筭濫派毫忽悉清除減糧幾三千  
金請著為令天旱禱於神有龍蜿蜒見蜥蜴形以石  
自擊之應手霆震大雨霑足人呼為時雨令後家居  
自署堂聯人無公是枉裁減浮糧二千人百兩我有  
至娛且受用美酒三萬六千場其感慨如此長  
兄時芳萬曆己卯舉人仕至知州亦有政聲

王子陞

字啟宸別字文石嗣美從子少有神童名萬曆丁未進士以二甲授戶部主事權稅崇文門嚴

御群璫寬商旅卒溢額數千金分毫不以入已超陞

郎中督餉薊州州人思其德祀入名宦歷官岢嵐兵

備道流寇掠代城親率兵戰敗之獲其渠魁特陞布

政使予告歸以詩自娛作漫園自稱漫公著有漫公

集改革後閉戶不出日長偃臥夜起讀書死之日遺

命以衣冠棺斂不受吊不樹碑速葬於墓邑人李河

濱楷稱其修幹方願望之肅穆言必韶令詩好陸放

翁其人其文風雅可慕達不玷名窮不斷節者也

徐宏基

字恢先太陽社人萬曆己酉舉人太原教諭陞嶧縣令嶧故巖邑又在蓮妖之後累囚甚夥弘

基辨析開釋後為杭州同知入武

闈有以利營者峻却之卒於官

成珍

字鎮寰後改名珍戒家莊人家貧雅自持拾金還

主活兩命萬曆癸丑進士知鉅野縣愛民如子民

不忍訟歲饑賑粥躬親諷度邑無死亡頃之調武強

時呂公維祺以司理至縣民男女老幼數萬人求保

留琰哭聲震野呂爲涕泗及在武強遷官將還士庶  
涕泣爭送貧無以歸至剝所服帶後屢遷戶部郎中  
上疏多見嘉納時以多事命各官輸馬琰傾俸幾不  
足購京師戒嚴分守東門月餘給餉獨豐軍士德之  
聞於內神宗稱歎遷知夔州府清直益著屬吏皆兢  
兢法度值生辰士民製錦幃稱壽琢金爲字琰畧遠  
視以爲銷金書者久之始覺立命剔還秩滿歸家讀  
書教子弟不以親故干邑宰邑大利病則力爭之亦  
無有不從里書詭寄飛洒多嫁役貧弱不避勞怨爲  
清釐著籍用之數十年邑東接蒲以河西徙蒲人強  
侵田格闕不已多死者上書當事云土地人民政事  
茲謂三寶朝之灘地晉實吞之朝之赤子晉實殺之  
土地之謂何人民之謂何膜視紛爭不爲振救政事  
之謂何後乃得旨各撫按會立界河東潼關互緝制  
亦親往調劑蒲朝咸服爭遂息少有志操老彌貞方  
嚴峭直人皆敬而畏之卒日貧如洗至無以給喪歿  
後四十餘年鉅野人追思不置崇祀名宦流寇之亂  
邑紳多受其禍以珍爲賢下令敢入成氏村一隊皆

斬此與司空圖馬文升相類第珩崇禎  
癸酉舉人孫藻 國朝康熙壬子拔貢

趙勉

字兢喻號還白泊村人有孝行萬曆壬子舉人授  
新蔡令新蔡夙號疲敝兼多盜力農者希勉躬

詣阡陌指授錢鏹無減家督民始樂業  
剔奸蠹雪冤獄却羨金人服其廉明焉

王孫綬

字紫侯學謨孫萬曆壬子舉人  
擢副榜教諭聞喜正身帥士寬嚴有體萬崙使

徵主秦晉豫三省館教化  
大行歸里營葬哀毀卒

王祚

字克纘王彥莊人天啟丁卯舉於鄉知慶雲縣崇  
禎癸未春大兵入境祚誓衆日封疆事重我輩等

死耳寧死城中勿死城外也率把總李傑等相持十  
餘日圍解督撫以國事未下以夏去逆闖入關追餉

以祚廉免之逼授華陽知州逃避不受入 國朝至  
康熙庚戌卒於家邑人一多有詩哀之李河濱指云

誰將累卵作干戈追憶當年淚眼橫武定傳聞  
鬼慶雲僅得守書生山河猶在劫蕩分今古日月遷流

大噉吹竊逸民為野史欲操形管意難平徐貢士  
云南來戎馬滿長干海氣昏埃但一寒聖主河山憑

大造孤臣性命寄微官一墻以外死非所數步之  
中血未殘往事閒論悲壯烈於今往事論尤難

王鑰

字翼肩于陞從子崇禎辛未進士歷汶上東阿令  
皆有惠政謫河南臬司幕久之歸隱作園局戶讀

書  
暑不釋卷

李楷

字叔則晚號岸翁學者稱河濱先生聯芳子少聰  
敏好古文學讀書朝萊山殊自刻苦異人馬顛仙

謂當以文章名世弱冠舉天啟甲子鄉試搆卷五齋  
以五經分授從學者屢上春官不第築通帝樓高十

丈許命書估日送圖籍手自評噶已而避寇白門與  
馬元御王雪樵韓聖秋稱閉中四子抗疏論秦事不

果行人 國朝知寶應縣縣項割附淮益困力請仍  
歸楊省解草米水脚及戒院米草折合萬一千金有

奇暇則行遊名勝題詠遍邑中求詩若字者無貴賤  
皆厭其意然竟以傲睨中讒謝去流寓廣陵幾二十

載構堂名霧與李大虛著二李珣書文名用傾海內  
輿金幣以乞者日踵於門久之歸里值兩臺修陝西  
通省志延至會城臺司皆郊迎執賓主禮抗揖上坐  
縱飲揮毫遊覽城南每有一作當事爭付梓復應梁  
茶使緝延至關隴間病歸運左腕詩更敏妙六十八  
而卒其制義古文詩歌當代名宿錢牧齋陳百史張  
爾公吳自尾施愚山文太青輩交口引重書法宛平  
王敬哉稱為一代神手画事雲間蕭尺木自讓為不  
及亦旁及二氏之學故自號棗栢居士又曰西岳褐  
道人所著文集如干種合為河濱全書一百卷子益  
瓚建皆能文  
世其家學

王在宥

字引恬皞如長子歲貢生事祖母及二親以孝  
聞友愛而第三十年督家政無私蓄隨父任經

孤竹部下有餽以金者力拒之其  
子丕振居官清白亦能世其家

上官弘基

字孕昌上官村人崇禎癸酉舉於鄉入國  
朝歷教授陞營山知縣縣故號繁盛一切供

給取辨里民帷帳日一易宏基悉斥罷政尚寬簡吏  
 胥束手相繼辭去亦聽之不相制署曹蕭然及卒於  
 官民如失父母為建祠會祀蜀道險遠貧無以歸爭  
 輸金助裝遮肩靈輻直踰棧道其遺愛在民如此  
 雷于霖 字午天自號栢林子崇禎癸酉舉人幼貧性至  
 孝親歿幾不勝喪壯好古文學為文奇挺研理  
 聲譽翕集時流寇猖獗倡眾築泰安堡全活多人入  
 國朝順治丙戌土人縱暴入城知縣宋大儒逃去  
 于霖謂眾曰此名舉義皆不義者也天厚其毒懼禍  
 吾曹曷蚤自貳焉因以兵法部勒堡人擁官入城城  
 中嚮應遂滅賊邑人德之然卒歸功大儒所著有孝  
 經神授篇西銘續生篇太極圖說栢林集別世言復  
 自為傳以敬醉吟先生河南湯潛庵斌 本朝大儒  
 兵備潼關時造廬商畧理學驩如宿好表其門曰學  
 宗濂洛邑人李河濱楷稱其文以膽勝曰讀栢林集  
 使我意氣怒生又使我肅然泣下且使我嗒然喪我  
 也其感世也摘奸如巨斧之析薪誅惡如燎火之焚  
 枯揚孝闡節如燭龍之炳暗別世言洞死生齊得喪

真毀譽多人所不敢言則瞻包宇宙矣真文擅之子  
龍也子衍恩邑諸生有孝行杜門讀書詩文亦得家  
法

王鉞

字崧甫別號松園新市鎮人明崇禎己卯舉人入  
國朝除知吳橋縣有仁慈聲以不適時宜歸日

以著述講學為事學者翕然宗之稱為松園先生就  
正者往復不倦所著有論孟正義錄性理三解松園  
集墨堂集及歿遺令作宦數  
年非予所好歛惟時服而已

國朝王報春

字育萬高城人舉順治乙酉鄉試教諭徐溝  
遷永年令有循聲告歸後祀名宦祠其宦蹟

詳載永  
年誌中

郭崑然

字因之一字青岑泊村人舉順治乙酉鄉試教  
諭交城遷知閩清縣會鄉試同考府推官屬其

私人以干金執不可推官怒伺其過不得乃調補清  
江瀕海多盜逼城下守禦有方親登埤諭以信義即



時引退民與鄰邑持刀爭界諭以蒲朝禍敗其事遂  
息以憂歸再補昭化有女子為盜主交通半天下前  
令皆先往致敬乃得相安至是吏以故事白疑然執  
不肯亡何女子來謁偉岸傑黠不可御疑然怒猝捕  
下獄募民有訟者既盈案即弊之獄而臺司大吏各  
為關說已無及其黨震散卒亦無他其餘殘民寥寥  
御之如家人教以耕織為製其器地產金有類狗頭  
者民得之爭以獻却曰嗜此者真狗頭也解官後囊

無一物云

劉壘

字爾符別號三峯故現人順治下亥進士除知烏  
程縣故繁劇號難治剔釐奸弊服豪強潛糧

立倒版法他縣多做之擒治大湖巨盜親搏戰水上  
獲渠魁白花蛇沈三即斃之獄不令得關通上官復  
為縱釋殺黨羽二百餘人群盜震懼不敢止五百里  
內廉幹名傾兩浙長興歸安同時缺令民爭求壘署  
其縣事闢於府治前歸安民奪肩輿去乃定以憂去  
久之用錢糧磨勘復至縣縣民競供薪米八年竟謫

四川按察司照磨署通江簡州皆有惠政在湖時監  
 司有修御者適被論或以其罪款呈即焚之曰無為  
 許事也著有鑣山集若干卷聖文學幹操心不在小  
 而優蹇仕途其詩尤多感慨陶鎔涵濡自達所詣古  
 文辭置之歐魯集  
 中巧眼不能辨也

王鏐

字翼治號紫沙于陞從子順治丙戌舉人蚤有孝  
 名為陽信令以幹操著有兄妹訟園產者妹執父  
 遺囑而兄務賄賂累官不決鏐至以理直之產歸於  
 妹公論大快解官後貧不自給詩名紫沙集亦有家  
 法

張表

字右納倉西人為諸生就兄策廬州同知署時熊  
 雪堂令合肥奇其文為梓傳之崇禎丙子舉於鄉

入國朝順治己丑成進士館選歷編修以  
 父老乞歸省不巳謫判鄭州再補中州歸卒

張好奇

字知天綸音子順治壬辰進士知鞏縣歷陞刑  
 部主事員外戶部郎中康熙壬子典福建鄉試

遷河南提學僉事初鞏黃灘水口地因民暫耕遂起稅額然時輒及入河稅不得脫好奇請每三年一丈以地有無為存豁鞏人德之尤慎刑獄以為動關人命死生立簿自計功過元日告天焚之在刑部時完縣人蘓四投旗下而舉家皆見役四父告其事力爭數四堂不能奪竟免其家蘓四亦聽贖歸其餘全活甚多鄉居不為岸異好施與蓋長者也

王 錫

字萬生順治戊戌進士除武昌府推官妖民范東陽結白蓮社煽惑民人諭以朝廷威福身家利害

即時泣拜解散事載武昌祠碑御史顧豹文獎薦以為長才潔守非虛美也竟以清節拂衣歸與從父兄鉞杜門

倡酌而已

張 柟

字讓伯表族子順治乙未進士除知巴縣陞戶部主事年四十三卒於家為人質直剛果少不羈通

籍後執贄王復齋先生門下毅然要做天下第一流人事為巴縣力變舊政行取赴京清貧不自給著有

質言二卷皆言政事設施及聖賢修身省心之要非雕繡為工者也

### 張召南

字仲文新莊人順治辛丑進士知安福縣西鄉連山阻遠民才抗不供賦役召南單騎往諭

以大義咸感泣輸賦為各郡最康熙甲寅耿逆叛安福積為賊徑偽將兵萬餘將臨召南赴省求兵未至而城陷復赴總督請兵恢復因欲以滿兵駐安福檄催糧料甚急力陳其不可乃止是年秋召南在省賊復陷城明年春吉安亦陷賊以七百人據縣召南請兵恢復主兵者不暇及召南知賊可破馳至境內招集鄉勇令健僕率以攻賊遙為聲援於外賊乃逾山而遁遂復安福入城招撫偽官五十七員難民萬餘人令耆老勸諭開墾給牛種墾田几二千頃陞中書舍人未任卒初鄉民感召南招諭恩亂時結若自保迎其家屬供給之故城屢陷而不懼其難

### 王在寬

字信之皞如季子少孤事母孝內外無間言長而好義閭鼎李天井等負欠者數十家悉其券

焚之訓導河州新生翟揆輩饋修儀憐其貧不受歸家課子孫壽入十七終

劉峒

字星柱號筠石璽長子幼有不慧名稍長嗜學幾忘寢食肆力古文學康熙戊午舉於鄉數上春官

不第辛未壬申間歲頻饑累日不火食猶讀書不輟

至困仆啖蒺藜糠覈餅得不死時當事譚災峒力請

報聞簡牘頻煩切至及朝命大臣勘賑又呈朝災狀

乃得與他邑同賑已除鄜州學正移教授榆林衛補

寧夏以疾不就著有大小中正義等書數十卷第嘔已卯舉人亦有名

王鵬程

字搏九報春子少穎敏十四歲補弟子員精制義試輒第一從問業者多以成名康熙已卯舉

鄉試第一質朴不為崖異鄉隣信愛之不及仕而卒著有華河集

明趙天秩

字仲禮泊村人生而靈異性端方行不左右顧未嘗妄與人立談五經子史一過目輒不忘周

易尚書兩經能為舉子業尤精易占六歲時父世榮遣其兄天叙就師仲禮亦欲往世榮不許乃不食世

卓  
榮遣之每誦讀雖暑夜世榮將農獲而燈猶未熄每  
奪其燈令寢焉年十五從韓苑洛先生遊驚以爲神  
童先生每語諸生古人建功立業多在少年如孫策  
沒時纔二十七他日再言之仲禮曰所遭之不同也  
使天秩當其際豈肯令孫權保有江東哉先生嘆曰  
此武侯志也年二十爲諸生尋卒時明嘉靖癸卯歲  
也天叙亦以奇童並名先卒初母馬孺人數慶兩紫  
龍飛入室卽飛出二子生而皆夭此其徵也苑洛先  
生誌其墓爲之銘曰余嘗觀關中形勝西自崑崙發  
脉落於三輔長河自西北而南華嶽諸山自西而東  
會於潼關水口纜丈餘耳關鎖之密結構之巧天下  
莫並也京兆扶風漢唐來名賢相望而朝邑爲氣止  
之地顧少聞焉意謂必有建功立德之賢待時特起  
及見吾仲禮謂文武之器將相之業在是矣乃又少  
折豈渭洛二水界破天心耶且三水皆崩走不常故  
氣之聚也則賢才生其散也則隨之而歿如吾五泉  
大天靈嗷雷子往往皆然可恨哉吁嗟  
于紫龍飛兮何日歸兮吾無淚可揮兮

朝邑縣後志卷之七

朝邑知縣寧州王兆鰲纂修

人物下

隱逸

朝廷以科貢取士盛代宜無隱者然人各有志出處不同  
同臯夔巢許並垂天壤蓋自唐虞之世已然邑雖寥寥  
數人亦足係予遐思焉

明劉愛

字仁夫受業韓恭簡之門為諸生博學能詩造門  
從學者屣履常滿雷侍御士楨幼以父執事之嘗

欲和人百首詞甫就其一有柴門日月閒句愛見而  
作色曰汝薄孫敬耶天壤間載籍甚繁義理無窮惜

陰競辰猶恐不逮何可作如是語士楨卽削其藁下  
帷發憤其成就人類如此頃之隱去居聖山寺十餘  
年歸老洛濱布衣草食時或弗  
給而陶然自樂年九十餘乃終

張恢綱

字時憲樂豐里舉人磬元孫少爲諸生亡何棄

去一意稽古肆力群籍尤究心理數之學謂邵  
蔡諸子皆有偏駁於是窮搜互証著參兩數一書爲

類八一日分易分疇

二曰易三曰疇四曰律呂五日

六甲六日七日皇極經世八日規天條地凡若

干卷闡前聖未發之蘊正先儒襲舛之失人服其精  
深生平甘貧礪志不  
苟交遊有古大儒風

張可賢

字鳳臺韓恭簡外孫古朴不飾容儀閉戶讀書  
年八十猶於庭中自設一榻濡毫吟詠不輟詩

文皆不苟而表韓公墓文鋪  
叙詳贍識者以爲苑洛功臣

郭肯獲

字穉仲陽昌村人純朴一如不辨權衡讀書無  
所不窺時推博雅崇禎己卯舉於鄉明運旣終



遂隱居不出雷栢林子霖稱其對世也若木若訥道  
世道頻革人皆龍矯已獨鴻寘豈學占無獲者能之  
乎第肯堂棄諸生借隱逆闖入關中強徵肯獲欲用  
之肯獲亡去繫肯堂獄脇致其兄肯堂終不屈卒得  
兄弟全節時  
稱爲二難云

國朝王建常

字仲復之案從子少爲諸生後棄去銳意聖  
學閉戶讀書不交世人嘗不舉火而秦

然自得至老披閱無虛日著述甚多務發明程朱以  
斥陸王之失其所著皆手書細字端楷一筆不苟性  
方嚴造次以禮華陰王宏撰稱爲泰山巖巖晚年造  
詣純粹有光風霽月之度戶曹張柟通籍後始拜其  
門自言不遇先生幾枉一生吳縣顧炎武博雅冠天  
下自關中數以疑義相質學使許公孫奎造廬候請  
題名真隱其初至持金幣爲壽既晤語移時逡巡不  
敢出明日改命使者餽葛棉數種猶不受使者陳王  
命以死請不得已受之許前賦詩相問受而不酬後  
復以詩來請和終不屈意其執持多此類也年八十

五自為誌曰渭野王仲子名建常字仲復復齋其別號也少治舉子業及壯丁國變掛冠杜門讀濂洛關閩書發憤為聖賢之學然氣昏質弱雖斲五十六年而迄無所成臨終書此以誌其墓系以銘曰存心養性徒有志於往聖守分安貧幸不辱乎吾身

關中俊

字遜伯號獨鶴望仙觀人慕馮恭定之學自任力行修舉孝經小學事二親以孝聞少時其祖

怒家人請饜不從中俊痛哭三日祖怒解乃止居親喪以禮不為浮屠事入國朝去諸生隱居所著有巢若野人集鶴陰鳴和集將終子誠明請遺言曰我之學本於孝汝之孝學於我汝能孝是我為有子矣尚何言哉口占斷句云衣冠還太古身體亦歸全七十八年內一心常泰然第中偉亦棄諸生不試

王辰

字公黼號梅齋泰安堡人少穎慧父商於南殉水濱徒跣千里求屍不得號泣歸途抱恨終天絕意

仕進會以諸生長揖貴者見忤因自裂其冠衿曰吾縱入官終當折腰白衣自適若古人者何嫌乎遂隱

居不出姓嗜山水工繪畫頗得有法  
河濱皆重之家貧每乘興潑墨自怡  
不使人間作孽錢者詩亦多警句  
終日未嘗一語及城市事風節不泯

兆鰲曰盤澗衡門風詩咏之第恐借徑終南不免北山  
移文諸君土苴軒冕糠粃功名清風亮節確乎不拔所  
謂獨行之士也若夫潛心理學閉戶著述語默動靜可  
傲可師則又聖賢之徒矣

### 孝行

明忽麒 字天瑞魯坡里人以掾爲省祭親終廬墓三年但  
食米粥不食菜果哀毀骨立值歲荒盜屢經募所  
不忍加害韓恭簡公嘉而造焉知縣郭三仁上其事  
嘉靖十四年有詔旌門及謁銓應得照磨乞以已官

移贈親側不可得遂不就職老授人書遇父母字輒  
哀泣壽九十四進士趙天宿爲傳贊曰公少學法令  
辟禁而其誠心質行高出乎賢士孝行動楓宸爲鄉  
里表正偉矣既有令名復獲壽考天之申佑何如哉  
遂言於邑侯曰邑有忠臣烈女祠矣胡孝子獨不立  
祠倘立祠天瑞其首列矣至 國朝康熙三十年知  
縣姚士塾訪孝節於  
邑中迎主入祀學宮

王子豐

字啟文泊村人郎中色之裔孫也授光祿署丞  
與胞弟上林監丞于鎬皆天性孝友樂善好施

親喪廬墓三年朝夕泣奠有雙鶴哀鳴舞於墓前蒲  
州韓相國曠爲作孝感文荒年出粟賑濟所活約數

千人鄉人肖像  
祀之號二賢廟

李仁

字愛夫邑諸生戶部郎整之裔孫也父永慶卒合  
葬後廬於墓側時渭水漲溢者四仁運上築護墓

得無損群蟻聚於塋門產花  
皆白邑人以爲孝感所致

柴英才

榆村人井東星  
為作孝子碑文

趙天好

窯前人性至孝事親承顏順志疏食必敬親歿  
哀毀幾絕既葬負土築塚廬墓三年有司旌其

門雷栢林于霖紀以詩曰塚如蝸殼罔極情一畚一

鍾三載成細雨濛濛天墮淚長風瘡瘡地悲鳴境無

梟惡歸原卧村滿鳥慈反哺聲帝

寢王陵皆草昧行人猶問趙氏塋

雷捷

廣濟村人父邦命邑諸生萬曆三年携少男小哲  
同族子尚耀自山東歸至鄭州尚耀糾燕豫間賊

七人絞殺邦命父子分囊中裝是日大風尚耀還以

詭詞誑捷而言其情於家小女絨兒竊聽之一日女

與隣女嬉忽大風絨兒曰我君言殺小哲時便是者

風由此事洩捷時年十五乃具訴徃來三省歷十有

三年竟並得其七賊

戮之與二尸還葬

劉世澤

邑諸生父裔知廣靈時署廣昌中捐安設銀邑  
人德之而為逆吏李承芳所弑櫬歸後世澤忽

孤性家人不知其所之或以爲從緇黃遊矣乃潛身入廣昌出愬臺司罪人斯得詔磔元惡灰骨揚之仍建廟祀父而後歸時年財十六七耳

國朝雷王賓

邑諸生孝子捷之孫也母喪期不茹菜果三年不御酒肉居於祠朝夕哭奠如禮父亡亦

然蓋秉家禮者

張疇武

倉西人諸生天性孝友父亡哀毀骨立既葬遂廬於墓朔望哭奠不御酒肉者三年知縣羅人

琮旌曰烏助鹿駟學使共公琮旌曰誠孝可風

張奠極

亦倉西諸生素以孝稱父歿哀毀廬墓三年不御酒肉

王元灝

泊村人傳之裔孫貢生蚤以孝名親歿廬墓三年不御酒肉

劉弘禹

龍門村人家貧少孤事祖母楊極盡承歡之力康熙壬午祖母歿弘禹廬墓三年每食必祭

薛國光

白池人善事繼母范范卧病國光禱以身代湯藥必嘗衣不解帶者數月鄉人咸稱其孝王申

歲饑捐米助賑知縣姚

士塾嘉勞之累旌其門

兆鰲曰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以見人子孝思不匱而三年之喪夫亦何所不至也然至孝出於天性而孺慕非緣矯飾二王廬墓雙鶴鳴舞此詩禮世胄苦志厲行以爲諸主倡雷李二張其繼起也是猶讀聖人之書者也若英才天好宏禹國光一鄉之愚氓耳其摯性所發爲中人所難能是讀何書乎劉孝廉謂孝行有表所以待夫寒士朴民嚴劉二公例不載此洵知言哉至雷

捷世澤以穉弱之年而能雪不共之讎是又烈丈夫之

所為矣

義讓

義施硜節附

明嚴思慎

字繩亭榭亭堯黼之裔教諭畧陽縣盡讓  
父產於第後子廷選舉天啟甲子鄉試

忽以恒

魯坡村人孝子麒之裔孫訓導長山縣天性孝  
友親歿後盡讓家財於其第所著有限田議等

書子榮

邑諸生

雷珍

字圮瞻邑諸生初嗣於姑為白西川後白旣生子  
而歿終三年喪以其產與白而身歸於雷亦讓其

產於第初珍學於忽以恒以恒因高

其義以女妻之子開社郿縣訓導

國朝解國泰

西馬家莊人其祖一秋兄弟自明嘉靖間同  
居世以孝友稱及國泰從兄子宗仁生孫計



已七世猶內外  
雍睦無間言焉

兆鰲曰孤竹讓國少翁讓爵大賢以下猶難之嚴廣文  
諸君能繼芳躅以勵末俗真敦同氣而念春令者至七  
世同箸古旌義門尤近今之所罕觀也舉一勸百庶於  
風化有裨哉

明雷冬

東黨子頭人以正統六年  
詔輸粟賑荒例止未表

蘓

西大夫夫人以輸粟  
賑貧秦王聘其女

开遵先

隄人輸粟百石御史  
曹表之曰尚義給冠帶

王文美

字靜菴輸粟四百石以賑貧隱德昌後王氏  
科名之盛基於此焉以上四人前志缺

蘓濟舟

縣人其先大母母相繼設漿給飲濟舟因捐資二百金建廟棲神市良田十五畝為設漿久遠

計並屬籍義漿蘓氏子孫不復與丁亥戊子歲大凶

道殣相望濟舟惻然募人掩之他義舉多類此人以

此多之不名稱稱蘓居士所建廟亦曰蘓居士廟也

邑紳張徵音為廟記贊曰居士持齋素不食酒肉非

有名位職任乃惓惓以利死者行者為已責施恩於

不報厥義固如此哉或食釀鮮守封域冠服車旗不

啻過之顧求牧不得而秦越焉抑獨何歟

蘓繼祖

濟舟孫崇禎十三年大饑餓莩遍野繼祖施麥二十石存活多人施席一千五百餘領募人掩

藏種種善行不勝舉縣令累給匾額

國朝大司馬賈公聞之旌其閭

國朝張文英

字正五大慶關人為入倜儻與弟文耀皆樂善好施建義學築義塚每歲寒繕橋梁捨皮

衣藥物棺槨年饑捐粟賑貧風義著於鄉里

兆鰲曰諸高貲不恡金粟慷慨周急誠義舉也事雖不同而好善之心則一古道猶存不在是乎箕帚德色秦俗應少變矣

明段廷儲

八里莊人爲諸生鯁介有操持口不談富貴之

數日不肯行貸後度不能自存則之野坐樹陰下待盡其從子請歸養不從饋之食亦不受竟死

段潔

廷儲子出外歸知其父以餓死謂妻曰我有父不能養致飢死復何顏立世間鬻挽車償宿昔升合

負畢然後投於河衆拯之復飲藥衆又救之且周以粟謝不受縊死

郝尚信

貧無妻以治木棉爲生萬曆十六年大饑里人半操壺瓢信耻焉扇戶求死三日而人莫知或

叩之扉內應幸謝鄉隣吾死矣人始知之啟戶持粥入餽堅不食死

兆鰲曰天災流行何代蔑有昔人尚有鄉里供食含頰以活兩兒者廷儲尚信無乃未達於權乎然堅貞之操頗有伐檀高致若潔痛父以隕身則又不忍讀蓼莪者也

### 后妃

漢孝昭皇后上官氏

邑有上官村皆上官氏相傳即后族按漢史方廢昌邑王時后盛服坐武

帳讀詔未畢而斥王曰為人子當如是耶時年則十五六耳其天資賢明可知矣

明英宗妃田氏

連家莊人其族長相傳正統間選入官卜為后例稱命帖重者當之並卜者行賄重

其墨妃遂不得立

賢媛

明叅議韓邦靖妻屈氏

華陰都御史直女幼聰慧能詩及歸靖俱以奇才稱二絕靖卒節操

尤著有集若干卷

兆鰲曰屈安人生長高門幼嫻女誠才亦不減大家結

襦五泉河桓鮑之亞也惜中年失所天黃鵠之歌時見

筆墨豈區區香奩之詞所可擬乎

韓邦靖女

小字異女嫁秦王子父母皆蚤歿乃致書武功康修撰海求為序其母詩集願藉皮為楮

削骨代穎以傳母集辭致酸楚讀者悲之

雷世濟妻韓氏

恭簡公女夫以子士楨為諸生不肯應保長為署官張銘杖死氏與士楨屢控

墓司銘進士降官主者皆其黨友卒不得直士楨嘔血幾死氏謂之曰汝父之冤所以不得雪者彼為進士故也汝能為進士庶可不然徒憤恨死無益也因為經紀家政令士楨專意問學年三十成進士卒為各臣而銘前以疽發背死不待士楨之報也

國朝生員麻出表妻張氏

內則修潔壽百歲康熙四十七年乃歿談明萬歷以來事皆有

條理子孫繁衍蓋福德渾圓者

知縣王報春繼妻侯氏

報春居官清白家無餘貲其亡也遺子鵬翼鵬程方在穉齡氏

紡織佐讀和九教子卒亦雙桂聯芳茹荼四十載壽七十而終海寧陳元龍撰墓記以表其賢

生員馬廷對母關氏

夫早亡寄居母家力貧織紵教子成名

節孝

明翟可教妻孫氏

性慈柔嫺女訓二親喪早育於叔父適翟未幾翟死非命欲以死殉家人勸曰

有姑在汝亡姑亦亡矣時年二十忍苦事姑姑有時怒姊以承之姑九十而終襄事畢泣曰姑亡吾何待夜自經夢其姑救會亦有人至乃免後復欲死丘嫂王氏力阻之守節七十年茅屋糲食風操卓然鄉鄰

稱誦不衰

生員王之翰妻井氏

年二十寡二子甫數歲姑以繼弗慈或勸之嫁矢以死愈孝謹姑亦

化之初氏病夢見於神自禱親終養方敢死已而病愈其後親死葬畢未及禫而亡

王學讓繼妻雷氏

年十五歸學讓時前子皞如方六歲愛如已出五年學讓死謂氏曰我死

汝早自為計勿徒苦氏飲泣不能語繼而指天自誓必奉舅姑撫孤子時嘉靖丙寅歲也後遂屏去華飾厲操以遂其志及皞如既貴迎養官舍每食異味則謂皞如曰遠不能致爾祖父母柰何王嗣美作傳謂

慈孝出於天植  
卒建坊旌表

兆鰲曰宜人孝節兩全慰良人於地下卒亦祿養褒封

克食其報前輩郭子章謂推燥居濕和丸斷機允淳得

此賢母教植為國家良二千石誠天幸哉

謝登輔妻李氏 蚤寡守節上事翁姑下撫子女咸有儀法四十年不復為容子自賢事母至孝

李太僕朴有節壽雙全序

生員党元第母張氏 年十七而寡事姑撫子終身完節雷栢林于霖為作艱貞篇

國朝趙攀詔妻上官氏 生二子夫亡方在盛年孝於翁姑撫子有成其一景普為諸生年九

卒十餘



貢生郭藩母張氏 年二十一寡時藩生始兩月氏守節事親教子成名七十七歲卒

生員王弘印妻張氏 年二十七寡事孀姑撫幼子備歷艱辛毫無愠色姑歿喪葬盡禮教

子琛為諸生 年八十一卒

李含萌妻張氏 年二十寡翁姑皆已七十子思道方數歲氏拮据家政仰事俯育備嘗辛苦風

節特著

楊鯁妻上官氏 二十四寡矢志守貞上事舅姑下撫子朝珙孝慈兼著

生員樊玉瑚妻上官氏 二十六寡舅姑八旬子鵬甫離襁褓氏甘貧茹苦二老終養撫

成孤子年五十九卒

賀昌祚妻雷氏 生子汝榮數歲而寡堂有七旬姑九旬祖姑氏仰事俛育獨力拮据者數十年

知縣姚士塾表之曰  
節孝慈勤年八十卒

雷福有妻朱氏  
二十而寡上事孀姑下撫遺腹子咸有  
儀法七十六卒西延同知張芳表之曰

松齡  
柘操

周士熊妻謝氏  
夫為賊所害氏年二十有二事姑撫子  
備嘗艱苦壽七十九卒知縣朱集義表

之日貞  
操勁節

孫維乾妻黃氏  
二十而寡事姑撫子備歷兵荒紡績自  
給節操著聞康熙二十九年知縣陳昌

言表之曰節壽兼隆壽  
八十九終孫綸羽諸生

節烈

明翰林程濟妻 氏  
新歸後舅姑相繼歿盡出衣裝營葬  
及夫教諭岳池以榮惑守心將疏

之諫曰天道渺茫未可盡信君非司天柰何越職言  
事大卒言之逮繫廷訊隨至京後金川門破夫謂之  
曰我將顧君不能顧汝矣對曰勢不得已計在一死  
不以爲君累夫既入宮遂以所繫縲自縊 前志缺

兆鰲曰程編修以術全君豈不能脫妻之厄但當是時  
也君憂臣辱義無復計家室而氏竟慷慨赴纆不負所  
天誠哉爲編修妻矣然程妻傳而高御史之妻不傳毋  
亦事久湮沒埋金玉於榛莽耶

羅詢妻党氏

嘉靖二十年大饑賊民劉曹邦等四出劫掠誘詢及富民數人於河濱盡殺之還劫

其室詢子亦遇害氏匿積草中免後事寧諸被殺掠  
者皆畏不敢言氏獨憤訴當道初不爲理氏愈憤恨  
至以豕穢塗口面肩夫脛骨啼號道旁冤聲動市  
人官乃爲捕作亂者二十人置之法 前志缺

兆鰲曰氏塗口肩骨伸夫之寃其與豫讓吞炭斬裾者何異倘志不遂亦惟有死而已稱為女中國士誰曰不

宜

任世威妻閻氏

王思謙妻楊氏

以上二人見前志

楊專妻張氏

萬曆丁亥之禮專與一子先斃氏乃投於河榜人有以其少強出之者氏曰我義不

倖生故就溺耳勿徒為

煩遂結衣履復投河死

生員何太慶妻翟氏

萬曆甲申歸太慶丁亥大饑慶糴水洛川嬰疾還氏屢祈身代知不

能輒自紉襪衣誓以同死母令諸媪微勸止則曰夫亡義不獨存如所以說我者則死已遲矣頃之夫將

屬續數目氏氏曰姑待我急入室更衣縊與夫同時  
死時年十有八歲矣遠近弔誄尋奏聞旌之邑人為  
附祀烈女祠

韓登第妻高氏 生二子長及齡幼能行矣登第病死其  
翁欲嫁之氏號泣願守育二子翁固不

從氏曰我義無再醮且寧死兩兒更他人楚辱遂將  
以赴井先推入長男次抱幼子倒身而下皆死焉聞  
者無不

雪涕

石捷妻張氏 夫病死拜辭舅姑屬於第妹遂距戶自經  
家人欲毀壁救之氏從內止之曰毋壞我

大事既死經日面如  
生事在天啟六年

國朝孫崇朴妻薛氏 夫病危問曰我死汝嫁乎對曰存以  
祀君圖葬父母如不得已以死繼之

遂置藥壁中夫死家利富人重幣使強載以去時夜  
已半氏守燈厲罵達旦脫歸飲藥而死雷栢林于霖

恐其不傳並石捷妻紀之以詩曰兩淑節烈何時明  
野史傳於國史評拜老亦同泣廟志懸麻繫頸大雷  
轟罵奴應比常山舌飲藥崩心碧血傾

分付他年秉筆者采芳莫晦女人貞

王文祥妻張氏

氏素賢淑里中有無狀者窺氏夫他往  
潛入其室欲污之氏怒誓不已嚇以劍

刀至血淋漓塗地猶不屈斷一臂乃絕頃之少蘇夫  
至驚問其故銜而不言急呼母氏語之乃得雪冤殘

喘延日  
餘而終

生員張璠妻樊氏

年十七夫亡終制後父母以其少無  
子欲令改適氏微聞此議痛哭不食

嘔血成

疾而亡

貞節

元馬宅妻王氏

宅卒氏年十九守  
節廷祐元年旌表

明張三妻師氏

夫死守節終身  
洪武間旌表

韓顯妻張氏

憲副紹宗之母苑洛恭簡公之祖母也二十九而寡誓不二志事舅姑撫諸孤極其

勤勞成化

中旌表

王亨妻靳氏

夫卒氏年二十七誓不再嫁織紡以事翁姑撫孤幼成人年九十餘而卒成化中旌

表 以上四

人前志畧

蔚大淑人薛氏

韓繼宗妻雷氏

韓廸妻楊氏

張騰霄妻王氏

徐福妻岳氏

王來召妻梁氏

進士雷子質妻王氏

雷子忠妻王氏

韓邦仁妻許氏

邦仁恭簡族弟恭簡有韓氏二貞節傳以上九人見前志

張信妻史氏

見韓苑洛徐節婦碑云張信妻史氏之存後功同於博陸

申養情妻楊氏

年十九寡二子嘉恩嘉愛俱幼獨力撫教備嘗辛苦迄於成立年八十六而終

霍養孝妻丑氏

年二十六寡幼績自給教子宗光讀書有成為邑諸生

御史雷士楨繼妻王氏

二十四而寡撫幼子肅家政四十年節慈並著子壯為諸生



馬文彬妻趙氏

守節終身以  
上五人前志缺

監生韓仲調妻樊氏

序班士魁母調亡氏年三十二矢  
志守節九十三歲卒萬曆間特賜

旌表一時聲稱爛然太倉王衡賦詩曰旌竿此日草

茅偏幾度秋霜點鬢乾栢苦自甘春汎汎竹班長共

月娟娟堂中彩舞鸞箋影闕下彤書雁使

年珍重里門新拜詔兒孫爭導板輿前

樊臣芳妻趙氏

年十七寡撫孤有  
成兩臺旌其貞節

王宏緒妻張氏

邑紳徵音之季女也夫亡時  
二十二孀居撫子節操凜然

李尚平妻張氏

貢士羽音女年十六寡撫夫兄子  
成章為後長入太學壽七十卒

李騰琨妻王氏

夫死守節按察  
司給匾旌表

生員張倣載妻开氏

醫官邦傑女聰明端潔年二十八  
而寡守志不嫁撫夫第子為後

李天壽妻雷氏 二十一寡無子自誓守志言笑不苟紡績成家鄰里賢之

徐發母孫氏 二十而寡家貧紡績自給四十餘年足不出戶鄰里罕見其面

國朝張頌音妻蘓氏 年十七夫亡家貧艱於營葬氏解衣市棺畢喪事誓不再醮無翁姑子女

煢煢孤子寄居母家績紡自給年八十七歲卒

張辰斗妻侶氏 年二十二寡撫夫從子為後八十三歲卒

張羅俊妻王氏 二十四寡守貞撫子環為諸生壽六十七卒康熙四十五年同知張芳署縣事

表其間曰 幽貞永式

樊王佐妻馬氏 年十八而寡撫子貞德動乎鄉里

樊中鵬妻劉氏 年十八生子偉儒而寡家甚貧有勸其改適者剪髮自誓七十而終

仇允中妻都氏

生一子二十三而寡守貞撫孤年八十七卒

吏目黃三省妻王氏

三十而寡茹苦撫子八十二歲卒

生員嚴呈瑞妻王氏

十六而寡撫遺腹子錫蕃成立為諸生知縣陳昌言表之曰苦節存

孤壽七十餘友

樊良弼妻王氏

二十四寡子需方七歲氏守貞教子數十年不出家門壽七十六終需為諸生

生員何之英妻張氏

早寡截髮附棺撫子忿寇揪其耳環自刺耳子亡撫孫壽七十七卒

張經濟妻徐氏

年三十夫亡撫幼子子又早歿誓死守貞苦節終身七十二歲卒

王所進妻子氏

年十六生子蘭甫閱月而寡父母欲嫁之以死自誓食貧撫子今壽六十有入

生員安濟繼妻負氏

華陰人父英官教授氏適邑諸生安濟十八而寡母兄謀奪其志斷

髮自誓家人俱為感泣前子五桂方數歲撫之成立為諸生

吳興讓妻田氏

年十九夫亡子加祉甫一歲氏事姑撫子獨力勞苦後六年姑以壽終又二十

五年加祉亡子然孤嫠親操并白夫從子加福迎養之年六十矣

楊三尚妻謝氏

二十九而寡撫二子成立孫克謙為諸生氏八十五尚健

楊東昱妻任氏

二十六寡子藹方數歲氏守貞撫孤儀法肅然今壽七十二藹為邑諸生

韓快妻李氏

二十二寡子宗琰宗玠俱幼氏守節撫子艱苦備歷今年六十有一孫苓為諸生

王大猷妻田氏

家酷貧二十二寡父母與翁以其少無子欲令改適氏以死自誓姑邵氏哀其

志善待之撫嗣以繼夫後其後翁亡姑病氏指据奉養孝敬不衰入以為難今五十四矣

李應春妻趙氏

二十而寡撫夫從第子琰為後紡績以給琰得成立氏今已六十餘

明兩世一節

井繼妻仇氏

子柰強妻丑氏

繼少亡遺子甫三歲

氏教育有方當分爨時薄田數畝餬口不足偕子婦丑日夜紡績子柰強復中道長逝孫僅十三撫育孤

孫成立戶部郎李聯芳為作雙節婦傳

兩世一節

李芳春妻馬氏

嗣子文郁妻馬氏

芳春妻同

州文莊公諸孫女也年十八而寡撫夫從子文郁為後而為娶其侄女不數年文郁又死婦亦十八歲守節終身論者臆之當事旌其門

節終身論者臆之當事旌其門

兆鰲曰馬氏二嫠皆以妙齡守節其賦栢舟固其天性

使然而文莊公刑于之化薰陶涵濡概可見矣

一門三節

韓可願妻井氏

子知來妻李氏

孫日

攷妻閻氏

三世皆寡而閻氏生子崇雅七月夫亡祖姑與婿衰自在堂孝於二老育成一孤

國朝一門三節

王慎獵妻雷氏

弟慎餘妻雷氏

姪

門臻妻郭氏

慎獵妻雷氏年二十二寡矢志守貞家止夫弟慎餘方八歲及慎餘稍長氏求

父母以幼妹妻之生子門臻其後慎餘亦亡妹雷氏年二十八二寡相依同撫一孤為之娶婦郭氏年二十四未及有子門臻又天郭氏依倚二姑節孝並著兩雷各八十餘卒郭已七十有五三節萃於一門論者題之

一門三節

生員麻出群妻王氏

子淳然妻井氏

孫直妻王氏

群子淳然方六歲而氏寡苦節撫孤凡三十餘年淳然妻井氏李河濱女甥也

節孝繼聞生子直四歲而夫亡事姑教子更歷兵荒大節凜然七十三歲卒直妻安化令王丕振女孀居

時年三十四撫子  
居漕爲邑廩生

兆鰲曰人心不同涇渭易淆而一門之內各矢冰操亦  
閨閣中之三珠樹也歿而有靈應游魂於華峯頂上

烈女

明劉烈女

李烈女

張世強女

以上三人  
見前志

吳烈女

連家莊人父母俱失名崇禎七年流寇劫掠欲  
去女堅不從強牽至坡底嚇以及女大罵不絕

口遂被害鄉  
人猶傳其事

國朝劉鼎建女韓姐

龍門村人許字潼關衛閭氏子子習復一日演雜劇於本村女不知從群

婦女往觀或戲謂女此即若即女深耻之遽歸對泣不肯食家人勸慰百端終不聽數日以間縊而死年

財十三事在康熙五十年六月初旬也

兆鰲曰女憲有云失意一人是為永訖韓姐其未之間

也然側陋弱齡不肯失身狡童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惜

花落溷廁不勝為之三嘆

附烈娼劉小桂

劉小桂者明正嘉間邑樂工女也幼有志操誓必為良家婦每回籍者議聘輒

啼泣不肯食既長父母強納之歸有日矣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怒其不為家長財棄其屍於

野韓恭簡公贊之曰小桂之節顧不異哉出目伶族其烈如此秋蟬之出於蜣螂蓮花之出於污泥古之



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聖人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小桂兼有之嗚乎烈哉

劉星柱曰窮鄉婦女一失所天外誘於勢利內迫於飢寒中人之資鮮不易心况堅持於數十年之久乎以臣道言之蘓子卿文文山百折不回有此幾人一死為愈矣故大慶妻曰若有以另嫁說我者則我死已遲石捷妻曰無壞我大事嗚乎何其明而決也然此在無姑無子者則可耳若有姑有子則盡孝撫孤又其大也而貧賤之家有經營之勞有侵辱之患古人之言曰死易耳保孤難非大有志節者能之乎故其人皆山川淑氣之鍾一邑之祥也往者按而著之將來者勸而成之吾人之責也

### 流寓

#### 國朝雷之璋

字德夫河南滄川人本姓王因亂為邑人雷瑞橋義子學於王松園鉞康熙丙午舉於鄉

後歸故里復王姓知故城縣

王栩

字羽公會稽人美鬚髯為山西遊擊亂後西渡河寓邑之韋林村工辭翰書法尤擅塲傾動一時郡

城臺司交聘為山水花卉嘗畫大士像給求者不倦李河濱楷及華陰王徵君弘撰皆重之于桓能文機

亦善畫後俱入  
亭不知所終

仙釋

明坐雪道人

不言姓名當程編修徵時墅外有小祠值大雪深無人跡程入取火先有道士峩然危坐

因饋之食將去授書一卷曰子忠臣也習此可免禍其書皆符呪秘籙程習之遂成異術周還靖難之禍

陳玉

字無壞明成化間柳村人事親至孝親歿負土築墳廬墓三年有仙術能分身知未來事頗以藥施

人就問疾者隨口成方無不立驗冬時掖布徃市後一人微念得陳師遺布而我拾之可活矣須臾遂遺

其布夜有穿窬盜即先知置物所穿之處嘗推車至旅舍主人晚反鎖其門晨興忘而適田至午方憶有

宿客急歸啟戶扇鑰如故人與車已不知從何而出矣村東西社各構樂樓同時上梁皆請陳師至各自矜能得陳師後知其皆至也衆盡驚平陽梁侍御私訪其家答以偈曰我本華山希夷子一轉南菴去楚州後入華山土人立祠漢高帝廟旁又有像雲臺觀或曰饒益寺塔中其脫骨也

### 國朝王嗣運

泊村人嗜浮屠學揭楞嚴法華之奧宗人方伯于陞與語輒累日顏之曰阿薩佛順治初年將八十一日坐街頭假寐農人李百能過而見之至田又見其芸驚詢所以對曰我固在田也百能疑而先歸其寐如故由是里人大異之其親屬家數有妖怪求爲降伏運曰我方驚猿害馬魔難消除未暇安能學方士伏邪耶懇之益力不得已往將入門呼佛者三聞有聲吼曰吾無生矣遂滅順治十六年壽九十一無疾而終逮康熙辛亥里人李成林以罪流福建忽遇之於市慰成林曰行矣不久將歸成林愕然不復知運已死久方疑之及壬子邑紳張好奇與試閩中携歸果如其言

韓可精

南陽洪人明末寇亂棄家去晚年歸動北異常

指地命鑿井獲甘泉天旱禱雨立應村人因群供之

或有後言即先知不受一日主人憂通租使從往河

東視其弟子至則宦歸者也執禮甚恭將行奉冬金

為壽止取一小定付從者遂行弟子目留從者以金

盡與之乃相失獨行遇盜劫所持金惟先一定在帽

緣中獲留抵家適當所通租人以是益怪之有求决

疑者語難猝解至後乃奇驗長吏禮請之則謝不往

士大夫有從商畧文史者欣然往復無能窮以所不

知或叩以二氏之學即拂然不置語冬月有負販者

晚不及其家使宿榻旁終夜烘熱汗出時辟穀數月

面色益瑩潤年八十餘有僧曳杖自遠至即麾之曰

行矣余即來僧去遂入室跌坐而逝後有人見於新

豐道  
上云

景理鶴

慶陽人順治未至朝邑居阿石村之大廟累日  
靜坐於世味淡無所好數十年未嘗有窺見其

敗缺者直脚踏實地修行人也卒日晨起呼弟子謂  
之曰吾以今日之酉當去矣汝輩喪葬宜依常儀勿  
爲鬼怪壞我末路至時  
沐浴正衣端坐而逝

松山和尚

祝髮沙橋寺戒律精嚴蚤空色相其後涉大  
江歸李河濱爲講精舍朝夕焚修李將南復

送至沙橋並所構梵典千卷藏之寺  
後亡何危坐涅槃衆造塔以喪

兆鰲曰曩讀明紀已知高程二韓爲朝邑人景仰者久  
之今幸履先生故里憑弔遺踪雖數百載若旦暮遇焉  
嗣是而後文章事功忠孝節義炳耀寰區者指不勝屈  
洋洋乎人物藪也嗟乎自光嶽氣分士之德行俱全身  
名俱泰者幾何人所貴不愧俯仰勉立身後之名以維

風化若沒世無稱君子疾之不幾與草本同腐乎余讀  
邑志卽有一節可錄閨閣足表者悉著於冊蓋從公論  
以愜輿情詎謂澤及朽骨使之附青雲以自見耶

朝邑縣後志卷之七終

朝邑縣後志卷之八

朝邑知縣寧州王兆鰲纂修

藝文

舊乘不登藝文從乎簡也顧王志錄五泉奏疏一通麟  
麟煨煨終古不磨君子謂一夔足矣然以是愈知朝之  
人與文均可傳也散之則玉韞珠沉聚之則雲蒸霞變  
爰拾衆蹊偶嗜一嚮不惟使山川生色亦少洗簿書之  
塵囂聆金石於筆墨之外耳終藝文

詩

唐徐安貞奉和聖製早渡蒲關詩

仙掌臨秦甸虹橋關晉關兩都分地險一曲渡

河灣路得津門要時稱古戍聞城花春正發岸柳曙堪攀後乘猶臨水前旌欲換山長安迴望日宸御六

龍還

張九齡奉和聖製早渡蒲關詩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迴長堤春樹發高掌曙

雲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仙仗役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咏哉康

蘇頌奉和聖製至長春宮登樓觀稼詩

帝迹奚具遠皇符之所崇敬時

堯務作盡力禹稱功赫濯惟元后經營自左馮變燕香稻實流惡水泉通國阜猶前豹人疲詔昔熊黃圖一巡沃野清吹人離宮是闕京坻富仍觀都邑雄憑軒何綺積溜瀉晴空禮節家安外和平俗在中見龍



垂渭北辭鴈措河東睿思方屈鎬宸  
遊若飲豐寧誇子雲從祗為獵扶風

### 杜甫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垣百餘  
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

中駮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鹵城無  
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  
屯驪驪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  
盈億伏櫪在垆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  
難具論纍纍埴阜藏奔突往往坡陁縱超越角壯翻  
同麋鹿遊浮深箴蕩竈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  
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全  
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 明韓邦奇節婦義女詩

悲風起天暮開帙感雙真綠葍偏  
傾日芳梅未識春三秋夜深雨百

折歲寒身誰秉如  
椽筆休合漫泚淪

### 具慶受勅詩

東署多勞績褒封感聖明錦雲宮墨淡  
寶篆玉香清雨露椿萱秀恩波泉壤榮

高堂春酒綠  
悲喜可勝情

獄中憶五泉舍弟詩  
豈是世間少兄弟古今寧有此  
相知思君盡日能無淚憶我今

宵定有詩同為逆時逢棄斥幾因多難數  
分離聖恩不久金雞下共醉村南麻子池

晉陽致仕詩  
封章七上許歸田深感皇恩自九天衰  
病豈緣三黜直迂庸敢謂二疏賢山園

赤棗堪釀酒家沼金鱗不用錢更  
有雲霄南去雁相隨同到華峯前

韓邦靖咏長春宮詩  
朱雲依峻宇丹亭倚危岑太華阻  
前眺長河來左襟紛芳鬱南苑繁

翠交中林楊隋正全盛文皇何荒淫  
彩鸞華棟落仙

仗錦官臨賞心期晏暮佳名耀昔今  
物理更變化歲

序互升沈安得四時好遊覽悅君心  
晉陽既乘勝唐

兵亦何深旌麾憇此室羆虎多如林  
傷哉王氣盡榛

莽相  
追尋

沙苑詩詩青沙苑柳枝葉何續紛鬱鬱佳人思行行壯士勳日暮鴻雁來牛羊亦成群竊食澗邊

草飛鳴洲渚雲懷人不可見往事空爾聞

寄苑洛元詩雪雲劇歲暮熙風扇初春獨傾二杯酒念此千里人千里遠行役是我同胞親

同胞為兄弟憂懼難具陳食蓼不獨若含蘘常共辛皇天昔降虐嚴霜摧庭椿懷生豈我志滅性還爾直

形軀苟視息行坐亡心神時哉更食祿何以報蒼旻我欲竟此曲心摧肝已分但墮居者淚忍今遊子聞

萱堂來福履歲月幸茲晨勉爾忠孝思慎爾父母身

渡河篇河之水何湯易河之澍不可忘岸有蒲兮洲有葦昨日渡今日歸同舟之人知我者稀

寄王羨波兼呈康對山詩君不見孝廟求賢十八春晚年更與儒臣親羨波夫

子玉堂裏文雅風流無比倫一朝却洒秦陵泪世間萬事徒悲辛少小唐堯思致主白首曾參翻殺人可

惜英雄老歲穴坐令將相困風塵我昔封書謁紫宸  
 隔歲東曹未致身嘶鳴伏檻本凡馬顧盼升堂殊衆  
 賓君向南州苦盜賊使我雙鬢今如銀途危幸得免  
 豺虎時平何不爲鳳麟眼前反覆尚如此疇昔驅馳  
 安可陳對山亦同渭水濱先帝詞臣何大類十年俱  
 染青蠅譜九重應念蒼生貧何日酬知兼爲國宣室  
 還教訪逐臣

病中送人入陝詩

渭水潼關北吾親舍在茲君行須  
 此路我往未知期但報平安日休

言疾病時丈夫憐  
 少子恐遺鬢成絲

手種詩

手種池邊柳今成水上陰轉添今日恨已負  
 昔年心翠葉空秋色黃鵬自好音平生獨無

淚此地  
 沾襟

秋日詩

水瘦江空潮漸平卽淨秋色老霜橙雲籠淡  
 日晴無定風剪疎林寒有聲殘菊蕭條憐自

發暮煙飄渺，傍愁生朱闌。欲共何人倚，萬里長天一鴈橫。

小圃卽成池亭可待口號  
那得高松陰草堂，且栽挑樹伴垂楊。萬竿擬種千尋

竹，一水還開半畝塘。○隔舍桃花一簇紅，遶堤楊柳亂垂風。黃鸝數到渚沙上，燕子飛來細雨中。

春與詩  
山城三月落花飛，衆綠成陰結夏幃。風動珠簾香不散，扶持春事有薔薇。○十里晴烟散

薜蘿，輕寒輕煖試春和。柳眉杏臉桃花淚，各有春愁誰最多。

漫成四首  
茅舍西南麻子池，自操小艇載漁絲。卽今僕馬多塵土，腸斷青蒲兩後時。○復有長

春千尺亭，竹扉不隔華山青。浮雲片片隨朝雨，白露輕輕下晚汀。○灤沮河邊兩岸沙，繞堤十里盡桃花。春風縱使隨流水，落日猶堪鬪彩霞。○沙苑煙光近白樓，黃河清渭兩交流。牛羊落日新丘曉，楊柳春風

古渡頭

解安人送夫入覲詩

君往燕山去棄妾洛水旁洛水向東流妾魂隨飛揚會面當何時各

遠天一方人生如朝露感念妾衷腸丈夫輕別離壯志在四方努力事明主肯為兒女傷君有雙親老垂

白坐高堂晨昏妾定省喜懼君自量珍重復珍重可

君整行裝陽關歌欲斷柳條綠更長

王三省飢鶴吟

飢鶴傍人堂上立天寒歲暮尋餘粒滄浪一曲鷗鷺群雲霄萬里鷓鴣集短翼

無成獨剪除孤鶩有礙誰拘執鶴乎鶴乎且無哀天

時人事有驚猜鳴臬飽食丹鳳苦飢鷺雀高舉黃鵠低飛吁嗟乎魯國有麟棄中野尼父見之淚盈把古來志士溝壑眠盜泉惡木胡為者

邑城樓新建為劉尹題

樓閣起東城登臨遠與行河山天外小鼓角坐中清已見

民安樂能為國重輕循良誰作傳詎盡此時情

秋野詩 萬籟秋聲裡 吟懷總不禁 誰憐浴日手 都作釣魚心 綠水搖堤柳 青天沒野禽 羈棲生計

拙惆悵 嘯空林

逃亡民舍詩 數椽山下屋 門巷盡蒿萊 夜半狐為主 春分燕不來 誅求民力盡 飄泊旅情哀

此意憑誰訴 脚躡野水隈

饒益寺塔詩 野寺傍郊廛 孤僧謁梵筵 聚沙窺色相 危塔賞精專 歲月禪門古 山川陝服連

崢嶸凌世界 突兀俯雲烟 鳥避鈴聲遠 燈明法雨懸 霞光扶繡拱 香氣拂金天 指顧黃河細 登攀華嶽偏

化成淹白日 淨域護青蓮 一逕通三輔 雙眸眺八川 顛連人臥病 證果客逃禪 遠覽非今日 迷方負壯年

何時超絕頂 襟抱一飄然

遊饒益寺詩 山僧說法萬緣空 日有香煙遶梵宮 青龍忽墮不飛去 鱗甲蒼苔風雨中

王傳雜感詩

樂極多蕩志苦憂亦損神擾擾百年內誰能還其真所以地下骨多於世上人哀茲

衆庶生空居在廣輪○朝登望仙觀暮返長春宮神仙不可見玉氣空葱葱昔時何意氣輝煌恐未工豈

知千載後遺跡生秋蓬茅茨與土階帝德傳無窮

送王河汀民部考績之南京詩

去歲何時上帝都雪

何時返南國秋風淅淅吹熊軾劉晏休辭金穀勞虞廷已滿三載職方今海內苦征輸肉食相視無良圖

夫君努力崇明德生理廟堂與蘇息

長春宮詩

長春宮殿無遺瓦來往遊人時駐馬垣堞推頽狐兎穿耕犁不到如荒野想見宇文

初創基經歷隋唐修飾時花木亭臺紛綺翠楹金碧垂罽憇歲時車駕一行幸羽帳珠簾相掩映山川

拱護似來朝輿衛周巡成勝境四面斬削何嶽崎一夫當關人莫窺高歡西伐嘆天險懷光據守難平夷



要地奇踪事已非帝王行處草依依  
盛衰物理休惆悵回首高臺碧四圍

渡河詩

客星乘雀舫萬里一袍單雪浪蛟龍鬪水濤  
日月懸壯懷時擊楫報國欲投鞭危坐天風

起飄然儼若仙○銀河天上落槎泛憶張騫曲曲通

秦岸冥冥望海門浪花迎棹舞白鳥向人翻形役慚

漁子烟霞

自一村

晚渡渭詩

征人貪利涉暝夕泛孤航拍岸濤聲急懸崖樹色蒼閒情同鷺鳥拙計愧漁郎風雨

前村隔兒

童問舍忙

西林詩

策仗西林外村郊橫暮烟雨深溪並漲樹密果初圓地僻容吾老時清荷有年相將幾樵

侶日晏

坐忘還

饒益寺次苑洛先生韻

祗園花木碧陰森扶杖來看秋滿林賢閣天香馴鶴舞短

垣翠栢暮蟬吟無生學誦僧家偈憂國時存  
壯士心一自端居成歲月水濱沙磧白雲深

時事詩 廟堂新政出宸謀杞國何人亦濫憂閩帥近  
收檀道濟圍扉又鎖宋齊邱栢梁工役何年

罷宣室齋符鎮日修更報關  
山駐戎馬秋來誰為息旃裘

雨晴詩 暑雨連朝喜乍晴高臺坐待月華生金波不  
動天街淨玉樹無聲鳥鳥鳴倦客投閒惟望

歲隣翁候曉又催耕更深歛  
枕看雲臥幾處蛙聲夢未成

河橋送友詩 欲雨不雨天陰欲流不流河深深榜  
子催客鼓舟楫離人對席成悲吟題橋

初試凌雲筆望闕常懷捧日心塵  
鬢莫辭沾北土許身元擬是南金

書王洛汀扇面詩 雪厚不分石徑天青忽見峯尖  
瘦女裹頭板屋駝翁炙背茅簷

雷士楨送忽東谷遙投梁藩都事還里詩 用賓不為肥  
家計拜命何

須是在官身到九天瞻日月  
夢回一枕破邯鄲  
燕山風急催征轡  
渭水雲閒持釣竿  
自有孝名光信史  
無將晷盪向人嘆

送顧明海庠博擢青神令時君第亦令蒼溪

五載片官始量

遷蕭蕭書劍向西川  
青氈最惜王家物  
綠綺新安必子弦  
到日偏逢開泰節  
行春正是賞花天  
政成好共蒼溪尹  
循吏編中列二賢

王皞如顧廣文課士詩

履端屬穀日課士應三元青帝微陽布絳帷瑞氣溫春風方在

座尺雪又盈門郢曲

誠難和總歸大造恩

山行詩

北風隱暮笳遊子促征車紫塞飛塵迥碧空落日斜看山行已盡度水路還餘秦樹知何

在瞻雲

獨自嗟

# 李朴登金龍寺詩

隨喜無遠近金龍訪惠休雲雲千佛  
日春色萬家樓棟宇齊梁舊禪堂花

木幽孤僧迎我  
笑共擬虎溪遊

## 刈麥詩

參差分麥隴浪鐮動飛輪神威隨轂轉叫嘯  
聽輿人冀缺妻相饁新食新能幾日法令偏

苦秦相期了官稅勾攝無寧辰鷄黍事筵席恐惹吏  
怒嘆一解錢二千誰計四壁貧艱辛甘萬狀妻奴守

空困別求升斗米忍飢待來春茫茫天宇闊四海固  
無垠安得樂利地陳陳日相因青山與綠水取適陶

天真免作終歲  
動枵腹餘一身

## 大河篇

長春宮前大河水滔滔東注無窮已波濤六  
月滂生秋氣蒸中條烟雲起張公家住大河

濱日狎魚龍對波臣胸藏浪花千萬頃手織鮫絲驚  
鬼神曲江一擊九霄遊乘槎曾到天際頭孟津橋邊

花滿縣保豐尤羨善操舟可憐洗浴日月手與來不  
復戀五斗吟懷獨自撼山嶽白眼聊對十千酒旁觀

還嗟畏途人世路紛紛見未真  
解得河伯與海若廟堂草澤安足論

渡黃河詩

浩淼烟波迷望端狂風堆起浪花攢不知  
幾許雷霆闖唯見長空雨雪寒  
鮫室噴珠

明落日龍舟含霧下驚瀾有天  
教上乘槎去携得支機仔細看

李時芳寒食登孫真人洞值雨詩

石磴峻嶒薜荔寒洞  
中龍虎自深蟠青回

寒食來山雨雲結峯陰護藥闌一帶園林春樹合萬  
家樓閣水煙盤廿年岐路荒三徑此地猶堪老鷓鴣

王子陞相逢行

我本農家子有田夙  
蕭然僅環堵典屋與賣田四顧伊誰語

鷄犬已無存直欲掘其鼠况值催租吏虐焰過於虎  
指點商山道吾將適樂土滿日盡逃亡行行還思阻  
棄捐可柰何不如且鬻女未向女兒言吞聲淚如雨  
予也偶逢此掩袂不忍覩聊解杖頭錢斷須一活汝  
嗟乎蒼天  
俾罹斯苦

幽棲詩手斲雲根結草廬平生心事滿無餘二升菰

看人謀常向巧中踈煙波有

趣君知否裂網伸鈎也得魚

與兩郭甥談詩此道談何易苦吟却欲停奇雲臨積水明月入閒庭敢謂超時尚但期返

澹寧好從禪地證一切盡空靈

王孫綬題猿詩不抱青松卧白雲悔將毛骨雜人群月明老鶴誰為伴淚下三聲不可聞

徐周季秋懷兄詩霜落風寒木葉黃數枝殘菊尚留芳天涯兄弟無消息誰恐天邊見雁行

李楷通靈陂詩斥鹵通靈陂皓皓生車轍姜公昔灌田引水沁秋月擺漚玉稻盈飛翔白鳥潔

能驅龍伯旌一掃蚩尤血今日但荒煙

間作霜與雪復舊良獨難夢魂讓前哲

河上詩朝行大河西暮行大河東河廣龍波怒魚子爭相雄中流寶一壺何如岸上翁能蹈呂梁

水不乘波浪風○朝渡龍門口夕渡蒲津關下渡砥  
柱石上渡壺口山一水分疆域况乃中外間念之戒

心勞人生  
詎易聞

大河詩  
大河流日夜客心多低徊不見乘槎去只教  
飛浪來傍有舊龍門阻語何壯哉大禹不可

得淒涼萬古哀况乎  
無安瀾魚龍悲相催

渡渭詩  
家世三河則臨水難濯纓何能窮涇內久矣  
混濁清崩岸不忘怨漁釣不足驚鱗邑互犬

牙田畝亦交耕沙磧疑蜂塞泪没積吞聲溯原嗟鳥  
鼠入海悵蓬瀛終當激砥柱每與濫縱橫日影時

亂雷電或奔轟馮夷一擊鼓龍族善揚旌雨黑  
摧榜檣風狂攪水兵今來仍故我春雲澹早晴

初冬幾望至城隍廟  
小愈得扶杖神明不我苛享獻  
列案盛吾民猶飢餓伎樂備入

音商旅羅百貨皆幸一時康不知計或左冬初遠  
寒無衣非婦情處堂燕已非嗷嗷鳩來過百穀十一

成來牟種濕播雨淫早堅水手足凍欲破站站見飛

鳶若自雲霄墮陰官正而聰僅存指相賀或求意中

福或免意外既持此告陰官哀我

民良憐五刑典罰緩春風明堂个

商羊舞商羊舞商羊舞少梁山頭雲朝坂境中雨此

來虛空老者少者多愚蒙謂天蓋高難遠通雨欲來

天風輒敗之灾診攢心不易治晝夜憂勤休不得四

民萬日淚如絲雨之來誰最喜刑羊豕載拜起神如

有知笑且言人生只藉一滴水商羊舞舞商羊龍有

八十一鱗挾風雨不

及此心方寸千倉箱

馬神廟元符途衝芻秣累人民鼓吹嘈嘈報馬神馬

驛非郵過客驕牛車滾滾不相饒牛

金星日同天次誰謂鳴聲異泣號

白塚露白塚高

狐夜聲



黃河謠

坡耶陀耶自龍門而下者河耶

雷于霖河災免租歌并序

吾邑東鄰黃河下禹門滾落平難每當夏潦秋霖之時茅

舍没入蛟宮綠疇翻為白浪可計者按籍催租魚民  
逋賦其為里甲之累甚大前邑侯袁鳳彩曾申河災  
地一萬三于畝免征租稅又申免解本色三分伊時  
里人感之歌曰玄夷蒼使受金簡兩峯鑿開禹門險  
鱷魚妖蛟爭龍渦浪捲平疇一電閃夢許瓊弁與玉  
纓刑馬沉璧終難殲誰能鞭山驅海印青泥奠我茅  
綯清激灑我公一臂障黃河力排九關愬沉痾提携  
兒女登彼岸繁役重賦歸逝波○馬需我草軍需我  
糧我欲貢之道路悠長華麓石齒齒漆渭水洋洋將  
幾濟之兮溘無舟楫灞無梁賴公獲免兮國有帑金  
野有倉

高公祠詩并序

詔令官養站馬官不養而委之里民里民不敢養而僱之市卒市卒乘急

橫索民力已不堪任且協濟潼關馬一十五匹半猶  
 之負大擔而再益之重顛蹶幾斃驛傳道高公親歷  
 下邑大懲市棍且據里民劉加恩之懇力裁羣議革  
 去潼驛枹馬立石勒禁永照來茲一時民樂更生為  
 公立祠予仰公而為之賦云○民云養馬當遵旨官  
 云聖旨亦故紙子猷才俊踐騎曹我輩豈是執鞭士  
 往來任有廝養卒那管馬箠敲民躡斷蠶嚇官誇容  
 雄虎額虬鬚氣如虹或曰天邊星使或曰帳下雲從  
 鞭山驅海者誰子索騎紫燕須追風里民聞之心膽  
 戰抵死不敢與客見傾囊覓得廝養卒也還譴責常  
 羈絆廝養卒大豪奢銀箏象板樂倡家相逢意氣五  
 陵豪筵上百饜攢如花夜來一睹青錢盡明日揚鞭  
 向里加此弊我公知之久上瞞下欺不露醜一朝雲  
 去紅日現妖邪繚足還縮首筆下雲光驚電閃蹀裏  
 風行大雷吼昭昭聖旨懸中天玉律金科誰敢後除  
 邪邪膽破釐弊弊竇清馬歸金陡息沙苑牛放鑣由  
 狎野耕一年省四萬十年四十萬百年量之奚尺寸  
 所以像尊嚴碑穹窿廟老山河世尊崇祀公三駕鮑

馳氏

三吁篇為李學師重建忠烈祠而作

男子負氣氣如雲可為爵祿屈

二君女子修容容如花可將粉黛媚兩家掃前代宮

闕迎後代英主穿舊人衣裳為新人調舞吁嗟乎風

斯下矣編常如土君不聞高御史翔披麻吊主亢文

皇又不聞成編修濟挾術全君遜於荒衛家妹劉家

媛何家良一頸鮮血薄星斗三尺麻繩繫綱常於今

荒烟衰草裏不見春秋俎豆場吁嗟乎仁人過之幾

度徬徨卓哉李夫子文獻重關西鱸堂與宛委雪案

照青藜耻彼諂與而媚灶向此忠者烈者畫棟題築

墻僅及肩可與山岳齊為室僅尺丈可醒千古迷若

為義者悚俠骨實為奸雄揚斧鉞一木一瓦似鰲石

幾人幾世補心闕吁嗟

乎空谷足音冥晦日月

贈劉加恩并序

邑距潼關僅六十里凡關門應供多取足於朝邑且外加協濟馬一十五

匹歲費民金五千兩窮黎莫支竟無一人敢言者里  
 民劉加恩年七旬鳴鼓而愬轅門扣馬而見諸侯書  
 上十數時經三載往來路頭萬里妻孥怒而不恤旅  
 主笑而不已以期事之必濟遇驛傳道高公哀君之  
 愬力革潼關協馬垂碑勒銘其造於朝民者何如哉  
 余故錄之以諷來世云○劉老過街人笑顛不耘已  
 田耘人出挾書扣馬愬民艱衝雪冒雨路萬千馬歸  
 沙苑人停鞭賣馬買牛犁草阡蓁蓁社鼓賽山川誰  
 念劉老  
 歲雨錢

王鉞黃河民謠

河在朝之東忽崩朝之西黃昏鬼也哭  
 白晝人也啼鬼無墓人無廬百萬田產

了無餘減口賣我牛省費貨我驢驢兮瘦不逢價牛  
 兮疲不中沽黃河田何日出黃河水何日枯水枯未  
 必沃田出未必腴田難  
 出水難枯吾屬死須臾

運米行

今日明日事西征朝運夕運千里程生死向  
 前不敢後何勞長官怒不平無何父母哭子

單農事無人先誤耕可傷老翁成老聾柔聲告語聽  
不清高言我屬朝廷民拜而登之版有名既爲男子  
當國艱公家軍需敢云輕王事在身夫何辭再告慈  
母莫心驚士卒垂老在戰場元戎終日不歸營况道  
君王憂西顧宰相戎衣出帝京君臣分離盃酒時兵  
凶戰危托遠行天子不如一閒人吾屬何須怨此生  
只愁將驕不惜粟粟米如金等土羹興師百萬資糧  
糧掘鼠何能養衆兵聖王貴穀不貴玉轉輸效我小  
人誠道路逢人便開言問到收支何權衡人言大帥  
不好殺軍中解納極分明猶恐人生欺我愚鄉士舊  
識再相迎確道主將不厲人英雄有勇復  
有情卽寄父母勿垂涕闔外將軍如父兄

過饒益寺詩

出門無好路動步與禪親近佛心如悟  
看花眼不貧老僧欣接杖小犬喜迎人

不覺坐來久  
風吹月滿身

贈王仲復先生詩

大荒無處問交親獨有先生結比  
隣家世忠貞傳正學柴門古道步

先民懷伸天子揚中足不負男兒頭上  
巾却笑南陽諸葛氏臥龍何事又圖麟

王在璣贈潼關張守戎詩

鍊馬勢桓桓雙鞬垂玉鞍  
彎關月滿旗捲朔風寒四鎮

遇憑險三軍近築壇封  
侯應計日榮戟五雲端

路繩烈年兄以詩見寄步韻酬之

路岩風貌近何如  
珠玉揮毫興有餘

渤海界中棠蔽芾淵明宅畔柳扶疎  
危巢到處嗟堂燕長缺誰來問食魚  
春夢慈恩忽有應一枝梅信慰

窮居

王宏撰

華陰人

懷仲復先生詩

茅堂渭水濱幽棲寡世累  
潔身亮獨難藏輝殊不易

懷古執高節讀書晰疑義  
百家用從火六經道未墜  
白日苦易馳秋節颯然至  
常恐毛髮變蒼蒼勞寢寐  
逝川只向東空山濕晚翠  
思君步履聲陶然成獨醉

王建常述懷詩

弱齡遭不造壯復拙所營落落窮廬裏  
不知時已傾白露中霄結玄蟬高樹鳴

颯然商飈至趣我思山行行當長去何事復多縈  
堂上母垂白幼兒不任耕其職趨南畝說經授西清

苟了人間事  
采芝可載麋

擬古詩

秋樹陰嶺背上有含風蟬風聲一何急蟬號  
一何繁豈不貫人耳但恐秋忽闌流響歸空

字老殼鎖寒煙誰知  
黃鵠舉千里獨回還

許孫荃

關中六子詠投贈王仲復先生

仲復流英聲韜  
精習便靜白首

尚夔屈玄霧王豹屏析理忘蹄荃傳  
經得要領馮呂亦已亡斯人足儆省

再贈王仲復先生詩并序

余作六子詠五君俱辱酬  
贈獨仲復先生金玉爾音

撫序與唵再由此什○白露儵已晚蒼葭渺難溯遙  
憶水中央伊人在句處明月揚桂叢搖情帶芳樹心

隨魂夢勞夜  
夜逐君去

金培生

前潼商道今  
福建布政司

閱黃河慟關民受河害詩

臨關一  
眺意悽

然河水憑陵不計年荒草漸成牧馬地人家多旁釣  
魚船隄防難任遺黎力籌畫慙慙薄俸錢

聖代只

今弘禹績安瀾  
會其樂堯天

羅人琮

邑令

聞朝裁站復舊痛禁濫派志喜詩

邑令官卑  
錦藉難

為磐折古人心牽舟幸免何腰笏足賦無煩許點金  
案牘如清堪舞鶴敲榜易省好鳴琴機緣適合宜余

懶皓月涼  
風且一斟

次韻王翼治喜雨

時占十五盛如何下策刑鴉那足  
多石燕難飛方縱旱商羊偶舞已

生波寧須雜寶陳虞訟幸免鳧茨費鄭  
歌富有天公私意少龍吟一曲報滂沱



劉璽秋日雜詩

讀書一萬卷不救蒼生窮借問昔所讀  
今與石田同露冷蟬不語草吟亂百蟲

時物自遷變君子憂忡忡何以緩斯憂埋之酒杯中  
酒邊落清響不知是秋風醉咏松竹間蕭灑開心胸

閻闔行

聖人出閻闔開元車駟馬四方來我皇置酒  
鼓琴唱和栢梁臺鳳凰和鳴喈喈我昔此遊

魯不知九重之崔嵬但見君之門寬平廣大兼包入

垓蠻夔各安士將不貪功遠近無兵災大臣不竊位

在下無遺才賢奸辨黜陟公吏上廉能民樂桑耕朝

有敢言之鐘鼓野有父母之歌聲風雨時禾稼登五

常修玉瑛明朱鷺白雉集殿庭黃河千年

今乃清願我皇帝子孫長有道保太平

上邪上邪我欲與君相知柰何遣我天之涯使我藝

蘭谷底無人而作花但見鴟鳩鳴飛百草罪微

霜風飄蕭時已斜君好妖冶玉何為乎在野君惡土

茸草何為乎堂下他人簞簋不飾我欲與君洗爵草

桂可伐則伐之命則然兮心不遷奮思君今無翼門

外天馬駢聯芝為轡雙為韉策長虹聳日邊女子為

能升九天天門闔闔我與君交乃得全但見靈鳥集  
都荔宣春雨秋露百穀闐田朋儕如花妍酌酒奉君  
齊奏八音絃君  
歡樂壽萬年

秋日聚飲紫陽仙院  
竟日看山坐悠然物外情鳥聲  
歸樹遠秋色帶河清客喜杯無

算歌闌月獨明神仙  
亦我童聞笑出東瀛

紫陽夜飲詩  
今宵天不寐知我在山阿樹老歸鴉靜  
臺高受月多酒聲狂士鼓花氣美人歌

莫負煙霞意  
得間日一過

秦嶽樓春暮感興詩  
八水西來左輔連更封東嶽鎮  
東偏桑田半入沙河轉石塔全

依星斗縣仙館夢殘隋苑草蒲關炊起漢  
時煙黃雲不作郊原雨惆悵楊花飛暮天

移居小白村詩  
野居無事洛之干一杖逍遙任考盤  
青玉映篋挑馬齒紫雲搖篋鬪雞冠

客登秋閣生毛羽山向詩人露肺肝  
林靜月明高喚酒又聽漁唱過前灘  
○市煙隔岸四隣靜南北輪蹄路不通  
秋色老添黃雀雨雁聲孤墮白蘋風  
小陵詩卷兀相向元亮酒壺誰與同  
猶喜閑閑張仲存鈎竿

長伴荻花中

獲麥詩

農家收穫趁晴暉。穉子提筐婦出幃。  
竿曩竹籠揚鳳翅。籃鳴木軸轉金衣。  
黃雲集野枝。枝

好紅玉

含山粒粒肥。更喜一方平坦地。  
板車來往疾如飛。○秦川麥稼渺無畔。  
拾穗縱橫人不嘆。雲笠影

連平野樹鐸車聲。亂夕陽塵青山挂隴看。  
不厭濁酒呼隣意自真。醉起田廬聽擊壤。  
不知身是古堯民。

里長役滿詩

相逢一笑墮烏巾。白酒黃羊慰苦辛。  
莫道今朝差便了。夜來還有打門人。

劉峒邑中郎事詩

蕞爾荔城地。僻在黃河岸。溽暑正毒  
人日中迎過傳鼓吹。迷黃日旌旗明

紫電金牌自天遣。動作亦魁驍。腕足坐中堂。公然索  
銀絹。長官拙言辭。怒罵不可辨。里役汗流血。小吏頗

逃竄市肆無人色百物擾清且忍淚勉支撐百牢完  
一膳片刻能白髮數日恣歡晏哀哉仁聖人疾痛何

由見

黃河篇

噫吁黃河來動乾坤濁水泥沙滿平原鐵牛  
無力觸蛟龍鬼無幽室民無村憶昔鹽澤濫

鵠時涓涓之流似無似存何不及之歸天上不然決

之命西奔却憾大聖禹治水不能絕其源龍門大關

引悍流遂使牽連洛渭華山中斷下鼉龍噫吁爾河

自古原無恩聖主憂兮才臣寃安得天生逐日之壯

士一吸星

宿絕禍根

渡黃河詩

天下名川三百六大河之水更奇橫禹門  
高關黃龍走華岳中開青海行守有賢臣

名魏寶臨之英主省秦兵中流

擊楫問河伯皇古於今幾度清

靈陂懷古詩

昔日姜公堰濁流荒陂十里稼盈疇後  
賢輕棄前賢績沃土不如荒土稠沙岸

波生災豆黍鹵田草滿廢耕鋤年來更覺民財盡悵望三河起暮愁

### 張祖武壽王仲復先生詩

敷治尊君相持衰重儒德赤日照長夜隻筆扶傾仄剛大

人天立碎盎發形色憶昔朱火微旄頭犯平則將軍  
星雨散于官伏拜北斯時君親誼棄薄擬蟬翼渭壅  
有真儒砥世何挺特變名耳蓬蘿大義赫然植時乎  
不可為潔身自檢飭正學日榛莽掃滌厲大克炊烟  
澹不熏討摻屹商刻凝精達元霄寤思有全力洛閩  
宅宗風鄒魯刈道棘沉痾良知誤軒豁藉拂拭刪述  
富筭藏俗凡未窺識抱膝隔貴顯雲鴻矯天閩先子  
蚤同學合志取繩墨出處迹雖殊心契理相得訂析  
多微言靈暉廓邊幅於今廿八載卓絕寡近即矍哉  
顏渥赭八秩健餐食結字細蠅頭研經抽渙極神足  
不物搖道充不內蝕彼頤生術曲瑣違正域根  
心喻四體浩氣誰能抑仁者必以壽聖言允無助

### 康乃心

人 卻陽

### 題紫陽觀詩

天然箕掌望中賒幾度安期坐晚霞路遶洛溪臨玉漏門

開西嶽對蓮花已知白鶴仙人笑猶憶元洲  
桂史家我欲吹笙從子晉蹒跚初訪五雲車

王辰登陽稊樓詩  
俯仰高樓上飛薨敞四空河光流眼  
底山色入欄中雙手摩天碧一身就

日紅低瞻城下  
柳蕭瑟滿秋風

王鵬程三河渡觀水歌  
君不見華山之北潼谷西渭水  
黃河拍岸齊黃河之水來天上

禹門飛下勢奔放蛟龍魚鼈不敢停洶湧高激桃花  
浪南過宏農洛渭投秦關百二增雄壯華河散人客  
其濱臨流日日詢波臣胸中欲瀉三河水等閒升斗  
困枯鱗吁嗟乎星宿源通銀漢流赤水西接崑崙邱  
幾時風日波濤靜  
直泛仙槎問斗牛

李建大慶關渡黃河詩  
星河滾滾不可禦此是秦晉分  
域處當年焚舟从爲烽今日揚

篙送行旅自從持鋤競操戈不樂安耕樂相拒波濤  
遠卸東條山竟作晉田爭種秬秦人因之夜取禾年

年殺人血流杵潰夾奔徒無止時河兮河兮實緣汝  
我來鼓棹欲浩歌勿聽我歌聽我語太平日日祝安  
瀾直須作  
書獻當宁

### 贊

### 張說蒲津橋贊

易曰利涉大川濟乎難也詩曰造舟爲  
梁通乎險也域中有四瀆黃河居其長

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隔秦稱塞臨晉名關關西  
之要衝河東之輻輳必由是也其舊制橫亘百丈連  
艦千艘辦竹竿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  
每冬冰未合春互初解流漸崢嶸塞川而下如礎如  
曰如堆如阜或縱或棍或磨或切綆斷航破無歲不  
有雖殘渭南之竹仆隴坻之松敗輒更之至不供費  
津吏成罪縣徒告勞以爲常矣開元十有二載皇帝  
聞之曰嘻我其慮哉乃思索其極敷祐於下通其變  
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圖  
其始而可以紓其終而就逸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於是大匠減事百工獻藝賦晉國之一鼓法周官之  
 六齊飛廉煽炭祝融理爐是煉是烹亦錯亦鍛結而  
 為連鎖鎔而為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渾鎖以  
 持航牛以繫纜亦將厭水物奠浮梁又疏其舟間畫  
 以鷓首必使奔漸不突積凌不隘新法既成永代作  
 則原夫天意有四旨焉濟人仁也利物義也順事禮  
 也圖遠智也仁以平心義以和氣禮以成政智以節  
 則心平則應諧百神矣氣和則感生萬物矣政成則  
 又文之經矣財節則豐武之德矣故天將儲其禎地  
 將阜其用人將盈其力聖皇之道乾坤翼翼觀藝而  
 無窮詠功而無極

箴

上建常復齋箴

惟天降人五行以傳惟人續天五常以  
 全形氣之動物欲斯誘浸漬刻銷乃鮮

能守大本既蠹百行亦淪雖曰人爾實與物隣幸茲  
 明命終無滅息感而見端貴乎察識是推是極外誘



必法點雲掃盡依然大虛在昔顏子復之不遠四勿  
是嚴已去仁反今其仰止載念載欽克復之要只在  
心厥

銘

王建常衣銘

勿謂可裁不衷致灾  
勿謂可澣純白難反

榻銘

思毋續躬必  
曲歛手齊足

賦

王三省饒益寺修塔賦

湛先沙門暨師淨章謁予致詞  
詞旨孔詳謂吾寺之塔肇自隋

唐歷年既遠圯廢相將乃有隣近狐僧擔簦釋子共  
闡祖風思隆元旨加以四眾施財諸賢舍已役供力  
而聿來陶獻費而戾止損常直於工人得佛牙於居  
土於是經之營之完矣美矣蓋金仙之教浹於衆生

故寶塔之成式章仁里環以新市之紅塵抱以洛川  
之綠水冥冥孤高亭亭峻峙十有二級巍然而起億  
萬斯年莫之毀矣維昔國祚初興龍戰甫畢城郭載  
修甃石未集何物守臣思用塔磚舉砲不震舍之去  
焉其基猶故形則稍偏斜倚霄漢百七十年歲月茲  
久父老猶傳雖興廢之有時實玩賞之莫先爾其化  
自西天燈傳南部供養之禮何專舍利之藏已固今  
則人樂勤於法門事易舉於淨土考以洪鐘闐然信  
鼓朝而慈雲暮而法雨氣凝瑞以千層烟飄霞而一  
縷棲鴿去而復來天花落爾可數象教攸崇檀越無  
苦匪直爲百里壯觀十方快觀而已也爾其彩色新  
塗危標莫狀驚心截業奪精滉漾炫白日之輝輝接  
青天之蕩蕩宇宙希聞雲霞與抗客或努力以并攝  
衣而上以見四方消百妄撫掌狂歌披襟遠望俗慮  
皆除美懷何暢喜清風之徐來發白雲之孤唱逍遙  
天上之光陰狹小人間之色相河上翁招之不來雲  
中君與之相傍又或天宇寥廓平原遐曠樹蒙密而  
不分村連絡而莫障滔滔波浪三水中心屹屹嶺巖

兩山相向又或南望望仙武帝何荒北望長春離宮  
可憐西望馬坊雲錦無遺東望潼關金湯何壯又或  
春望夾岸桃霞鋪錦夏望連吟麥浪搖風秋望園圃  
柿梨垂實冬望林麓雉兔交蹤又或晚望則星辰可  
摘早望則雲日交輝雨望則千家簾幕雪望則萬里  
瓊璣又或水望則舟航競渡市望則交易喧騰喜而  
望則燕昭之懷賢思至愁而望則漢武之悲子思來  
慕長風若滕王之閣憂蔽日若鳳凰之臺又或棊分  
城市星數房闔山呈落雁地露采薇蓮峯隱約蒲坂  
依稀足下雲生而日近目前樹遠而天低下院不聞  
僧說法落霞時與鳥爭飛黃鶴樓高安足擬青蓮宇  
壯此堪依已而日色將暮天風颭颭客心斯倦去而  
且留則又入竹院訪惠休坐蒲團而啜茗過蘭若而  
停輶詠海棠之花方茂見木蘭之院初修或許飲酒  
而入社或憶袈裟之在舟或悟前身寫經未了或邀  
密友齋暇初周或留帶以爲鎮寶或贈衣以表綢繆  
樂聽三軍之術姑爲半日之遊先生其有意乎予曰  
慈恩遊人留顯雁塔夜郎遷客把筆西陵君子之所

有事也而僕病未能湛先又曰寺當衝路詩題滿墻  
勤石紀賸瓊玖生光盡惠一言安塔之俵予曰筆硯  
久荒矧夫蠹蠹沉  
思損神敢謝不敏

### 李楷河濱賦并序

為儉父歸自海西思邑中故實凋零欲  
賦者詩之一義極陳其槩所以示後雖才巨細殊感

復觀西都上林其泉之贖與文子太青西都賦乃知  
又曩今各異使昔詰可作於今日必不捫舌於是稱  
嗽鄙懷薄按翔實質不組華撰非雜物仰溯先牒金  
著其系庶為李氏之雲裔者知卜居之權輿乃若風  
土涼瘠輪蹄絡繹士民呻嘆撮其旨於芻蕘之言或  
足為輪軒使者之所誣豈必曰溜澆而體物乎  
聖庭堅之邁德徵李氏之明禋綿柯葉於薄海予獨  
處於河濱溯鼻祖之來遷傳避禍於紅巾踰虞帝之  
峻坂歷蒲開之修津未神龜之荆均遂披剪於棘榛  
考槃乎沙苑之曲阿正當乎金嶽之嶙峋恒故采於  
私籽既發祥於幽人時則帝祖龍飛於淮泗雋才博

選於咸秦偉地官之就辟淑聲問乎名臣子顯祖之  
至孝克韞玉而秉醇謂農者之有畔盍仄注而垂紳  
於乎王父儒苑席珍芹橫有彩夔屈將伸俛得問胤  
履素潛鱗戶外履滿座上經陳將鳳雛於習飛嚴鯉  
訓於夕晨迨躬耕於隴畝多拮据以勞辛父子不辭  
於胼胝兄弟不解乎憂輦必物躬以則古聿振譽以  
亨身貌不才之跡弛少從遊以蹄輪丁年華之舞象  
猶未免於同塵弄清渭之顛漾涉洛汭以遠巡思有  
訊於河伯顧紹介之無因陽侯時爲之滴滴馮夷又  
爲之粼粼根澹墓之無壁憶瓠子之勞民弱冠未宜  
乎載質挾書謬玷於國賓已而燕庭不售吳會阻饑  
踉蹌海濬栖止江扉遲之又久白首而歸二三小子  
函丈是依欬獻徘徊左右不違乃與之咏歌以自庶  
讓洪川而相非谷星源之遙森媿天漢之希微繫干  
里之一曲入沙磧之窮圻何容納之不擇見濁河之  
無輝諱崑丘之修宜環神明以成幃攷禹績之封濬  
惟雍州之樞機茲焉鬣其澤水念昏墊而沾衣視  
韓原而猶怒注天中以張威殺以徒駭之九道趨乎

溟渤之四圍予知君之不留聊過我以相揮原夫乾  
 坤不改百川由舊炎燄燄空谿水削瘦竭旱魃之螫  
 人雖宗神而莫救憾水府之未有靈劫蛟潭而與之  
 鬪灌溉鮮龍骨之輪祈禱煩木即之呪疑明旦之無  
 情恐蒼黔之不壽豈不懲於凶荒每先憂於邊豆於  
 時萑稗盈於河麋菘蔬生於園囿渴烏恣日中之味  
 青旌燥水干之味分餘潤其未可思樂土其難就爾  
 乃滔滔於前濛濛於後異邊庭之旁達宜潔泐而承  
 溜故兩河之人禍亦山川之有咎此則河之夏日感  
 虐讐與撫后者也涇渭時至不辨牛馬汜濫橫流夷  
 高為下伊懷山而襄陵遂浸城而漲野廬無一枝之  
 營巢路有夜哭之鰥寡固為魚之不免又乞隣之靡  
 假曲突濕萬灶之烟粒米比五色之鮮懷陶復以安  
 宅懼淫霖之常洒尚安得乎寧居亦謾應以衣瓦禾  
 黍未登於櫛比馬鬣或災其梧檟慮九天之高遠空  
 災傷而難瀉眺沮洳之淖泥拊鉏耰而不把舞鷓鴣  
 於荒灘盤虬螭於廢厦會殿屎而呻吟誰酌於於杯  
 羊彼膜外之何人吾惕中而如撻此則河之秋水警

不祥之蹤治者也感發颯騰河水作冰初如微鱗之  
浮出薄毳之退升繼則厚如犀鎧絮綴吳縉旋循碕  
而增壘漸疊石以爲陵激危濤而不逝結大勢以堅  
疑雪嶼峯峒於萬疊霜烟全滿於千層隱隱乎暗雷  
之砰鎬而震磕嗚嗚乎寒林之畏佳而嚕咤不龜鼉  
而爲梁旣老狐之相仍龍如駟以險渡津無楫而驟  
乘當是時葭灰未煖凍日難登龜手長年之獐豚凍  
僵餓夫之填膺此則冬河之變姿亦可厭而可憎者  
也泉源解渙堅腹微泮叢谷深岩之崩塌桃花錦浪  
之拍岸寫赴海之雄波聳躍龍之巨觀卽曝腮與燒  
尾驚震寔於巖畔利艫艫之迅駛乘安澗而無患惟  
辜池之形鹽與石穴之煤炭裕民人之尸饗誠有功  
於炊爨乃翔舟於方國取黃頭之浩歎歷不測以輕  
生苟非貧其何羨疇好遊而留連陵砥柱以縶絙方  
秦晉之諧睦斯質遷而和善飭騏驎之不東嚴國禁  
之私販暨雀舌之不西艱江南之茗戰此則春河之  
冲融宜間暇之汗漫者也河身靡定河口肆嘴昔傍  
姚墟之墉今吞蒲關之業蕩析故封嫁禍無節婢婢

予遺租庸以竭廡廡山陘晉魏是劫迫於荼毒乃  
乃桀秭稔未登京坻未列金鉅晝鳴斧鎖繡血鬼號  
於沙岸之波寬流於重華之闕固虞芮之閒田何肝  
腦之凶裂匪敵國而用兵畏鄰疆之有截如孤注之  
捐遺俾同井其離別結衆愁而爲雲愴微蚱之蝕月  
畦失茸瓠野無瓜跖飄颻荻花芟剪蒲葉蹇衛鳴櫪  
罷牛卧轍孺不肥獫驕屑越此則津東之偏苦撫  
鍤牛而悲切者也眎我郊垆斥鹵荒漠烽堠夷然墻  
垣亦惡鹽升土腐苗瘁鋤弱無煮素之牢益見衰蓬  
之寥廓莫不悲甌脫嘆堯堉則石堅而輟耕潦乃  
滙野而爲壑畝無鍾石之登民鮮襦袴之樂復有異  
聞田獵是作無冕兎之迷離恣駛馱之盤礴疑古人  
之戰場嘆溝渠之引洛其在曲塢憑陵官署佻托恣  
彈指其如破醜每觸瞬而憂朽索若堡連衡軍衛衝  
突村樹童禿兵芒鏑蟻垤不足以禦寇蜂房聊見  
其聚落或貸金而服賈或泛萍之飄泊勞機杼於空  
閨嗟砧杵於曲薄衣布結鶉食新惟藿尚在卹之爲  
思於詐詭而知作勤正供以爭輸羞痕痛於鞭朴此



則津西之所痾每緯繼而吟號者也若夫穀函枳棘  
雲灌不守於焉孔道絡繹奔走鬻產賣兒供億紛糾  
一馬丁年婦子群咎五刑出牢屠夫傷手猶不能快  
其飛騁之策飽其饕餮之口罄里井之擔石恣公家  
之升斗胥徒淨獍如虎之負隅市闌閉藏同獸之匿  
藪桑柘無樹巔之雞麩藥罷洗腆之酒悵靈波之荒  
疇哭沙苑之衰柳揆漆沮之頽魚徵太白之雪藕且  
也訪海錯與山珍期庶品之富有地覆垂茵筵列瓊  
玖織剝繡文之交設都梁艾納之相友無物力之克  
狃奚奢華之苟苟此又古道之不敦而宰河濱者所  
以掣肘也能無憂哉二子趨而進曰微夫子之言  
吾儕其不知憂矣請自茲勤於生聚儉於應酬迂百  
福以集止服  
聖教以優游

疏

韓邦奇論進貢疏

臣巡歷至嚴州府建德等縣杭州府  
富陽等縣地方據軍民人等稟稱本

處地方雖出魚鱉茶綾等物人民艱苦四府太監差人催督騷擾地方鷄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約臣以前項係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王堂市船崔瑤織造鼎進督造張玉各太監差叅將隨人等於杭嚴二府地方催攢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斂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四太監伴貢之物動以萬計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監所得者十叅隨人等所得者百有司官吏所得者千里糧人等所得者萬利歸私家怨歸朝廷上供者一下取者萬况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縣地瘠民貧山枯乏樵獵之饒江清鮮魚蝦之利兼以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四出軍民困敝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爲亂一呼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徃事在鑑實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接御史並按察司及該道分巡官揭榜戒諭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於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爲害

應叅奏者叅奏應拏問者拏問  
庶民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諫錦衣衛官校拏人疏

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由係書種

堯舜之治至於四方風動其究歸於臯陶象刑之功  
故刑者人主之所當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  
刑內則總之三法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  
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  
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  
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為常者也然其制  
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奸相繼  
假此報復私讐中傷善類用張淫威迫脇海內官校  
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  
下洶洶至於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  
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  
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  
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動天  
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

所係也伏望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  
 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  
 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闕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  
 服之臣乃敢塵穢聖聽罪誠難追但臣山東方面官  
 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陛下差錦衣衛  
 官校等入自臣山東始故臣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  
 聖明采擇焉

韓邦靖再請發內帑賑濟疏

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

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為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  
 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  
 災稅糧不知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  
 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  
 殫至於先年奏報災傷歉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  
 罪豈可以此為太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飢之民哉本  
 部所議又有曰太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太同  
 所發該部錢銀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

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歎而奪西隣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貨財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歎在民者乃可寬徵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西陝西之饑此時朝廷亦發大倉銀數十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耶亦爲當時在官已竭而後發大倉之銀又未知當時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耶大同之饑實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獲不得其時或有外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各雖和買其實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

之利此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絕無惟  
知科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  
內臣比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  
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宏治以  
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苟其無民豈有大  
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禦腹裏  
朝廷之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  
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敵南有曠賊而號  
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  
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兄弟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  
人者此其時勢不可不慮夫民心離向幾微隱失固  
知朝廷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  
該部所稱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  
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果在民乎苦以爲今日  
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陛下也  
昔者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  
彬張銳之屬皆富敵於國今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  
豈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皆今日財賦根源之

地可國者正當惟是之求稽其出入而盡還之於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勾支放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者亦自有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五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濫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濫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於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區處見今有司停徵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奉有

明示敷政優游固為聖朝寬裕博大之體而於臣等  
 小臣熙事圖功承流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陛下  
 特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誣乞即加罪謹明示天  
 下以為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免賜立  
 案及又行查以消時日  
 臣不勝戰慄頤望之至

雷士楨請罷禮部尚書潘晟疏

臣惟內閣輔臣典司政  
 本膺是選者必其德望

素著精力未衰而後可甚非柔佞闖葺之夫所宜濫  
 廁也六月某日臣伏覩皇上勅吏部起原任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潘晟為武英殿大學士一時大小臣工  
 莫不轉相駭愕臣待罪言路安敢默默夫晟者皇上  
 以為何如人乎清華久玷不聞亮節異能廉耻盡喪  
 但有其言媚色初為吏部尚書穢跡昭彰先帝嘗斥  
 之矣再為禮部尚書輿情共惡皇上又斥之矣然則  
 皇上於晟固已洞燭其邪其得以鄙夫之身冒宮保  
 之銜優游林下炫耀鄉閭已為過分乃茲舉其瞻之  
 位論思之職晟所垂涎十數年而不得者一朝而予



之臣恐天下有以窺皇上之舉動也且晟之人品志  
行卑汙瑣尾姑所不論若其形體尪羸精神曠眊視  
聽恍惚動履艱難皇上市所親見也此尚可責以奮庸  
展布勉圖功業乎日暮途窮持患失之心忘在得之  
戒何所不至且晟之再斥也途中官司或有不曲禮  
承奉者輒大言死灰不復然乎一二年間試看吾爲  
何官當時人以晟放逐之後肆爲誇誕冀其媚已莫  
有信者乃茲果蒙特召則皇上作福之柄晟何以先  
事取必如持左券此不可使聞於天下也今九列諸  
臣一遇員缺則吏部集多官會推取自上簡豈不誠  
重之哉况輔弼之臣矢謨帷幄受寄腹心臣愚以爲  
宜博求輿論公付廷推遵祖宗故事以簡忠良而獨  
從內降在廷諸臣不及與聞古稱爵人於朝與衆共  
之者顧如此乎伏乞皇上勅下吏部會九卿科道平  
騰收卹成命罷遣行人  
更擇碩輔天下幸甚

王嗣美論科場疏

臣聞國之不治由於官邪而官之失  
德在於寵賂我國家二百餘年以來

惟賓興一事最爲公典近時有一二聖吏議者皇上  
赫奮乾綱悉從顯斥又俞言官議詔視嘉靖辛卯事  
例簡廷臣往冀無骹法以故承事臣工兢兢然奉法  
惟謹及乙酉鄉試錄出海內翕然稱維新之典可謂  
井井無議矣迺往歲尤有犬開私竇以科場爲市廉  
耻掃地名教不容舉士類欲唾其面者是尚可使之  
復玷清班而辱詞垣哉臣昔見御史丁比呂疏論翰  
林修撰沈懋孝典應天壬午鄉試廢公狗私中王篆  
子王之鼎時懋孝根深蒂固未蒙處分然臣比時以  
爲懋孝之不理於人口者止此一事耳及臣待罪留  
垣人言嘖嘖咸謂懋孝典試回無論本省卽華亭膏  
腴田亦置買陸千餘畝每門生戶內各詭寄伍陸百  
畝諸生各有後言臣聞之不勝駭愕竊計翰林之官  
秩清祿薄卽甚貪墨誰其餽之繼而廉得其實乃知  
此年場事苞苴公行而入穀之人半皆富室臣除踪  
跡詭秘訪聞未真者不敢過爲苛求以傷雅道謹據  
事體敗露爲行道之所喧傳者摘其一二爲陛下言  
之第二十七名狄獻明溧陽監生也一丁不識而以

闕節中一百三十三名實學禮原任江西按察使費邦泰子也口尚乳臭而以錢神及此尤其隱者耳又有七十二名王尚行係松江富室子也方懋孝典試渡江遨遊燕子磯尚行乃使人粧作貨郎售賣雜貨而香囊之內暗藏票帖其數三千懋孝視其帖笑而袖之仍擲還其囊曰不買尚行遂高奪錦標此其一也第一百一名劉士理江西安福人也先經其兄劉士瑗在浙進場從吏同中懋孝之弟沈懋莊彼時感恩謝以千金後壬午本官復入浙場相約互中其子弟而誓之曰負盟者如日故本官於南京場中中其士瑗之弟士理不謂天不從人士瑗在浙場索其子卷累日竟不獲中後懋孝惟其背盟與之大哄士林咸爲掩口此其二也至於一百二十九名包文熠乃包樞芳之子也樞芳曾爲提學副使與懋孝同縣且至親懋孝點主考時樞芳星夜趨往前路扮作驛丞叩頭迎接懋孝驚問樞芳遂以文熠之事爲託叩頭再四許以二千懋孝因出袖中之題與之及入場時文熠顧人代替進場乃與人在棲霞等處携榼遊宴

及至揭曉而文燭之名儼然列榜中矣此其事卽懋  
孝同鄉人在南中者咸能口之其非誣可知矣以上  
數人皆南京縉紳之所共言輿皂之所共知亦臣所  
習聞者其餘臣尚未及枚舉也夫糊名易書所以示  
公廉分內外所以遠嫌王之鼎之中猶云附王篆之  
勢至於私開苞苴公行賄賂若懋孝者則是以祖宗  
二百餘年之公典而爲奸雄肥家之計是尚謂有紀  
綱有法度哉故是年揭曉凡在吳越賈人子素號錢  
虜者大半以貲中選故吳下謠云往年所中皆寒士  
今年所中俱富室又有謠云小沈欺大沈大沈者蓋  
指今禮部尚書沈鯉也是年鯉曾與懋孝同作主考  
懋孝私通賄賂此時鯉不之知人但知其共事一場  
而不知鯉被其欺耳臣意懋孝上壞祖制中欺同僚  
下欺士風卽不被人言尚當含愧入地杜門不出矣  
今接邸報乃儼然北上求補原官而且揚揚於人口  
我無意宦情某某京中有書勸駕何其無人心一至  
是哉若懋孝者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不容於堯舜  
之世者矣臣又見去歲順天鄉試冒籍中式者其人

雖非原籍其文皆係已出陛下尚從科臣之奏悉置之法並將主考之人降調若白丁如王尚行等其人視冒籍舉人又萬萬不如而主考之人貪賄賣法儼然無恙是不謂賞罰失平乎若不於此時亟為罷斥儻下科懋孝承乏復典南北文衡或為會試同考則其舊習慣便賄賂公行為科場之累又可勝言哉臣於懋孝素無半面之識又無纖介之嫌但退奸去邪臣之職也感時觸事情不容默伏乞聖明俯賜乾斷將懋孝亟賜罷斥以為人臣黷賄營私之戒庶衆憤以洩倖門可杜而科場重典將永永無弊矣

### 王之案鞠問獄情疏

臣聞太子大下根本本安則天下安矣本月初六日接抄報見皇太

子差奴婢韓本用奏爺本月初四日酉時不知姓名男子一名手執棗木棍一根將守門官李鑑打傷在地又打前殿簷下韓本用等拏任交與東華門守衛指揮朱雄等奉聖旨着法司提了問欵此續接抄報見科臣開詩教重國本有疏御史劉廷元重宮禁有疏御史牟志夔肅政銷釁有疏皆深憂遠慮為國家

根本計臣復何言臣由縣令遷大理寺左寺評事由評事遷今職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誠慎之也  
本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循例提牢獄囚九百二十七  
人中有可矜疑者遵照會典察審明白呈堂奏請恭  
候熱審欽卹臣弗敢成也本月十一日散飯獄中未  
至新犯人張差見年壯力強非風魔人問汝是外人  
何由執棍進宮初招我迷了只說告狀屈心捨着死  
撞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刑法復招打殺罷不中用  
了臣問獄神關王神在上不畏王法亦有神鑒復招  
我跳到迷混圈裏了我風不曉得臣問實招與飯不  
招餓殺汝復招要超生與飯不與餓殺罷臣問實招  
有飯卽放飯面前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麾去官  
吏皂庫人等止留二吏扶住問他實招小的張差是  
薊州井兒峪人小名張五兒年三十五歲父張義病  
故有則三舅李外父交我跟不知名姓老公公說事  
成與你幾畝地種與你受用罷老公騎馬小的跟的  
走初三歇燕角不知名舖初四到京因由忽僵地下  
聞稱曰乾說不出了卽與米湯二碗臣問進京何人

收留復招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喫說  
不要餓著他也休多了你先衝一遭去說撞著一個  
打殺一個打殺了我們救得你臣問打誰復招望見  
打殺我們有力量回得話老公與我棗木棍領我由  
後宰門進到宮門上守門的手打我一把掌交我一  
棍打倒到裏邊輪了兩棍莫有輪著老公公多了就  
挈住我又招還有栢木棍槎子琉璃棍棍多人衆等  
情臣問各犯姓名至死不招又問山東司柳責何苦  
不招復招不苦不甜只爲老公好意死了一遭臣聞  
此情不覺神魂飛越夫以聖明之朝宮禁之地有此  
震驚大可寒心儻非李鑑當傷韓本用等捉獲十步  
之內一挺之擊是伏莽起於轂下而羌戎接軫也豈  
不殆哉夫皇上之愛東宮也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  
信之者也天性至情何俟人言保傅無有吝於東宮  
也使天下見之今太子之勢危於累卵而皇上深居  
靜攝未見孤危形象一夫不可狃况衆乎萬一有羣  
不逞之人別生事端襲入慈慶宮何以待之萬一有  
荆軻聶政之徒觸犯乾清宮可無備與漸不可長蔓

滋難圖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詩曰戰戰兢兢日  
 慎一日臣願皇上之慎之也天下事悔之於後不如  
 慎之於前已成而悔噬臍何及未成而慎藉茅無咎  
 故萬悔不如一慎慎之此其時矣昔宋臣有言曰若  
 其無事備之何害若其有事備之為瘳有備無患此  
 慎道也臣看此犯不癩不瘋有心有膽懼之以刑法  
 不招要之以神明不招啖之以飯食始半吞半吐中  
 多疑似情節臣不敢信亦不敢言臣一腔熱血唯冀  
 感通皇上保護東宮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伏願皇  
 上縛兇犯於文華殿前朝審一翻或勅九卿科道三  
 法司會問則情形立見患端坐銷有道之長終必賴  
 之矣臣遇此獄情不言當死言亦當死臣死而有益  
 於東宮雖死猶生也皇上即不殺臣亦必有中臣刺  
 臣者臣死不足惜惟憂國家多事耳尚留一疏進諫  
 後身

李朴論人望幾空疏

臣聞樹國者非襲祖宗之成業可  
 以長享天下而無害也必自樹人



始樹人必自破奸黨始奸黨不破則忠佞混淆而天下危人主危後雖欲悔噬臍何及何也賢者之謀人國也嘗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而其視爵祿常輕不肖者之謀空善類也嘗尋萬有一隙之危而其布羽翼常廣臣請歷指其事皇上試垂聽焉自妖書作而沈一貫爲之謀主四張彌天之網附之者進背之者逐沈鯉郭正域逐而無辜波及者不可勝數悽惶旅邸飄泊孤舟闔門懼誅夷之禍而國家之元氣耗蝕於一貫之流毒自是分曹植黨競立門戶推附排擠憑其唇吻顧憲成久棲林壑與人無爭卽一書上而議及時事從否在上有何權勢足以制人乃閔然攻擊以爲遙制國是不肖淵藪并其講學而非之道德仁義猶然不理於衆口且如陳用賓陷城失印以爲將功遮罪黃克纘慕古陳情相與公保無議比之顧憲成之書孰大孰小孰公孰私於彼則爭之甚力於此則付之罔聞公道在人何爲懸絕如此此以憲成言之而知明道之人望一空矣于玉立抗章言事敢逆徑尺之鱗忍死含冤暫脫啞人之虎十餘年間伏

竄邱園雖復新疏京銜尚在用舍之際而議者謂走  
 利如鷺鑽刺得官向使如天之禍不解必且立為壘  
 粉彼寧肯忘其身以圖名高乎此以玉立言之而知  
 隱居之人望一空矣李三才巡撫淮上時以凋敝之  
 秋貂璫播虐而獨拚命拚官為百姓作主沿江一帶  
 漠然山高水清誰之女也乃以為貪而無比金山珠  
 海窮宮室之侈臣竊見三才小小居室金山珠海藏  
 於何地徒使身係安危之人盤桓三徑此以三才言  
 之而知任事之人望一空矣孫丕楊三朝耆舊八旬  
 老人子息寥寥形影相弔再起林壑秉銓矢忠議者  
 乃謂其非昔日之丕揚徒為人報復恩怨耳誓心天  
 地之老亦不滿於羣議此以丕揚言之而知老成之  
 人望一空矣况以呂坤之聖賢作人姜士昌之讜論  
 忤時鄒元標趙南星之獨立敢諫而倏賢倏不肖其  
 始角立爭鳴不過快一時之私遂令皇上操不信之  
 心一切棄置以至大僚不補考選不下起廢不行即  
 有忠言亦弁髦之此其禍人國家豈小小哉臣敢謂  
 草野豈盡乏賢第恐讒言孔張邪佞公行致使忠讜

流落老成旅去天下無事則已一旦有事臣且見皇  
上獨立於朝也皇上爲人守持宗廟至使抱空國以  
立於臣民之上縱不爲天下臣民計柰社稷何柰宗  
廟在天之靈何然究其原方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  
公也黨人之爭勝不已其遺毒相尋而莫可解也乃  
知奸黨一日不散則人材一日可憂昔子胥以爲沼  
懼吳劉陶以檀車傲漢卒之沉江死獄而天運隨之  
彼向嘗不因小人交構其間而其君不信以至於苦  
口之言不入忠臣戮辱更姓改物爲覆轍之鑒也可  
不哀哉臣以爲欲使仕路之清明當決朋黨之藩籬  
欲決朋黨之藩籬當奮大阿之乾斷是非邪正從公  
核實果其世道之蠹不妨顯誅其身以爲奸邪之戒  
如其人有益於朝廷不得以含沙之巧棄白駒於空  
谷而快魑魅於清晝此在皇上一動念間耳何爲以  
疑惑之心塞衆正之路開羣枉之門哉臣見今天下  
人材當惜朋黨當散故乞皇上察其邪正歸之於一  
斷則泰運可保而社稷永  
固矣無任懇切待命之至

乞究科道結黨疏

竊惟我朝設立科道原為潔已奉公彈糾不法非令其挾制各衙門

說事要錢也結黨狗私擠排正人蒙蔽朝廷也今乃交結戚畹近侍挾制內閣大臣在京諸衙門說事要

錢結黨造言自己無日不為却忝別人蓋羽欺皇上不魯勤察訪省章疏而閣臣部臣柔懦罷軟之甚故

耳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楊兆京孫居相李邦華周啟元等各爭職掌則羣起而攻之今日去者去罰

者罰獨一孫居相猶謂之黨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黨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等湖廣則官應宸吳亮

嗣黃彥士等山東則并詩教等四川則田一甲等四省百人結為一心他如趙邦興猶不過助勢附炎之

人耳皇上試思十百人攻一人誰為有黨乎日叅東林亂政東林見作何官今見任風憲挾上嚇下納賄

庇奸者反非擅權亂政林下間居閉門讀書者反為擅權亂政乎三尺童子亦不可欺而乃以之欺皇上

真可斬也至如賊私百萬之萬克纘已叅反為留用清風百代之顧成憲已死猶為糾彈失機問明之陳

用官猶爲打點出脫插標自鬻之趙煥猶爲稱功誦  
德執法不阿之孫瑋反爲誣捏驅除殺人媚人之熊  
廷弼反爲抵死求解賄買科場之韓敬已經公議猶  
爲稱冤而擅殺楚宗之沈貫已奉明旨猶阻不勘  
至若王曰乾所奏之事何等重大科臣吳亮嗣說事  
要錢一一招承今反故爲把持稽滯其故難言之矣  
倚怪乎一坐談間而孫鼎相囑託數人也今京中上  
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不恨科道之貪橫奸欺卽科道  
之賢者亦所深惡而不敢爲皇上言也惟皇上廉察  
得實自有祖宗結黨亂政之條與風憲官受賊之條  
嚴究如律庶天下猶知有皇上之尊朝廷法紀之大  
而不專有科道勢利之尊之大矣陛下何忍以赫赫  
九重之尊袞鉞生殺之權不一密訪而聽奸邪小臣  
之簸弄也臣草此疏無一言之妄乞先斬臣頭懸之  
都下以明臣之赤心唯知報主不知顧身唯知盡忠  
不知怕勢不愧皇天不愧九廟不負皇上與彼附勢  
結黨徇私滅公者義不兩立臣先年目觸時事曾有  
奏聞蒙聖明洞鑒宵壬咋舌乃今廉隅盡掃鹿可爲

馬白可爲黑長此不已國家立敗可不痛哉臣忠憤所激恨不卽死爲此瀝血奏聞不勝待命之至

議

李朴審編議

邑之有編戶如雁行鱗次然不可辭也編戶始未嘗不均而其後則不能無偏肥瘠則不能無偏輕重偏肥瘠者或以人事之興敗或以造化之流變或以神奸之那移或以丁役之存沒諸如此類用是實歸於虛虛反於實日月屢遷星霜變易輕重因焉二年之間其大都也老父臺嘉惠元元慨賜明問生敢不掇拾舊聞以對其一曰查開收四境之內問間之間除沙水居半可耕而食者止有此地地不在甲則必在乙也開收不明則消長不見冊之開收其顯者也近有明買若干地而恐已戶之增也則有交通賣地之家而延捱不收者此買者十三收者十一情更隱矣又有已戶所收肥地十三而量開薄地十之一二以開收相頂者此賣者十三收者十

一情更隱矣且復顯開而不顯收譬廓下開與永康  
廓下有開之名永康無收之實情益隱矣莫若責令  
久不過糧者許人陳告書役明白填注地之肥饒兩  
里相同此有所開彼有所收貧富不得相匿盈虧何  
難立見隨地定戶隨戶定差則差殊覩矣其一曰勘  
災傷邑中飛沙峻嶒河連洛渭焱風一起晴晝亂披  
石燕秋濤時至兩涯不辨牛馬三河一瀉動至一舍  
瀕河之民地畝糧石冊中廣有問其所耕流浪十頃  
此何得絲粟濟也且如洛河止於淹沒渭則地崩華  
陰矣黃河則地崩蒲州矣蒲州一尺之地種十數里  
先年相爭動至殺傷痛哭郊原何忍聞也莫若踏勘  
三河地可耕者若干有糧無地者若干而稍為末減  
則倒懸解矣其一曰恤弱戶下戶之三丁不當上戶  
之一丁上戶土田既多資財又富卽加一二而不為  
害弱戶地既寡少人又彫耗卽如沒者人骨已朽存  
者止延殘喘而各籍尚留冊間一拘成案遂有不死  
之丁無名之差矣莫若細鞠里長俱以實報果有實  
丁不妨守舊如不然去戶減丁不憚改轍益其所有

損其所無此又解絃而更張之術也其一曰均貧富  
 貧者地無立錐災傷頻仍富者外無顯名隱有厚實  
 卽如某處人挾木金之資用遊湖海逐什一之利漫  
 事輕肥媮衣甘食履絲曳縞視常戶相去什倍而冊  
 不顯地丁比下則此晁錯所謂商人兼并農人農人  
 所以流亡者也莫若責詰里老俱以實報有金千兩  
 可比十丁力差別差照例灘派庶強力可以支持而  
 弱植得一息肩矣其一曰定力差力差之名則一而  
 差之輕重百等卽如洛河水夫亦一力差而當之者  
 遂錯愕失色餘者遂欣然以赴則差之難易遂不可  
 同類而共觀矣莫若就丁與地之極多者乃注重差  
 別則隨難易以次註焉旣註之後各一印鈐在應差  
 者旣不生移易之心亦不生希覬之意此亦法中之  
 仁於力役之內而稍有此低昂者也其一曰調地丁  
 夫丁地相兼而論丁之徭役地之糧石合之則地與  
 丁同分之則丁不如地卽如有地十頃而丁不盈十  
 數者則不失爲有力之家何者秋夏之積倉箱恒滿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此可有恃而無恐也若其有丁



數百而地不滿數十頃者亦不免為羸弱之戶何者  
馱嗽數口仰食於力朝夕作苦聊就空眠何得有羸  
餘也莫若以地多而丁少者為上以丁多而地少者  
次之庶養人者與自養者又不得混而無差矣其一  
曰嚴書手書手之弊百千萬狀不可窮詰百姓之愚  
者既不習於地糧之多寡而中間巧詐狡獪者亦往  
往用賄鬻其心則虛實之間一則多而不及詳一則  
暗而不及知盜鬲之勢操自書手東西易而職此故  
也莫若以書手所開收者復密令本人開於里長兩  
處較勘毫髮不差庶無回互如或不投有罰無赦此  
亦遡流清源之道也凡此數款畧據舊聞更以一得  
之愚稍竭芻蕘之慮蒿目驚心久矣恭承明問故為  
之陳其梗槩如  
此統惟采擇

雷士楨代知縣趙公條鞭議

伏承議行條鞭者夫率屬  
惠民有良法矣乃壅遏而

不知遵奉罪也集思廣益無成心矣乃依違而不肯  
明言隱也朝邑幅幘東西僅五十里南北僅八十里

而沙苑鹹灘所包已十之四頃者黃河西徙計二十  
五里有奇東南一隅崩入蒲州之境省分山陝失業  
之民越河而取一草輒被彼民殺死裂屍投河則田  
之可耕者十不能以四五矣止以生齒稍繁小販技  
藝之人能於附近州邑貿易傭匠以爲活計而俗又  
擾馴不敢避徭出其擔頭指下升合之積旋供上司  
本縣力役之征耳若欲盡百役而徵銀豈能於一時  
而卒辦况夫官徵則非銀不收私顧則百物可准官  
徵則銀色必高私顧則時銀可折原移所謂銀之難  
變者是也夫民間各戶自有無田可種無藝可執僅  
能食方於差役間者如善走則回馬多力則槿輻之  
類而其戶丁亦各因其所長願以應在官之役益不  
但使同族相贖亦可令游手有歸茲而輸銀於官官  
爲召募則應募之人城市者易以掛各鄉村者莫能  
與數本戶貧丁不得應本戶差役而仍於無賴之身  
責以輸銀苟非賣子鬻妻以爲措處之計必將離鄉  
背井出於竄逃之門矣原移所謂應當易而輸銀難  
者是也且本地差役勞逸苦樂惟本地之人能知之

故其私顧之工食多寡自能各稱其事卽  
洛二水水夫言渭大水也洛小水也乃洛之水夫  
食視渭不啻倍之而受顧者猶願渭而不願洛也  
如此類若非人在地方熟知民事必且多其所寡  
其所多斟酌舛於一時經久礙於後日原移所謂私  
計爲便官徵爲難者是也本縣銀力二差行之旣久  
百姓習而安之亦不爲苦若一舉而盡更之其不便  
乃更有可言者山東河南之民生則報冊死則除之  
覈實差易此中百姓冊所登載名曰官丁冊所不載  
名曰私丁假如冊有五丁私有十丁則官冊五丁之  
徭私之十丁實共辦之大都官丁所登不能私丁之  
半茲欲法行條鞭勢不容其脫漏愚民不知上人之  
意乃以利己必將曰丁半在官猶且不支而今令人  
人而在官也徭將愈重矣必且賄然怨生謹然謗起  
此則慮始之難所宜熟思而審處且銀差如祭祀表  
箋柴馬齋膳舉貢盤纏等項皆取徭銀之餘不與條  
鞭異指至於力差舊規量差輕重坐派上中兩則戶  
內如京兆驛庫子京羊大戶本縣庫子洛河水夫等

項酌坐上戶門皂禁子機弓兵舖司等項酌坐中戶  
其下則之戶每丁徵銀皆以分計不滿一錢益上戶  
家豐力裕故坐以重役有以一而幫百者如庫子僅  
免徭銀伍錢而私額則至百金矣有以一幫十者如  
洛河水夫僅免徭銀二兩而私顧則至三四十金矣  
下戶家窘力微故徭錢幾分之外更無幫貼所謂齊  
以不齊是乃所以爲平也而百姓由而不知安而不  
怪則未嘗融通槩縣彼我相形故不覺其懸殊若是  
甚耳茲而行條鞭之法則應免坐差者每丁責數分  
之銀而應坐重差者每丁所輸視下戶之丁遂相十  
百上戶之丁將曰我一身而當彼十乎我一身而當  
彼百乎人情必有所不堪或稍稍憐其過量從輕減  
異日鞭銀旣少工食必廉應募者將曰鄉也人以百  
金而我今如斯而已乎鄉也人以三四十金而我今  
如斯而已乎官募必至於不應此則善後之難所宜  
蚤見而預待夫廉明之吏錙銖無染綜核有方百姓  
一輸鞭銀更不知差徭繁碎之苦則條鞭之法固節  
用愛民之首務也若乃昏濁之員時不應斂而斂而

斂之又從其重時應散而不散而散之又從其輕入  
戀衙門者則利其顧直之少以長惡而容奸不入城  
市者則逼以官顧之威使屈首而就役又或握算而  
不知縱橫偷安而全任吏書打點門開侵漁竇啟則  
不但使各戶之丁輸之又輸似輕而反重且將令應  
募之役領皆空領有名而無實矣似不若仍舊貫聽  
民私顧之猶  
為兩便也

### 序

### 歐陽玄王氏世德序

人子以顯親為貴述懿行而揄揚之固孝矣而未受命於君也惟所

欲為者既得上旨奉命詞臣為文尤為榮幸至元五  
年八月從上京以是告諸奎章閣大學士沙臘班侍  
上清燕以由義之惻從容奏陳且請屬筆翰林侍講  
學士臣玄製文以其事閔孝治之一特賜開允沙臘  
班出諭旨由義惶遽無措退而再思曰是盛典也非  
小臣宜蒙既而謀諸知己曰有君命矣不敢廢也明

年由義除大都副留守又明年遷彰德路總管乃奉  
公牘移立言所以遲回却顧之狀於是立奉命考其  
家乘而爲之序曰王氏其先京兆之同州朝邑縣都  
仁鄉人也中葉避兵遷平陽城中已而復還今譜謀  
可考者七世府君諱敦娶李氏第一世也諱君寶兩  
娶楊氏一娶李氏第二世也諱仲濟娶李氏諱巨川  
娶党氏諱濟川娶劉氏昆第二人者第三世也諱子  
山娶張氏第四世也亦有二弟焉長逸其諱娶石氏  
次諱仲瞻娶起氏四世以下以由義貴始有封爵贈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太原郡伯亨字  
伯通由義之祖考追封太原郡君雷氏其祖妣也張  
氏其繼祖妣也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  
追封太原郡侯珍字君玉由義之先考也追封太原  
郡夫人郭氏其先妣也雷氏其繼妣也張氏今在堂  
其繼母也禮部公幼業儒平生所抄書甚多今篋笥  
猶有一二存者鄉之老父往往能言其風軌國家初  
得中原吏治草創受徵辟爲縣幕官持守端楷每與  
時尚異同棄去遂不復仕傳至翰林公克世其業姓

尤寬厚長者壯歲勤儉致家粗饒而好善樂施出於天性未嘗以豐約介意人有貸或貧不能償必毀其券鄰里有爭得其一言曉析無復終訟遇異母弟瑞備極友愛瑞娶陳氏賢淑及公之子幼失其母陳氏夫婦遇之亦有恩不忘公之惠也藏獲服役歲久召而良之晚年延名師教其子學曰吾以是遺爾何啻籛金泰定二年七月以疾卒壽五十有八四年七月十三日葬於南原先塋之西北由義字仲方號慎齋佩其先人之訓惟謹用克自樹立長娶范氏今封太原郡夫人起家以文學掾辟中書戶部史辟宣徽掾中書西曹掾授奉訓大夫禮部主事拜朝請大夫西臺御史改徽政院都事復拜中臺御史遷中書右司都事進刑部郎中官亞中大夫貳在京留鑰出牧彰德尋轉嘉義太夫嘗語人曰先祖贊畫一邑尚不希世苟合今寔位通顯爲政何敢鹵莽在儀曹數年練習典故裡祀科舉設施注措如指諸掌在徽政能抑內侍節浮費在憲府屢有獻替從上上京抗章論衛士縱牧畜躡民田不便由是行營無敢犯者在西曹

嘗議江西行省討鄰寇岑獠功時相媚嫉抑不以聞  
 奮與力爭相震怒殊不為動廷論壯之在臬曹主四  
 方獄持法平允多平冤釋疑客每以是稱其能輒遜  
 謝曰先人之教也玄既叙其次先德又為之言曰  
 王君由義真賢者也居寵不忘其先而能圖報悠久  
 孝之純也君仁如天既獲所願常情得之於詔恐後  
 乃獨周思審慮三歲而後訖其事焉敬之至也雖然  
 為子止孝為臣止敬誰實成其美哉大君之仁也顧  
 願王氏子孫世世服膺斯言以無忘吾君之惠則孝  
 敬之餘澤綿百世而未艾實自茲始也銘曰王氏居  
 秦世歷七葉惟德惟義是其負挾積善獲報假物責  
 償矧瘠厥流其源日長受命賜誅歲律三易奉盈執  
 玉為是踧踖古鼎有銘今碑所祖三命益恭曰偃僕  
 俯惟恭不替獲福鬼神繫正考父我思其人 至正  
 元年歲次辛巳  
 四月吉日建

韓邦奇志樂自序

昔子華有志於樂孔子叩之曰非曰  
 能之願學焉奇何人也議及於斯竊



有志而未能也故曰志樂云夫樂生於心者也有是心而無所寄宣其意於言言成章爲詩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歌咏之歌咏之而猶未足以盡其意也而被之聲容是之謂樂樂無詩非樂也亦無樂也古樂之亡久矣周禮失其真樂記遺其制去籍於諸侯之僭殘壞於秦火之焚漢儒附會於其前諸家紛紜於其後上誣天文下誣地理中誣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此通彼滯小就大遺零星破碎補奏牽合取其一廢或可用會其同則皆難行率皆人爲之私夫豈天然之妙於人心固已戾矣又何暇論雅與逸今與古哉是編也一以質實爲體敷施爲用諧聲爲止中律爲的凡宮商之相應正變之相接全半之相濟陰陽之相宜如星之麗天如風之行水如織貝之經緯乎文綺雖萬象錯列各有條理皆取諸自然而不敢附之以己意期於宣人情而承詩歌耳雖不必屑屑於考天文察地理稽人事配五行四時八卦四隅十二辰自有所符契焉考之古人制作之極用之園丘而天神降用之方澤而地示出用之宗

廟而祖考格用之朝廷而庶尹諧用之房中而宮闈  
睦此無他順其自然發乎人心宮商正變全半陰陽  
中節而已矣顧茲薄藝亦惟可以措之行事美其觀  
聽不失乎樂之情焉爾若夫究其功用極感通之妙  
探其本原繼夔倫之志以承古人之絕學以  
備一時之制作則子有有言以俟君子云

### 楊繼盛苑洛先生志樂序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  
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

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  
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  
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  
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既生哲人以作之  
則於其既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  
有所寄者先生自倣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當  
其歲試藩司聞諸督學虎谷王公云律呂之學今雖  
失傳然作之者既出於吾人則在人亦無不可知之  
理特未有好古者究心焉耳先生於是惕然省悟退  
而博極群書凡涉於樂者無不參考其好之之專雖

病疽尋愈不知也既而得其說矣於是直解之作然作用之實未之悉也自是苦心精思或脫悟於載籍之舊或神會於心得之精或見定於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是故律生聲鐘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圖九分積八百十一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輔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信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其於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

感通所致觀仰秣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其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之哉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先生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為阿私也哉噫盛不敏雖學之而未能力講求之責深有望於同志君子云

### 雷士楨送邑侯郭公入覲序

文岩郭侯治朝邑之三載朝邑治會當述職其時朝

百姓業意上留侯有不來之慮矣某曰侯緒未竟必且又來已而侯果來又三載朝邑大治會又當述職朝百姓意上留侯而慮其不來者十倍曩時矣某曰侯政既成又來不敢知也 上益明習國家事綜核吏治侯治行第一耳目之席須侯旦暮入補豈徇朝百姓私望而人悽侯於此哉於是朝百姓頌感眉顰涕下交頤曰侯閱閱自積一月三遷未為駛也奈吾儕無怙恃何某曰豈惟爾百姓父母視侯願侯又來

卽侯固子視爾百姓顛之復之恐上之不許又  
也顧天子須侯與議平天下事侯如留在耳目者  
則明四目達四聰侯素所蓄積也必且瘳狀陳朝百  
姓疾苦曰臣治朝邑六載耳目朝病最諦諸可以佐  
百姓之急者臣技單德乃臣力者不得爲者請熟數  
之朝東爲河河之東爲蒲坂晉一大都會也東南爲  
潼關秦門戶也西爲同州又西爲蒲城皆臺臣駐節  
之所也朝絕長補短方五六十里國耳西南有沙苑  
北有斥鹵其地非可耕也東南一隅稍稱沃壤而蒲  
坂之雷首山與其護城石岸礮礮堅緻上下可數十  
里薄河而西徙朝上田淪在河東餘二千頃朝民而  
越河發一犁析一薪也蒲之豪且裂髀投魚腹矣而  
賦猶朝民供之此可爲痛哭者也且蒲岸之石朝民  
有舟者爲運北山數年蒲岸告成獨不可漸營朝歲  
使水由地山田還失業之民乎而蒲民有舟者獨不  
可使償朝運乎河東驛路直達潼津舊也今路崩河  
中矣驛使必由蒲達朝由朝達華朝無置郵而有其  
勞民何得無顛頓乎損朝馬驢牛夫幫潼關者之半

以補此勞疇曰不可乃潼關設置郵矣馬驢牛夫朝之幫之有恒額矣尊官要人由關下度仍索協濟於朝此載何令甲也夫臺臣駐同州則朝有協濟駐蒲城則朝有協濟間有時而駐朝矣未聞同州蒲城以一夫一馬來也不平謂何而况乎駐同駐蒲朝當潼關同蒲之衝且無日無冠蓋矣又未聞諸不衝邑以一夫一馬濟朝也朝之預備倉粟備朝百姓饑也丁亥戊子朝葶相枕而監司借朝粟千斛輸之白水今歲且稔矣何以無償也且都城段行不坐保河諸府而陝省同州段行乃坐朝邑朝之商不商省而行省不商同而行同此不知所自起也甚哉棄商就農尺帛不市而商籍竟不可削曰爾舊商也是權賦於無田之家勾軍於無丁之所也諸若此類惟上哀憐朝百姓而為之劑量興革生靈幸甚不者朝且無民上既以卓異簡侯列在耳目侯為朝民請命若是其剗也轉圜從之莫喻其速矣繇斯以譚侯即不來何必無以福朝民者乃直欲私侯自利而不以公諸天下乎朝百姓始伸頰舒眉校涕而言曰侯天下

也朝百姓誠不得私然聞之行必有送送必以言  
古也而非百姓之所能爲也二三大夫士盍圖之其  
曰侯之遇大夫士也交以誠接以禮又時諮百姓便  
事孳孳布之曰此得之某大夫士者也故諸大夫士  
之願侯又來也不在爾百姓下矣而言則欲公侯於  
天下者亦無可柰何之辭也於是侯輅旣脂朝上民  
送侯於洛之泃攀轅獻犖不欲遽行而侯亦戀  
朝士民接轡徐驅不欲遽去相與灑涕者久之

### 李朴贈邑侯柴公入覲序

明興三年一大計吏印下邑  
之長越在數千里外罔不竭

蹶以趨因以陳其邑之利害聖天子坐堂皇因是以  
言以功嘉與激勸至留之爲臺諫耳目者往往而有  
然非治功旣著亦未卽遷而往來之費亦復不細故  
今也計利害權輕重而功令亦有所不必拘何者功  
令之設凡以爲地方耳爲地方卽爲朝廷苟地方有  
一日不可缺之人則朝覲亦可以不必行若吾柴公  
是也公以今年初秋乘傳而至去覲期纔數月耳雖  
懸魚之操帶石之守朝廷猶未聞也乃民率得公如

獲慈母撫摩未久而遽奪之民何以堪况其利害又有大焉黃河自龍門而下經流敞邑汪洋浩瀚秋水時至與天爲連叫呼怒號聲聞百里每每原田滙爲巨浸而鄰州與我其角地朝侵予疆暮刈予禾蠶食幾盡數十年來惟高邑之郭隆平之趙力任其事不見有凌逼之患嗣是而蒞茲邑者不久輒去兩歲之間五吏代狙微獨朝人疲於送迎而治民者利不取興害不肯任邑茲不利今公方沉牲禱河河爲東徙而睥睨此土者且默消其戒心不敢矯命而雄行若公遽然以去誰使任其患而遠其逼乎由是言之朝邑其何可一日無公也乃常事者拘於功令不謂地方有必不可缺之人而謂朝廷有不可缺之官則公之行不可止矣然公旣行必以朝之疾苦入告口邑居陝之東偏洪河西嚙萬姓爲患聖天子當必惻然動念或有拯救之術則朝之人庶其有瘳矣則公之行庸詎不爲朝人利乎於是進杯酒歌驪駒送公考皆臨河而反而公翩然以行



跋

王建常善利圖跋

舜蹠分路不啻百千萬里矣原其初則止在一念善利間夫此一念人所

不及知而獨知之濂溪謂之幾易云動之微吉凶之  
先見者也可不慎與故曾子傳大學慎獨之說不憚  
反覆而子思於中庸卽開端及之孟氏子得其傳於  
子思者也乃發善利一章垂訓萬世邇人欲擴天理  
誠莫要乎此者閔中馮先生少墟於是引伸觸類而  
立此圖以言乎舜之路則曰有恒曰善人曰君子聖  
人皆原於一念之善也而文學功名乃益成其美以  
言乎蹠之路則曰斧斤曰牛羊曰梏之反覆皆原於  
一念之利也而文學功名乃益濟其惡故擴其善之  
念則爲人爲舜而一篋無慮未成過其利之念則不  
至爲蹠爲禽獸而楛亡猶可向道不然出乎善卽入  
乎利不爲舜卽爲蹠聖狂分於一念人禽判乎幾微  
所謂中間無路者此也可不慎與是則孔門慎獨之  
學一披圖而燦然指掌矣然學者於此圖苟不知省

則孰知先生之有功不知兢兢於善利之辨則孰知先生之為此圖者慮之深而示之顯也哉

記

馬自強

同州相國

嚴氏祠堂記

嚴子槐亭建先祠祀厥先人十世之小宗並上世異朝代

而顯者唐太史令諱讓之太宗先是既落成槐亭子以老年冒風雪造余而請為之記余嘉槐亭子之仁孝敬諾之會余病未能即載筆越明年余奉召起家還闕下道嚴氏祠堂前入而瞻禮焉喟然嘆曰嗟乎自仁孝之風微人家越三代而上率多忘其祖先諱字矧厥祀祠槐亭子負博洽之學不難於芥拾青紫顧格於數不究厥用往往見於著述如漫錄之類乃垂老猶能敦水木本源之思如此謂仁孝之至非耶紹厥芳懿俾永無失墜又在其後人奉祀者而凡他孝子慈孫觀於嚴氏亦可油然而興起矣槐亭子喜曰是即可以記矣余輟然曰有是哉因命從史書之題曰小記云

韓邦奇劉烈女祠堂記

烈女既歿三十年苑洛子爲之傳又二十年郃侯始建祠考而

祠焉旣而伐石構亭將請文撰述本末而郃侯以卓異徵矣旣而紀侯敷奏至京受郃侯之托歸而言之王侯陳侯永終是圖夫自光岳氣分八無全節雖芹宮碩土類朝燕闕而慕秦庭矧蘭室麗人能却魯金而完趙璧斯亦不足崇之廟貌薦之牲牲勒之貞珉銘之爨鼎者乎此郃侯所以興思仰止表樹於前而王侯紀侯陳侯所以濟美協心緝成於後也烈女者朝邑龍門村人也幼有至性長不踰閑從德度人針絲絕類雖目不知書而心涵大道足不履外而清見大觀若夫色雲護翠竹於階異樂擁仙娥入寢此又其母誕烈女之祥而兆之夢寐者也天人之際靈秀之鍾亦豈尋常也哉烈女幼字里舍兒未徃之家而里舍兒死烈女聞之易服不食涕泣請殉乃復自謂死得其所重於丘山義或未諧自同溝瀆徃就諸兄偉而質焉偉曰異哉斯女也夫歸妹天地之大義從夫倫理之宏綱顧恒一之風久而不作而大過之行

俗之所駭雖子之甚善如衆之所笑何烈女曰天下之理是而已矣苟卽乎此心之安又何恤於萬口之騰哉乃改女飾修婦容縊而死焉嗟夫西周之迹熄而鄭衛之風行聚麀之羞閭閻相望鷄鳴之想風雨猶存故再醮之婦釐裝以自悅五妬之女冶容以媚人烈女雖綠藿之傾惟陽是向而芳梅之隕於春未知乃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抑又何所爲歟且其就死之際詳擇所托雖化聖大賢之從容無以加此彼烈夫志士之感慨者未足論也非所謂得死非難處死爲難者乎昔五泉大夫將探拾烈女之事入於縣誌執其傳而泣曰斯人也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者也嗚乎斯言也盡之矣夫其高標峻節絕操清風使君子興悲方之至理則千百世而下可徵矣夫仲尼臨河傷類而悲燕士適越見似而喜烈女之行尚矣郃侯王侯紀侯陳侯秉彜好德之心興賢翊正之志亦不足稱歟祠堂正堂三間門房一座備監察御史識高而行正故烈女質焉郃侯名相澤州人王侯名思賢樂平

人俱大尹紀侯各年曹縣人二尹陳侯名廷桂五身  
太夫里人韓邦靖苑洛子者韓邦奇作是記者也

### 王學謨重修城隍廟記

我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為百  
神主洪武元年詔天下郡縣建

城隍廟封爵有差以帝以王以公以侯以伯三年以  
爵不應經意改稱本號司官民善惡凡吏於其土者  
始至必齋宿廟舍先與神誓而後視事祀孤魂則以  
神主其祭蓋寄以幽明之責誠要神也古不載祀典  
唐李陽冰一為縉雲城隍廟碑其文不過三數行然  
亦非制也我高皇帝始著之令典徧祀於天下聖謨  
幽潛神道設教之心度越百王矣吾邑城隍廟成化  
中祥符李公英增拓之弘治中南陽蘓公槃重新之  
嘉靖中澤州劄公相再新之二十年來朽蠹剥落日  
就頽圯今劉公始加修復夫有司之職治民事神二  
者而已然惟賢者則敬神否則自絕於神何敬之有  
故賢者惟恐神之不靈不肖者惟恐其靈也賢者潔  
已愛民弗得其人將求之神是故惟恐神之弗靈無  
以鑒已之誠不肖者黷貨虐民外欺乎人必忌乎神

是惟恐神之靈以燭彼之隱然神之靈不可昧也自廟之建垂百七十年而中間長於斯佐於斯幕於斯不知其幾而修之者四公蓋皆循良令也故於神崇焉是役也不取之民不取之官於有罪者從惟輕之典以示罰故用而不費成之速而民弗知勞劉公諱尚義晉之汾州人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謫判秦州稍遷至今職其先大父諱志嘗丞朝邑亦以廉著云

王三省重修漢高帝廟記

朝邑城東南五里許曰柳村邑附郭人饒於財而尚

禮以故修葺神祠歲時享賽人人願也成化中村之艾老創建漢高帝祠祠之東西附以他神前為樂樓繚以周垣迄今五十餘年樓殿宮牆漸就頽圯風雨不蔽豕羊外來村人許式輩偕重修之嘉靖丙戌及甲午歲益兩用力焉而增飾於其舊至是式輩謂予宜記之予惟閔中古秦地也始皇君臣以及二世荼毒蒼生海內嗷嗷朝邑為之近郊橫政先被其苦秦之苛而樂高帝之寬固當時之人情也今去之千有

餘載鄉人知慕高帝而爲之立祠又慮其廢且壞也而復修之人心好惡之公烏可泯哉古之立大事者必以得人心爲本而帝王之興驅除殘虐焉爾高帝八關之初約法三章與民更始秦父老大悅爭持牛酒以迎其軍惟恐不王關中此與成湯之伐夏武王之伐殷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何異乎人心非惡秦之深而與漢之速寬猛之道殊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又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理固然也且秦之心欲傳之萬世然不旋踵而失之初豈有疾視其百姓之心哉弊在遂已之欲而罔念民窮勢積於不可爲而爲之臣者不以告也故保國者必先不失其民保民者必先不失其心三代之仁政也故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又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然則漢固以仁得民而有功德於秦者也百姓祀之也夫誰曰不宜故君子於是役可以與禮知政可以化民可以興禮

王學謨重修嚴公祠記

邑原上故有唐詳審使嚴公祠  
諦文鏤天順中通政蕭公斌白

於邑侯申公潤名曰重建則知有始也者豈其公之  
陰德元善契符終古故展世君子違違有同好與維  
時護作為邑子陳玉輩實成化之丙申春也偕事則  
少宗伯蔚能左使楊恭少監李本憲僉周道主事劉  
讓奉常博士許彥常知府賈惟數知州許清知縣歸  
儒秦理楊遜判官許莊後五十餘年為嘉靖乙卯會  
地坂原崩祠圯久之茂有義起者萬曆甲辰余屢與  
別駕雷公私議偕諸君子修復未果其明年乙巳邑  
侯馬公照臨城隍廟積有緡錢於是延諸鄉老白於  
邑侯諏日工作蓋自淑月經始旦月落成上梁之日  
侯仍臨薦雅拜余以漬病不獲瞻禮祠下企踵喁喁  
觀者謂誰昔蕞爾一區今茲增以三楹飾以斧藻因  
於吐視往歸然壯麗宜有副墨紀往昭來永惟嚴公  
本是縣人名譔字善思墓在長春宮西南陬祠距莽  
蒼之間吾邑著姓嚴氏號多門不審支屬何在公高  
宗封泰山舉銷聲幽藪科及第調襄陽尉居喪倚廬  
隱居不斲仕進武后朝為監察御史兼左拾遺內供  
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摩牙恣睢公為詳審



使存心仁恕不事操切吏稱平和關三木者八百餘  
人所原者千餘姓罷疑不實者百人當是時屠伯蒼  
鷹鍛鍊周內不翅束濕以取位逢時公獨多所平反  
行我陰德即遭讒播遷而不阻不悔事載文皇帝為  
善陰鳴書中迺者學正紀猥以占風角之故罷公  
祠鄉賢無乃畧大體而過於吹毛求癥者曾謂存心  
長厚正直不撓而猶不得列於君子之列耶余意不  
能平業已駁論邑乘是以嘆世俗見毫毛不見其曉  
誠固於為月旦而其  
識下於高叟遠矣

初作隄記

邑城長春宮迤邐而北多阪徑澤鹵天作  
淫雨或暴澍溢流潦往往為城患故不

作隄有隄自今縣令郭公昉也或謂隄防水患有司  
展錯之常工訖而蒸黎滿志隆禍勒文胡為乎邑子  
曰公匪私惠萌匪私德言者以為有五利焉前是廩  
秋多雨北門一望森森有如水國長老僉謀作隄控  
告於縣弗許貴介居間又弗許塾溺者踰一紀苦矣  
公發心惻怛急民之溺馳驅行水任之勇趨之力成

之且速剥床之灾頓除百世之利永賴稱曰金隄利  
 一日水之跳沫而南也雉堞崩剥路且梗塞旅者田  
 者輿而載者取他途遠遠而城堙居人莫不咨咨仰  
 屋歎有茲一障便經行寧家宇護城垣不重勞民利  
 二往築城者塹阜幾爲谷其深不測行子載胥及溺  
 尸浮人始知之驚愕何及當其時設有没人駛步亦  
 無所施其力今而後吾知免夫利三島鹵之水如建  
 瓴四注何出不壞卽高腴沃衍俄化堯堉野亡薦草  
 力子輟耕繼自今不惟有秋可以食新利四此一役  
 也獨防水也乎哉且於形家有裨隄千祀在遺愛與  
 隄常在利五余行堤徘徊壯之固若此氓隸如錫百  
 朋喜津津又如彼語有之因利而利惠稱不費可勞  
 而勞怨奚從生公得之矣公得之矣隄蜿蜒七里許  
 其崇踰尋其濶倍之工昉萬曆己丑二月三閱月而  
 告成事役書庸保儼訾計賄主進佐以城隍  
 廟歲入香緡護作及諸首事人且列碑陰

王鑰重修邑學碑記

邑學繕於萬曆癸丑余祖總憲公  
 誌之今麗牲之石依然而堂構垣

壩漸就圯剝兼苦兵燹絃誦之地鞠爲茂草前學博  
白公必采解橐借多士葺之一簣方覆會在官報罷  
矣越已丑李公以孝廉振鐸謀於士曰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今其教廢矣乃並邑學不治上無以稱重道  
之意下何以收作人之效於是捐貲囑于而薦紳諸  
生義助各有差庀材鳩傭量功命日監啟聖祠之頽  
起明倫堂之敝谷藻大成殿巍煥倍昔而翼以周垣  
若干堵布以階甃若干丈凡寮廡棖闈無不爽塏絢  
績入其門登其堂儼然夫子之文章道闢四軌墻高  
數仞旣釋菜而落之屬記於鑰蓋以勝國之遺猶及  
舊模乎敢臆申其說曰聖學之教人者道莫大於三  
才書莫備於五經今歲值辛卯辛者先甲三日也鄭  
康成以卯爲改正之際則天時叶矣故泮池城址衆  
流所歸納污非宜采形家言而徒鑿櫛星門內則地  
道順矣天作之地應之吾夫子式靈之訓期告竣有  
不萃人之和者乎因取其役而合之經意有五焉易  
之蠱曰振德而華曰豹變文蔚蓋人情耳目不豁則  
志氣不颺况今日聖學之廢寧第棟宇傾欹丹堊剝

落之謂乎澳忍其基支濟其戶詭異其間與一觀醫  
 宮崇麗有不疎意臨之而外內交潔者乎皆蠱而革  
 者振之變之也此易教也今之與官於學者皆以學  
 為郵其視學宮成毀動以時誦舉羸而謬附舊貫之  
 解向非李君身為已任則任勞難任怨更難殷之五  
 遷豈乏時艱今讀盤庚三誥蓋曰苟利於國勞怨何  
 辭此書教也春秋慎用民力臺觀門廡維義與時必  
 書書而刺之者十九獨魯僖作泮無訛焉若此之學  
 已底於新而民不損於故按之時與義兩合也此春  
 秋教也今天下干戈粗寧小醜未戢說者曰武威不  
 備抑知文教失宜乎詩頌有之在泮獻馘在泮獻囚  
 又曰鴉集泮林懷我好音夫鴉非類也猶可以泮服  
 之安在學宮鼎煥不可以文德代韜鈴乎此詩教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宗伯掌邦禮蓋教化之地乃禮樂  
 從出之源末世崇士木文繡以佞佛飾厨傳供張以  
 媚上至俎豆之宮聽其蕪穢不治吾恐敷典無所而  
 又何以洽神人制千百也此禮教也三才既備五經  
 克昭士重學也學資士也李公固匪直為觀美而鑰

亦豈但紀歲月陳工費述規制存故實為李公名高乎公安定人諱振藻登乙酉賢書行將佐天子辟雍之化獨吾邑學嘉賴乎哉維時考其成者為袁公鳳彩商計者為同署左公史分猷者為諸生  
者為  
列宜並書  
以俟後之覽者感焉  
課後

### 王于陞邑侯北愚王公去思碑記

蓋漢儒揚子雲言為政者審其思斃而班

掾傳循吏亦言文公次公輩所居民富所去見思故匪思曷祠匪祠曷永覩其祠知其政矣北愚王公之令吾邑也時在丙寅初秋甫下車旋問民疾苦不難斟酌而次第布之且喜清言有各理每進多士細論文其一切品藻要妙之問往往令人解頰性不喜呵堵所部以金矢入輒用儲粟不計羨至催科一節尤加意調劑嘗蒿目語余曰以今四方多故徵檄如雨緩之洵難乎為國顧念茲小民歲時不易十室九空急之更難乎在下不獲已寧予負課無負予民余退而語里父老今天下有令焉若此哉二月新絲五月

新穀益令人忠公不置矣它如嚴保甲而枹鼓不聞  
 正經界而蠻觸頓息種種善政尤未易縷指云公雅  
 不習為媼阿又善病遂告政去去之日當事者力挽  
 不得百姓老稚至攀臥遮留亦不得噫嘻公何修而  
 得此藉令文公次公當口不久任便調去不諗有是  
 景况否王子口余不佞猥辱愛於公見公意寄翛然  
 不減河陽仙令比談話竟日不覺入其元中也蓋公  
 原用經術飭吏治非斤斤簿書見奇以故沁入人者  
 彌久彌新至今尸而祝之將敝邑一片石與峴山桐  
 鄉並重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非公也耶公名喬  
 棟字弱侯登乙丑  
 進士直隸雄縣人

雷于霖重修馬神廟碑記

邑界秦晉津梁之處是時軍  
 旅雲移賓客星奔廐人不任

羈縻之憊也而殷事馬神神棲舊貫三楹茲殿前構  
 享以享神也門外架棲以衍神也內耐財神土神旁  
 祀孫焦二仙野祀無秩彼有取爾也匠石善選工師  
 善斲洵鉅麗哉春秋釀祭極獵枝之盛盡聲歌之選

男女襍踏而聚觀者萬人時有客乘傳而過挽轡停  
鞭而稱之曰庶矣哉富矣哉雷子懼解之曰客見蓀  
璧紫壇雲棟虹梁其棲神者泰歟外此而烽燼焰銷  
風雨莫蔽者誰及見之客見蕙殺蘭蒸瓊燦金漿其  
衍神者侈歟外此而蝗飛蠶現并荒灶寒者誰及見  
之客見陳鐘伐鼓遏雲繞梁其康神者靡歟外此而  
浦賦避役泣洒郊原者誰及見之客見錦綺騎童飄  
映日之輕裾繡箔艷女整如雲之逸度其簇出旅賚  
者麗歟外此而繁足囚首縲綆莫釋者誰及見之客  
曰微夫人之言吾不知朝之外腴而中餒也噫祭器  
之正漫藏之戒以  
俟在位之君子

太白廟碑記

明崇禎七年夏大旱邑侯張諱三策河  
南浙川人命里人李栢等登太白山探

神湫泣懇靡遺歸而雨遂沛然官民奇異神功肇造  
太白行祠嗣是兵火鼎革里人不敢違初願越十載  
而祠告成里之父老集衆而謀曰吾儕旣築蓀璧紫  
壇以薦松火再選星冠斗步以効巫咸其事神者似

至矣柰煮蒿祝史之需歲歲徵之將里兒厭其瓊尾  
 是不可不以爲計也時社有居士李銓韓錦等共施  
 善地勒之貞珉世供掃除邑人雷子于霖銘曰封夷  
 蓬起駕豐隆太白雲軒忽爾東流鈴颺火役青童閃  
 燦金蛇搖馬駿倒翻銀河驅祝融粒我蒸民賴帝鴻  
 倏而雲兮倏而風我欲留連郵不通一歌一泣巫陽  
 忠願神憺愉無忽忽椒漿瑤席奠碧翁龍堂鮫室鬱  
 蕭宮神兮來遊降我衷蒼雲青雨隨玉驄春葩秋穗  
 鬱青葱遠除蠶蠹並蝨蝨願將撮土勒神功願言  
 施者祚無窮敢有侵田與欺種披髮大上劒凌空

李楷奕應侯禱雨靈感廟碑記事無裨於民者政典不載必擇其利益之者而

舉之祭祀亦然祀有正有淫淫當黜正當修古之道  
 也奕應侯者何謂九郎也九郎者宋人祀趙氏而隱  
 之也趙氏在春秋時爲著祀於梁山奕奕梁山故稱  
 奕應侯焉朝坂距韓城爲邇有祀之沙苑之北洛河  
 之南者或疑其非正祀今乃創祠於邑城之坎方人  
 相其宜土卜其吉弗疑弗阻者何也祀雨神也神之



司雨向也山川出雲天降時雨梁山之祀神實主之  
旱而禱霖而報不但韓入祀數百里中咸祀之朝坂  
禱雨而應故作廟也曷禱乎禱於山曷報乎報於廟  
禮以義起猶正祀也歲在庚子太邱丁公來令於朝  
值大旱魁公虔於禱爲壇於東郊儒者按繁露法象  
龍木蜥蜴令羽人舞主者拜賓之陪貳皆拜又命良  
耆老十數人往卽梁山而求之神有嘉命許以甘澍  
主者迎神若有所承翼翼欽欽士民胥睹比及雨降  
人人意中有九卽也河濱生曰人而龍者多矣李藥  
師之滴髮柳毅之洞庭於傳有之文信國生而潭水  
竭死而潭水溢又何奇也士君子生爲聖哲死爲明  
神或可山伯或職水部苟不殃民皆可俎豆奕應侯  
其一也夫水旱亦何嘗之有民命在豐年國庚在八  
蜡一邑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祀之正也奕應之廟  
亦其正者也祠旣成乃鐫石以記之俾嗣續於無窮  
其名魁南河南歸德人庚午鄉進士初任朝邑縣令  
其同時僚屬爲典史  
張洪業滋州府人

趙儒廣惠寺碑記

廣惠寺在朝邑東南二十五里洛渭之間又東南則潼關赴京師之通衢

其西南則華陰達陝省之要路凡冠蓋往來值風阻河為駐節留憩之所嘉靖甲午渭北趙子官於外

十年方歸時韓汝哲以刺史歸王德卿以戶部副郎將赴南都王季良張靜夫楊大節趙子春方赴會試

韓子約渭北子祖餞於廣惠僧舍韓子謂渭北子曰子知廣惠所以創始之年與其創始之意乎渭北子

曰關中之地古稱形勝百二其形勢要會之地不在帝都岐豐咸長之間而在於此嘗考帝都之地則山

有岐梁終南太白而無秦華首陽之雄峙水有涇沔灋州而無河渭潒沮相會之巨浸此地則山自岐梁

九嶷迤邐而來入於沙苑以豐其後自太白終南少華太華以屏於前河自積石龍門徘徊首陽太華穀

轉而東渭納汧灃涇沔潒沮並入於河則關中形勝要會一目可盡古人所謂天地並工開帝宅山河相

襟束龍門又曰山勢雄三輔關門振九州皆所以咏斯地之勝故周齊隋唐沙門盛時好事者竊見其地

之勝以建沙門俾人憑是而覽山河之勝則必於此  
徘徊瞻眺其建置可以與形勢悠久而無更變之虞  
是則創始者之深意歟故北有饒益寺據舊志重建  
於貞觀二十一年則其創始於周齊隋唐之時可知  
韓子曰然是可以  
識廣會之勝矣

### 劉璽重修聖佛寺碑記

太河西厓東屯村有寺曰聖佛  
自五代唐明宗始也住僧每數

十人於邑中諸寺為最巨而土鹵易壞歷宋及明率  
數十年有力者率眾修之自明季甲戌重修之後圯  
壞者久之於今康熙二十一年僧始募修五年而功  
成請余為之記余歷問前之倡修者若牛若劉若成  
皆顯人也而居林下者余道然笑之夫佛之道見斥  
於吾儒久矣予覽華楞諸經其清靜寂滅亦自其學  
何惡於天下然由其道而忠孝節義俱無所用矣士  
方壯時將有為於天下意氣方盛談忠孝矜各節佛  
教誠無由入及其功名灰心倦而思反忠孝節義之  
念與氣俱衰而聞空虛寂滅之說不得不好故前世

功名之士晚路多入於佛人以爲惑非惑也盛衰之勢然也予近者空虛寂滅之念生與成功諸人何殊焉故崇佛之說得至於我前也况邇者朝廷於佛生日勅百官不得行刑則佛之道朝廷且崇奉之矣况吾之無用於世者乎遂爲記以續成公後計所修佛殿十五間山門三間工五載費三百餘當民窮財盡時功不易矣僧體成等募化施米施工數千人咸刻於石康熙丁卯年記

劉峒新市鎮二郎廟碑記

二郎有功于民之正神也而世不知其所起故其說多誕

妄幾同淫祀予至蜀蜀人言二郎姓李與夙所聞異蓋爲秦太守李冰治水有功於蜀史傳其化牛鬪蛇者也或曰冰之次子故號二郎喜與龍戰其變化神奇當時蓋有其書而今亡矣予過龍公洞時人猶有指其遺蹟謂予者故蜀人崇奉甚嚴謂之川主其神像有五中坐黃衣少年如常像左右者形狀奇詭皆云二郎變化以降蛟者昔宋太祖破蜀花蓋夫人奉之宮中太祖見而驚曰是何神歟對曰灌口小二郎

也。自是天下多祀之，而道釋兩家又藉其威神以鎮  
魔護法，故其神赫赫古今。庸人孺子亦敬欽之，與閭  
聖並然而能捍大災，救大患，合於禮典，非淫祀可比。  
俗人傳戩，疑爲趙昱，皆妄也。新市自宋至和以來有  
其廟，予觀此地近洛水，時泛溢崩決，民田祀此神者，  
殆以灌江視洛水而取其降蛟安民之威乎。明末廟  
爲洛河所淹，雷定興公率衆修之，於今四十餘年。風  
雨之浸，修葺不時，正殿礪漏，樂樓傾壞。於是四街同  
修而各紀其功，其西街長者請記於予。予厭聞崇鬼  
神之說，非厭之也。天地日月山川古之聖賢忠孝節  
烈之精英，赫赫朗朗在人耳目者，日俎豆而歌舞之，  
誰曰不可獨怪二氏挾禍福之說，莊嚴廟宇，崇禱不  
法之鬼神，以奔走天下無益於生民而靡下里之財。  
穀士君子亦從風靡爲不可耳。二郎雖非此方之正  
祀，然能著奇功於當世，則精英之氣何所不在，而百  
世之下，蛟龍妖孽聞名而畏，望像而慄，固其宜也。祀  
雖贅乎，亦可以福予，故辨其所起，明神之  
之正，知神之正，則修廟誠爲有功矣。

王兆鰲鼎建文昌閣碑記

問嘗讀鬼神為德之章未始不留連致嘆曰甚矣誠之不

可掩也矧文昌者天之六府而梓潼者越雋之孝子  
 晉之忠臣祀典所載班班可考故歷代廟貌丹青金  
 碧原以正人心勵風俗非謂梓潼司文章之柄操予  
 奪之權而趨承恐後以起後世邀福之漸亦惟精誠  
 所格自感而遂通神之為德其盛矣乎余庚午登賢  
 書夜夢神人盛衣冠儼然王者像顧予而言曰予遭  
 回祿之慘竟無所依汝前程遠大後嗣蕃衍異日發  
 祥尚為予重建之既寤而始知為夢余雖悚惕於心  
 實屬幻焉浩渺之境越十有五年余幸朝坂甫下車  
 循例閱城目覩城南隅有崇培鞠為茂草而遺址猶  
 存詢之父老則曰此文昌閣也燼於火者幾二十餘  
 秋矣余徘徊其下恍若夢中境况不禁悚然心動謂  
 非誠意相孚何以感通符合耶余益信誠之不可掩  
 也隨於蒞政之明年鳩工庀材仍舊址式擴之臺高  
 三丈作層樓施丹雘繪神於上約計所費幾千餘金  
 悉捐清俸繼以解囊歷兩歲而報竣則神所謂予遭

回祿之慘者今以妥以侑余心稍慰矣並未役民九  
落成偕邑之紳士登臨眺望南則岳蓮羅列攢萃以  
爲屏北則鎌山高下亘野以爲垣西則漆沮會洛接  
萃原而帶沙海東則星河曲轉滙蒲津而吞雷澤蒼  
蒼洋洋於樓閣之外雖不敢侈談邑之大觀而風氣  
克肇文明之象人材蔚蒸忠臣孝子無不萃聚學宮  
故小雅六月之什有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惟神來  
輔英主宏濟時艱皆從孝友敷化以故享祀不忒振  
古如茲士君子立身行己無忝所生則永言配命自  
求多福又何道岸之難登乎若余前程遠大與否惟  
居易俟命而長男次男相繼而育又與夢中後嗣蕃  
衍之旨不其明驗與余益信誠之所感又不當作夢  
境視之也易曰作善之家必餘慶此余之所自勉  
而又欲人之共勉於善余心始愜矣不然若徒以施  
醵金飾廟貌趨蹌奔走修祀豐潔冀圖獲報而孝友  
之道不講則是余托夢以神其說陷人於釋道而從  
事於異端之流余豈其  
然爰走筆而貞諸石

太白廟神水禱雨靈應記

予襲竹符來視芮邑屈指將五載於茲矣其間或直

水旱務必竭誠致禱凡以捍禦災祲商校晴雨皆牧  
 民者之職耳今歲夏秋之交時雨不零亢陽彌甚播  
 穀幾至有愆期之慮予憂心如焚遍走羣望百求所  
 以焚庭祝湯之術者備至已而大雨沾足抽青被鉉  
 邑之人無不加額稱慶咸以誠格之功歸予予方遜  
 謝不居適予因公赴省越月始歸比入境俯視田苗  
 不踰數寸而且漸就焦枯問之知為旬月以來又無  
 雨之所致也因念無禾即以無食得雨斯為得歲朝  
 民貧瘠能堪此秋成少儉也耶急復齋宿設壇而紳  
 士輩為予言邑南寺后社舊有太白祠者為祀太白  
 山神而建也山隸鳳翔府之郿縣去邑六百里而遙  
 里人不憚跋涉率五歲取神山靈湫之水貯之祠下  
 遇旱輒祝其應如響今新水適至公可迎而禱也予  
 夙景神威素諭靈異聞言踴躍徒步躬請昇入邑城  
 昕夕膜拜不三日而其澍滂沛槁苗獲蘇嘻此罔誦  
 之靈也民之福也予敢自於一念精誠哉爰敬獻



額以表神功復述其巔末而謹  
紀之以告後來之蒞是邑者

### 創建養濟院碑記

天下之民有四曰士農工商是以  
政治之大者不過養士勸農通商

惠工而已又其中有鰥寡孤獨為教養所不及者  
國家特設養濟院為之室廬以居之衣食以給之俾此顛  
連無告之民得以優游卒歲益軫念民瘼之意無微  
下周典至渥也朝邑舊有養濟院在城外不知圯自  
何年至今棟宇無存鞠為茂草哀此犖獨將安所依  
乎縱彼僦屋可居而形單影隻未免魂夢難安况乎  
無枝可棲而借爨親隣何堪風雨漂搖滿目淒涼徒  
增寤歎當亦仁人君子之所惻焉心傷而泣此土者  
之所身任其責而莫辭者也余自丙戌歲抄承乏茲  
邑每於孤貧支放月糧之下覩此情況心甚悼之但  
邑之弊政更有大於此者不得不缺焉有待五年以  
來如城池學校賦役鹽法諸大政次第經營庶幾廢  
者興弊者革士習絃誦民安樂業四境之內翕然就  
理乃改卜於城內西南隅閒曠之地鳩工庀材悉出

俸金構房四十間俾此五十五名口之孤貧得有寧  
 宇焉自此以後不惟棲身得所弗憂風雨之焦勞而  
 朋輩相親亦免呻吟於中夜是雖愛養之一端或亦  
 治化之小補孟子云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非  
 謂先務乎此也亦曰於此尤加意爾余也讀書有年  
 敢不體而行之乎若夫隨時修葺毋令破壞以至第  
 民失所更望後之君子昔 康熙  
 五十一年歲次壬辰八月穀旦

### 李建紀德碑

滇南王侯來治朝邑凡有關於民人者既  
 次第興釐茲謂通解之弊所應依例一犯

二解自縣遣護并有營兵不當復累其民既出示曉  
 諭殷殷重農之意實為仁言利溥况田里庄王林倉  
 西南澤四鄉俱遠公衢不近周道俾其各安耕鑿為  
 僻方力作之農而已矣夫何役乎且奉公護行役事  
 也侯乃懲其繞道之役永革四村護送役亦遂服罪  
 畏神惟例是遵既不阻於公又不累於民夫民莫不  
 苦於累即莫不樂於安於是羣相舞蹈而言曰我前  
 角遠出田蹊衣襪襁而釋畚鍤也今仗我侯仁得以

樂耕我又曾日供奔走馳驛路而從胥隸也今仗我  
侯仁得以安堵自此四鄉之農既得盡力隴畝以享  
太平之福然卽四村可以類閭邑卽一端可以知全  
仁且將謀爲廟祝祝侯爲公爲卿以仁施於四海奚  
翹樹此一笏石建在治宇荷知亦久遂述  
民人之言而據碑爲文以永勒於不朽云

億姓感戴賑濟碑記

朝邑縣東黃河水勢浩大土緩奠  
早每年六七月間漲溢衝突東漫

蒲州西嚙朝地河東居民自大慶關以南郝家庄王  
家庄數邨適當河衝遇水漲淤人田禾漂没人房屋  
水退植豆黍等種而田又生斥鹵歲比不熟民多出  
苦力負擔營生前康熙八年題允將沿河地畝錢糧  
已經豁免柰河水不時發作尹斯土者往時率不敢  
絮絮申請於是河東民常枵腹露處遂至大困四十  
五年冬我王縣主自滇中來蒞任奉督撫兩院大老  
爺命以勤恤百姓爲事百姓便之至任之明年七月  
初三四五河大漲魁等以水災告縣縣主覽狀卽單  
騎來驗大慶關被災一百九十七家王家庄五十二

家郝家庄四十八家沿河南北十四五里東西六七  
里一望瀰漫大慟曰苦矣明當發粟以食爾且申報  
各憲以拯救爾明日吏以擅發倉有處分白不聽又  
有謂地方被災上憲子視吾必得請卽將被災情形  
具詳各大老爺稱災黎可憫乞將縣貯倉穀石動賑  
秋成捐俸買還貯倉上不虧國帑下不藉爪里甲  
各人老爺卽下其事於府大老爺牌委卽陽縣主同  
我縣主八月初三日復親臨踏勘且牒下云令能捐  
俸賑災甚善惟是百姓屋廬無存行且公捐俸金以  
安集之毋遽令蕩析離居至十四日我縣主遂發穀  
二百五石七斗五升不足又捐俸糶穀二百六十三  
石四斗五升照冊計人口分民賴以不饑十月初二  
日督撫兩部院大老爺捐俸二百兩布政司大老爺  
捐俸一百兩仍牌行縣會同原勘邵陽縣主親詣被  
災處所按名分給均沾實惠我縣主且曰念爾等水  
宿露居給銀修葺此皆上憲恩也一時謹呼拜賜民  
得保聚無流移烟火依然難能自稟自於縣主者已  
不易上達水旱癘疫有急難能自稟自於縣主者已

少况上而位更去民遠呼籲如何得通兼以拘拘文  
移往來使我二三饑民延殘喘立俟歲月餘不得消  
息及賑濟來尊貴人又漫不可否事胥吏之中飽豪  
右之浸漁及於窮百姓者實無十之二三况朝邑小  
縣河東三數邨人蟻命有幾今日者若非大老爺愛  
民如子我縣主家視朝邑子視朝民又安能有禱輒  
應不俟歲月不假胥吏減清俸而哺之而屋之出水  
而奠安之使得守故土長養以子孫耶再生之恩吾  
儕不可忘用勒諸石以垂永久且相與編俚歌一章  
俾世世尸祝為侑觴云爾歌曰誰實生我如天之仁  
邑有神君亦活我人嗟我室廬比鄰具闕與蛟龍爭  
隄堰時决白屋孤樹青天萬艘芽芑荒塍波蕩秋毫  
我民無食船粟來哺我民無屋輦金來處微天之惠  
鱗介同宮微天之德滄桑河東誰謂天遠有禱必應  
雨粟雨金不災以慶億萬斯年  
灑之澹之河伯有靈效長官慈

里民感戴重賑碑記

嘗觀有父母斯民之責而能俯卹窮黎之顛躓困苦而有不感恩戴

德者必非人情吾儕小民比屋而居畊田鑿井熙熙  
 然遂生寧處休養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又何昏墊阻  
 饑之虞哉乃吾朝邑之提封則有難以概論者蓋朝  
 邑為西安之東陬地左浮蒲坂而右乃省會之咽喉  
 載考幅頓不逮三百里迺濱於大河之澌時而水勢  
 澎湃村居里閭半淪巨浸誠蒼莽一澤國耳昔年曾  
 遭水患我邑王父母目擊顛連申請各大老爺曉諭  
 本縣存貯倉穀散賑災民是已溺已饑之惠拯編氓  
 於塗炭者已如斯豈期己丑六月之朔河水瀾漫浮  
 土蓋地邑之大慶關郝家庄古家寨許村俱被衝塌  
 起視群黎屋廬傾頽秋成漂泊嗟嗟滿目汪洋此離  
 啜泣靡所棲止實可憫矣惟是我王父母視民如傷  
 痾瘝切膚躬親驗視按計戶冊得千有一百五十七  
 家不禁愀然曰今日災較從前彌甚膺民社之謂何  
 其不亟為嘉師請命爰申請上憲蒙大老爺好生之  
 德委其事於府太老爺諭澄城縣同我邑主查驗而  
 我邑主即為捐穀八百餘石散我災民復蒙督撫兩  
 院大老爺俯念受災之民實繁有徒又捐俸金五百

有奇既而糧道大老爺親詣被災村庄沿門查點  
區別輕重逐戶散給周徧無遺噫嘻仁人之澤其利  
實溥仰見我兩院大老爺體 國經野仁慈敷於下  
士吾民何幸而生逢盛世將見廻狂瀾於既倒奠黎  
庶於衽席蚩蚩之衆前者呼後者歌黃童白叟扶老  
携幼以瞻德化惟仰之爲德躍頌之爲福星而已然  
吾民素無知識弁鄙無文而鄉曲中耆老猶能發諸  
謳吟敬爲歌曰河濱舊地方割爲灾粒食斯民惠霑  
九垓塗歌巷咏迄用康  
哉河清可俟貞珉永戴

邑侯王公編審廉明公正萬姓感恩碑記  
粵自拜登受  
藏之典肇於

周禮而歷代相因著爲絮令是知編審之設由來尚  
矣 國朝稽古定制詔天下郡邑五年一次編審誠  
以五年之內田產之興廢不同徭役之多寡宜異均  
勞逸權輕重法至善也朝邑土瘠民貧而額丁幾滿  
十萬以故每屆其時盡人懷規避之私念而奸蠹胥  
書復從而熒惑之於是弊竇叢生遂至於莫可禁如

賦役既有定額而戶之大者非苞苴之私投則誦謁之公行本宜多坐而反減者有之大戶減則弱戶益增放富差貧古患之矣弊之一也三門九則原為貧富不同而設無如操縱於長吏筆端之上下其所欲上一丁而供數丁之役其所欲下數丁而無一丁之費况吏緣為奸無由窮詰弊之二也按地作丁朝邑之定法然當官既以地起例而民間復照人數分派稍有更卸輒執脫漏之律以繩之俾有地者脫籍而嬉無地者剝肉以補苦樂不均疇從而問焉弊之三也縉紳衿裾以及府史曹掾自難與齊民同數如果負郭有田照例豁免一丁固其宜也乃有無地而暗包他業以沾優異此非貽累窮簷之源乎弊之四也至於常任有地寄莊有戶緇流黃冠之徒託言方外而不之任同華澄卻之氓恃有孺屬而不之承嗟我朝民能無代輸丁徭之苦也耶弊之五也有此諸弊而卒莫之釐正者是果民為之耶抑或官為之耶夫朝固素多良宰第識不足者未免蹈常習故而不知正即知之矣而才不及者又未免憂讒畏譏而不



敢正究使拜登受藏之典相沿而成頭會箕歛之擾  
噫嘻不知其幾何年矣今我 邑侯王公則不然侯  
滇南名儒也洎朝五載其美政洋溢雖更僕亦未易  
數適值編審之期戶吏復以舊例葺侯而侯弗善也  
細閱賦役各冊早已得其原委與弊所由孽本特達  
之識出獨斷之才立畫一之法定以有地七畝坐以  
一丁爲則諸凡無地並有地而少者悉不與焉未審  
之前榜陳夙弊較如列眉矢誓神前不啻澀血及臨  
審之際絕蚤緣杜巧營邑門之內無敢干三尺而賄  
免者是放富差貧之弊無矣照地坐丁註以實數且  
親裁自定毫不假手吏胥總有狡猾誰敢上下其間  
是那移門則之弊無矣遍召花戶溫語細詢使丁多  
丁少皆自了然而豪惡巨奸無白施其欺罔是私派  
飛灑之弊亦可以無矣他如懲濫免貽累之弊則清  
查占役而嚴禁包攬懲代輸偏苦之弊則坐丁常任  
而分徭寄莊此其意何莫非爲我縣之單赤計哉故  
是役也辨色而興丙夜而寢風寒不避心血幾乾專  
精其念慮以爲之卽至頌聲流聞謗讟起侯亦兩

忘之耳事竣日農歌於野商歌於市士歌於學宮下  
 至白叟黃童嫠婦紅女莫不歡聲動地咸謂我侯大  
 有造於我朝矣而侯且逡巡謝不敏曰吾何知有造  
 吾第揆乎理度乎勢為爾曹立一均平之法以不負  
 吾生平之學問而不知當乎否耶有味乎言之哉於  
 是闔邑士庶斬石鑿碑以誌德意而更慮侯治行處  
 炳上大夫必列之薦剡倘旦夕捨我遷去後此編審  
 復何所賴焉是正不然不聞夫甘棠之詩乎愛其人  
 則愛其樹侯即去而美意良法具在其為甘棠者大  
 矣第願繼侯而來者遵侯之意守侯之法則吾儕食  
 福於一時者且將食福於百世矣又何患乎侯諱兆  
 鰲字東社號曲江雲南寧州人庚午科亞魁秉鐸於  
 師宗州其來朝  
 邑蓋由特陞云

邑侯王父母秉公均糧紳衿士庶感戴碑記

禹貢雍州黃壤厥田

上上厥賦中下秦漢而後定九等分五則酌輕重於  
 肥瘠以地不齊故也未有地齊而賦相懸者吾邑無

民壞銀地卽上上也下而銅而鐵而次鐵不相將矣  
始立法以三六一折銅鐵等項統以銀地起科著爲  
成憲出來遠矣迨洪流西徙地走黃龍濱河者爭請  
輕則洒派闔邑賦稍增焉緣茲宵人影射蠹役紛更  
里人輸納倍徙守舊額者僅僅數戶耳有增之以三  
七八有增之以四二三以至五分者若亂絲紛紛長  
短不齊蓋由糧浮於地計缺額地五百八十八頃有  
奇故也畸重畸輕民雖習爲固然而此賦一日不均  
持籌者因弊生弊繩鋸木穿奸竇滋甚我 侯以滇  
南名儒福臨下土本經術爲政事凡所設施無不允  
愜輿情洞鑿斯弊卽毅然釐正今又值 侯稍有餘閒  
大勛蠲復官民樂享無事邑人士諒 侯稍有餘閒  
讓讓以均糧事請夫 侯了然於胸中者已五六年  
矣磨礪以須風行霆擊卽召書筭於堦下而詰之曰  
民無常產賦有定則邑地等而糧殊假如重者售輕  
所遺何往輕者售重所加何來神鬼出沒若能無高  
下其手乎若以情吐否則答若於是書筭匍匐而前  
歷歷以飛洒條鞭遇閭加增那甲移乙諸弊對且曰

皇上

弊以滋弊非一朝夕均平之政其權在上小人亦願  
 權欣從事時東作方興春雨愆期憂勤中絕不以此  
 為勞爰肩書吏於別院通計邑之田賦起科不致此  
 重彼輕每畝定以三八五廢於舊額照合旬日事竣  
 布告通衢人咸加額而天亦沛降其霖矣是舉也損  
 此益彼易開恩怨而四境之內不聞開口有一言者  
 何也天下事惟公能悅人信能孚眾 侯方寸朗朗  
 如百間屋如重門洞開如日月經天人以遵道路不  
 見一險巇邪曲之處孰肯以私心撓公議乎僉欣欣  
 相謂曰此大惠也不可忘也因共輦石樹碣以垂久  
 遠又相唱和而為之歌曰均義從土本勻勻賦有定  
 則胡不均我 侯在茲弊孔嗔曰邑之人皆我人豈  
 為畫一樂耕耘持此權衡秉國鈞平平蕩蕩  
 作王臣甘棠蔽芾碑嶙峋我父母咸云云

邑侯王老父母清理鹽政士庶均感碑記

鹽政之閑  
 國賦民生大

矣引所以定課額充軍儲是故掌 國計者飭離司  
 離司飭長吏計盈縮定考成至嚴也鹽所以調鼎鼐

和玉既足故一爲祭祀一爲賓客一爲充庖人民日用需此至急也至於行鹽之法招商運銷稽之功令自有明條但念國利而商病商弗安也商利而民病民亦弗安如或膠柱鼓瑟必致遺害地方是以操縱有權調劑有術因地制宜斟酌美善厥惟良有司哉朝邑密邇河東例食解鹽引無逋歉鹽無匱闕蓋數百年於茲矣按邑歲繳額引四千九百三十五道銷鹽九十八萬七千觔往者部報土商郭高澤原係民間運銷邑距鹽場不數舍所司開給無留行土商且輸貲又受鹽引交於左筐盈於右按季銷繳從無違阻公私兩便上下相安乃弊竇之開則自四十五年招商王輻始王輻運城赤棍也以包地行鹽爲名而陰欲罔小民私幫之利始則薄責引價而厚求鹽直祇長補短猶無大害厥後本貲單弱鹽筴屢空炭食爲苦衆口警警最難堪者鹽不特至引常拖歉假以無力運銷情甘告退具控而復虎踞運城預揭額引出場低回顆鹽不發且巧營賄囑致飛檄嚴督者旁午俾我蚩蚩農民釋耒耜荒時日奔走河東糜

費資斧問他商不敢貨賣問本商著意勤索計無所復之勢不得不竭脂膏以潤谿壑甚至空引一紙給直一金實鹽一車增價數緡是以闔邑銜冤飲恨惡商不啻易爵之於鷹鷂咸欲其朝去而夕安枕焉嗟嗟招商本欲爲戶口之利乃竟成腹心之害柰之何以安堵無憂之民而自求辛螯一至此也耶我侯來自南中涖朝五載經術優嫻才能輻輳興衰起敝剔蠹摘姦諸凡政治無不規爲百世之利而於鹽法利弊尤洞若觀火念此蹙額疾首之民旦暮蹙然焦勞五內區畫良法集士庠於城隍廟中虛心咨訪僉曰邑中不利招商無如民運民銷便於是聽民擇報土商郭家履而侯乃上書各憲備陳民情徃反數四卒得如請而朝民自茲始獲便利之樂矣何便乎爾蓋各村鎮自計應銷之鹽領取連環印票赴場買運至則不問商爲誰何而惟視鹽之美惡價之低昂以相交易故昔之所食者土鹵而今則何減飛雪昔之所繳者煩費而今則取諸宮中不惟歲省金錢巨量而且鮮督催之擾熙熙而來攘攘而往上不

不憚 國下不病民垂之奕禩永永無弊脫非我 侯  
不避勞怨力革巨憝人將醢吾民而食之矣昔人之  
言曰樹德務滋去惡務盡其我 侯之謂乎以故倒  
懸既解之民莫不含哺鼓腹於四境之內群相歌曰  
當權輿之更張兮忘群情之驚詫何春秋之幾易  
兮流鹽僧之毒螫微 神君之愷悌兮誰庇哀鴻於  
宇下當堯天而射日兮轉鴻鈞之大化率舊章而成  
賦兮無一夫之不獲人飲食而知味兮負鼎俎以相  
謝紀功德而歌鹽兮願流布於方夏昔 康熙五十  
一年歲在立默執徐陽月穀旦闔邑紳衿子民公頌

書

王建常與党孝子兩一書

足下年數八旬有奇猶東西  
就正不止即耄而好學之武

公何多讓焉但一交臂輒去未獲悉聞教指抵今惘  
然適辱書問又推儼非偷汗直淫淫下矣竊念日月  
如梭重晤無期即有所聞亦復何緣相質而遜伯乃  
爲我言兩一益老於陽明學者如有同異且當寄去

僕固愚亦不知足下所得於陽明者果何似顧由四子以上接孔孟此吾儒正傳也乃棄而從彼是猶欲之楚而北其轅與墮落坑塹何以異猶記初面時言魯從游於馮先生少墟少墟固與陽明如水火而足下溺王乃爾所謂倚孔門而誦老莊之書非耶又聞遜伯與君論辯竟日夜而終不見信其意不過謂陽明名重一時從之者衆後人恐未到他地位且不可輕議耳獨不聞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乎夫童子未必做出桓文事功而羞稱焉者以其非王道也今之議陽明者亦不須稱量地位如何輒辭而關之以其非聖學也蓋聖學入門只在乎格物致知陽明不信程朱之說而以爲善去惡爲格物這是他入門便差了故言心言性言知與行直差到底今欲學爲聖人四子之書具在茲是爲階梯循而上之庶乎其不差矣若曰吾老矣尚能易轍改途耶此則大不可夫學以求覺人亦求覺不能覺悟耳朱子云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見定劄任事做去不坑塹終不能出道岸終不能登雖聖人且未如之日



而東西請正亦何益哉  
敢布所聞伏惟垂鑒

顧炎武寄仲復王先生書

仰止高風非一日矣頃過砥齋讀大著深服先生潛心正

學根本六經而下問虛懷不遺凡鄙豈非今日之古人哉因有頻陽之約信宿便行未及摳衣上謁翹首渭濱實深溯洄之慕茲以下學指南一冊日知錄一部中有舛漏祈賜駁正更期便道一望光塵不盡

辯

王建常三義辯

三義辯者何辯三義也何辯乎辯三義之名不正也名之不正何也君臣不可

以三義名也昭烈君也壯繆桓侯臣也而三義之正乎不正也知君臣之大義則可辯三義矣三義何義乎兄弟之義也昭烈既帝君臣也君臣助於此乎前此矣讀壯繆謝曹書一則曰故主再則曰故主即未王未帝時分已定也分定矣謂若兄弟何也亦曰昭烈遇二人恩厚則若是焉耳矣然稠人廣坐繆桓皆

侍立終日其義又何嚴也世之建祠設像者乃並列之兄弟之名曰三義繆桓之心安乎不安也不安何以祠為後世君臣之義不明也其不明何也由辯之不早辯也辯之則柰何曰君臣天地大義也兄弟庶人之義也小加大賤並貴義之所謂逆也名實之乖也神之所不安也不安何以祠為使之異祠而專坐焉安也使之同祠而坐立各如其分亦安也今士大夫不是之辯從而為文以煽之是惑也又何怪乎豈

豈之愚

民也

劉嗣文昌辯

康熙戊辰八月初四日邑城南隅文昌閣災或誦王氏碑而問余曰化書言文昌幽

冥之事信乎余曰否否此誕妄之說而王公信之也文昌天星也星經云文昌六星居斗魁之上關天下之文運司士人之祿秩故文人俎豆之本非不法之祀而經淺鄙者之附會遂誕妄而鄰於淫祀矣有識者烏可無辯耶夫陰陽之變化名臣之氣或上而為列星星辰之精或降而為偉人吾誠不敢知使文昌

而果降於世也必且爲漢之董唐之韓宋之程朱振興文教赫赫朗朗而爲衛道之人必不爲短折之王無名之將龍蛇妖孽之類以爲崇於天下也况神明之道聰明正直順天地而宣化淡然漠然若無所見於天下者非有聖人不可得而測也身有歷千年一生一死爲人爲神歷歷顯示若是其淺陋者哉審若是則亦妖妄而已矣何神之有且二氏之不齒於吾儒久矣而是神也乃曰出入三教夫人而有談釋老於程朱之前者則必爲名教之罪人况神而出入三教尚可爲儒人師乎是蓋道人而附於佛者之爲說也故其言曰出入三教又曰性命雙修將以詫儒曰文昌儒者之師也而尚乞靈於佛也尚行類道士也烏知讖悔之說符呪之事尋常鄉里之正人且羞而不爲安可以誣神明哉或曰彼其托始於孝友之張仲而以爲降自張星之精亦名臣亦天星可盡斥乎余曰是又有說蓋自張角以左道亂漢爲妖書散於人間故諸神多姓之以張好古而無識者語之以爲博而莫之辨也彼且以天帝爲劉君而篡之者張道

人也而况日星乎而不受誣乎其說之誕妄詞之鄙  
淺本不足辨獨怪搢紳先生亦援其說因孝女之名  
而並信鄙誕之事則庸庸之惑者必眾矣  
穢天星而誣名臣莫此為甚不可以不辨

墓誌銘

穆貞唐國子司業嚴公墓誌銘

公諱某 字某 馮翊  
臨晉人其先有漢太子

太傅彭祖為左馮翊子孫家焉十二代祖翰林東漢  
末復守本郡後四葉至元魏平南將軍郃陽侯稚王  
又四葉至皇朝洮州都督君協協生魏州司功叅軍  
贈太常少卿方約公之祖也方約生銀青光祿大夫  
左庶子贈朱州刺史損之公之祖也自平南至洮州  
是以侯國相襲事蒙名聲稱之府君迺奕葉之祥鐘  
道遠之費用為學第而為忠貞用為循良用為道藝  
出處終始皆大節之天寶中以門子經行擢弘文生  
知本江陵府學士時所奉之主永工璘陰有異擯東  
廣之西漢公履泰之體公追具將兆而未發也以習

勇免之受命南國洎督王賦者或者公以畫或尙公  
以辦三遷至大理司直賜銀印赤綬慎選京邑從  
臺署歷京兆戶曹殿中侍御史虞部員外郎河洛  
思其理理行發聞拜河有令刑部郎中雅素儒學遷  
國子司業建中宰相爲明家構閱公以親累貶潮  
州司戶賜泰道長公議與能推連州刺史換柳州累  
加朝議大夫封馮翊縣男旌異取也公母弟士良並  
龔黃之寄蓋不勝形影分離之憂及廣士良罷歸公  
亦陳乞自免願言相視而終老焉至京師復拜國  
子司業無何士良出牧公悼別加等忽忽不樂燕居  
如失貞元八年某月某日歸全於長安新昌里之私  
第春秋六十有五初公自邠之歸也有從祖姑世父  
母身沒嗣絕旅殯越鄉公匍匐發護毀家襄事各遷  
柩於先塋服仁義者歸心焉夫人彭城劉氏右僕射  
彭城公之女生子男三人先公而沒祔先姑於龍門  
山之北原事具前誌嗣子篆次子筠季子篆皆感過  
於篋篋疑於滅冬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奉公歸夫人  
之室且從先君銘口虀氏阡北原上先賢後賢如相

望我曷歸歸此室我友俟我  
以琴瑟杳長夜兮無白日

文

雷于霖祭雄縣王父侯入各宦文

王老父師治朝廉惠  
世越鼎革人懷遐思

請報祀學堂允從輿論卜庚辰莫春吉日奉公木主  
於各宦祠爲誄以祭之誄曰黃河北走誰能南赤日  
西飛誰復東豈謂明季無賢者悲涼異代思無窮公  
初出車入秦宮分瘡五泉吹華風一葉慈航橫春雨  
三尺雄劍拂秋虹縷冠救溺悲晚暮攘臂搏虎憤時  
窮人歸大名如山重公去一官等飛蓬去後豐碑存  
野史鉄勒玉宇照穹隆昨日公子過我縣野老一見  
淚如線爲問我公竟若何不屈而死事未傳聞之令  
人肝膽墮幾宵夢寐如覩見今日奉公入祠室無計  
招魂空北面北眺雄關是故鄉而今漁浦化獵場王  
侯甲第皆新主盍來此處依宮牆南瞻吳越歷宦邦  
怒濤激浪羈國殤楚歌衰鳳千狄悵立來此處慰徬

惶東睇惠愛遺平陽禹糈堯韭列蒸嘗泰山霍嶺  
相對盍來此處迭傾鵬祝公之神化為雨六月鵲禽  
濯我土祝公之氣化為雷三冬劈斧驅彼魃祝公之  
精化為星九野騎箕發英靈魂兮莫耻周家粟魂兮  
莫厭首陽薇異代追崇事  
最希願來格兮莫我違

撰著

從亡隨筆一卷

成編修濟著

屈安人詩集二卷

韓五泉妻屈安人著

公餘

草一卷南垣奏議二卷講道河汾議一卷澄道四脉詩集

卷賑恤議一卷崇祀一卷申明教化書一卷十議書一

卷

王按察嗣美著

續朝邑縣志二卷三遊記一卷被褐子五卷

王泰

政學

覆瓿集二卷

王渭川學古著

籌邊遺議三卷

王同知家亂著

旁觀指

掌一卷

張寶豐  
徵音著

鷄蹠集二卷

王運使  
皞如著

堯山漫稿二卷 聖山

集一卷 次杜五言一卷

劉隱士  
愛著

光宗實錄四卷

王侍郎  
之案著

抱

甕集十二卷 臆論一卷

翟別駕  
事心著

調刁集四卷 奏議二卷 雪

亭集八卷

李員外  
朴著

漫公集

卷

王左伯  
于陸著

言性集

卷 蛙螭

集四卷

王外翰  
孫綬著

調龍集舌在篇

王邵陽  
在璣著

陝西通志二十八

卷朝邑縣志四卷 洛川縣志二卷 卷五齋集十卷 想閣詩

集二卷 獨狂詩集一卷 雲滯詩集一卷 集蓼詩一卷 棗栢

二銘一卷 齊雲遊記一卷 廡閣集二十卷 霧堂集三十卷

過楚集四卷 枕上集六卷 朝萊山房稿十卷 棗栢集四卷



河濱樂府四卷今選訂河濱全書一百卷

李河濱楷著

孝經神

授篇一卷太極圖說一卷西銘續生篇一卷栢林集四卷

資善集八卷別世言一卷四言鳥哺一卷

雷栢林于霖著

小學句

讀記 卷大學直解一卷兩論輯說十卷五經要義 十

卷律呂圖說二卷復齋錄六卷

王隱士建常著

松園集二卷墨堂

集二卷論孟正義八卷性理三解一卷

王吳橋鉞著

紫沙集八

卷 王陽信 鑊著

涉江草二卷野園集三卷出山草一卷蜀中詩

二卷

劉烏程璽著

質言二卷

張主事楠著

筠石集五卷蓬矢集二卷

鄆州集四卷朝邑縣志四卷續鄆州志二卷大中正義三

卷襍錄一卷

劉鏞山 峒著

大作堂集二卷

李河濱 子益著

在中齋集二

卷

李河濱 子瓚著

朝邑縣志補四卷 樹樹山房集二卷 閩草二卷

松草二卷 西北譜二卷 東南譜二卷 正譜一卷

李河濱 子建著 華

河詩集一卷

王解元 鵬程著

寓園集八卷

劉孝廉 蝸著

兆鰲曰集內名作如林他不具論論其籍茲土者如苑

洛如五泉學問事業彪炳青史非藉文顯而文亦傳如

河汀如潼谷如西溟文綜史漢詩凌鮑謝誠鉅筆也御

史如慕庵給諫如實之侍郎如心一太僕如季白正論

侃侃清剛之氣溢於行間此宇宙不巧之文江河流而

山岳峙焉隱逸如復齋淵源聖道固非詞章之士所敢  
望矣他如岸翁栢林三峯嶽崎磊落虎卧龍跳其殆文  
壇之雄乎霧豹一斑崑山片玉皆足馨人牙頰至劉孝  
廉老於學博王解元修文地下則又負大經綸而不獲  
展其蘊者也惜哉

災祥

明萬曆二十年黃河清 二十九年河渭俱暴漲沒民田  
三十年閏六月下旬大雨如注者數日至七月初三  
尤甚河大溢皇木盡沒壞運糧二十三艘亡米八千三

百六十石溺死運軍二十六人 四十四年大旱 四

十七年大饑十歲兒易一斗粟

天啟元年黃河溢水及城下

崇禎六年旱饑 七年七月流寇至闔邑被掠焚趙渡

鎮 十三年五月至七月每晨天紅如赭秋大旱饑十

月粟價騰涌斗米三錢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絕糴罷市

木皮石麩皆食盡道殣重積十死八九夏麥大熟 崇

禎未連年洛渭漲溢二水交流平地深四五尺南鄉村

落盡被災

國朝順治四年饑

康熙元年六月大雨六十日洛渭皆溢 四年秋大蝗

自東北來其後連年河西決嘴人廬墓甚衆沒田一千  
餘頃東北鄉被害尤甚 八年知縣羅人琮詳報水災

豁免錢糧詳人琮傳 九年黃河清自龍門至陝州

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淫雨至九月中旬平地水湧縣城  
東十里乘筏城遂圯 三十年四月隕霜害禾稼秋七  
月蝗自東南來 三十一年春大旱狂風數十日麥苗  
盡枯疫癘大作死者十有六七逃亡者空室以行幸蒙

皇恩發帑賑濟招流遠方還定安集民乃慶生業焉 三

十二年大熟北鄉麥有兩岐者知縣姚士塾貢獻會城

三十七年後連歲河又大決衝崩嚴王社等村二十

餘堡人無寧宇土無立錐墳域盡掘積屍徧野 四十

四年十一月黃霧四塞者三日 四十六年七月河大

溢淹沒大慶開郝家庄王家庄田廬二百九十餘家知

縣王兆鰲詳請 臺司賑濟又發縣倉米給食始得安

堵有感德碑 四十八年六月河復大溢瀰漫更甚淹

沒大慶開郝家庄古家寨許村山廬千有一百五十餘

家知縣王兆鰲捐穀八百餘石賑給更詳請 臺司捐俸五百金按戶周濟哀鴻復獲安集有感德碑俱見藝文

四十九年穀大熟趙期村有一莖九穗者里民貢縣縣賚 臺府皆獎歎以爲樂不可支之瑞

兆鰲曰天道遠人道邇劉弘農驅虎反風人耶天耶寧第偶然事耶故史氏祥異並書用示勸懲至麟經專紀災變則又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矣

雜記

子不語怪固也然神降石言載諸篇章齊諧燕說非必  
快誕釐之終編聊以備觀云

苻秦皇始四年十月河渭俱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  
中長七尺三寸人指長尺餘深一寸

朝邑舊治在西原耕者徃徃得瓦缶一人得古鏡其背銘  
曰買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關欲照膽持此自明心無  
有年月及作者姓名已爲人市去不存

西魏時高歡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宇文泰懼兵少不敵有  
李順興者能分形化影同華岐寧四州同日爲齋請皆能



徧赴朝野號爲聖師此時適至泰請其策更無餘語直云  
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過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  
便去於時東軍旗幟衣服尚黃西兵用黑泰悟其言遂力  
戰大破歡於沙苑

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驪曳地號獅子驄置之馬群  
陸梁人不能制上謂左右口誰能御之卽將裴仁基曰臣  
能制之遂攘袂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撒耳一手  
扼目馬顛不敢動乃韝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未不  
知所在唐文皇勅天下訪之同州宇文士及訪得其馬

於朝邑市麪家挽磴驥尾焦禿皮肉穿穴士及見之悲泣  
帝自出長樂坡迎之馬到新豐向西鳴驪帝得之甚喜齒  
口并平飼以鍾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

出朝野  
僉載

天寶十三載九月九日獵於沙苑見雲間孤鶴回翔御弧  
矢中之鶴帶箭矯翼西南而逝後上幸蜀暇日遊行益州  
明月觀至第一院壁間見前箭并留題怪問之云有青城  
山道士徐佐卿每歲率三四至一日忽不怡曰偶爲飛矢  
所加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後年箭主至宜付之正重九也  
明正德中韓恭簡寢病夢一黃衣道士以藥數丸啗之曰

從此卽愈因贈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霸越平吳一燼  
灰是誰強汝下魚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  
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爲凶兆促家人爲大  
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尚無他再與藥丸亦贈一  
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爲蒼生十年戎馬蠻江  
外墮淚碑高百嶼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  
於宦轍所經意遇所謂百嶼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  
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諭言授藥不異曩  
時亦贈一詩曰一樽拒鬯自天來平地光芒接上台門外

翩翩雙鶴至五雲深處小蓬萊言畢別去無復重來之約  
後病良已至乙卯遭地震而卒竟不知詩所謂公名世巨  
人根器不凡黃衣道士殆仙耶

韓恭簡爲浙江僉事王鎮守譖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  
曰猿仙神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謁神布施神一見  
卽曰汝輩非拏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  
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今日來自京科  
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  
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

猶無狀不念爾六歲驚臍子兒乎張股栗叩頭蓋張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苑洛無禮故神言之

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寔無所見然不敢詰第應曰諾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俟我異日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爲夢也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及嘉靖己酉徵拜御史嘗不

樂居三月卒

劉知府偉純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韓苑洛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曰舅氏死久人傳仙去我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張公璉問狀門者言戴古毡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生但簡言問之則對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邀就

旁室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  
之狀韓欸留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尚何在  
曰我不死汝則要死一僚曰今朝廷大計官員可知此爾  
黜誰乎曰黜爾一箇別去謂苑洛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其言皆驗五泉  
亦至家而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劉峒曰此事  
王公傳辨其  
誣予亦疑劉公時近居近未聞鄉人有道之者考五泉  
歸而卒苑洛先在家說亦不合因見他省人書姑錄之  
而女鎮城隍廟服冕旒衣黃袍云是京城隍之職不知所  
始明嘉靖間邵陽范叅政過兩女謁廟神止一揖夜夢神

來拜自言曰吾自前朝受封爲京城隍范寤因重謁拜  
靳公能爲馬邑教諭時有門者少俊而貧能憐之偕諸子  
男同席研書後又携之縣舍恩禮有加已而舉進士爲陝  
西叅議下鄉躬自存問時能已卒延其配匍匐下拜擁扶  
不得答拜後爲中丞孜孜厚恤其家

嘉靖以前按院在南門上考取童生入大場謂之儒士能  
畢三場准予生員有以儒士中者韓五泉是也不知何時  
停其法然五泉之中文止五藝又不知何時科場加嚴  
邑人多自山西洪同西遷者聞元末讖言代有天下者洪



時傳將盡屠有洪字州邑故洪同之人聞然驚散其後  
以洪武建國

相傳趙渡關帝廟成化中里人重修時琉璃匠絳縣谷伯  
倉告歸低徊失期督工人李耀默祝神前其夜倉忽張皇  
在廟自言就寢聞扣門疾呼者出視見神乘馬厲聲令瞑  
目卽携附馬後少頃排落於此衆初猶未信居無何其妻  
以倉夜出莫知所往尋訪至廟見倉悲慟始大相驚駭此  
李公用中碑所述耀乃其高祖也

雙泉鎮孫真人洞先時居人久議建祠未果嘉靖三十四

年地震後忽鑱山雲氣異常晝夜恒見衆視之崖崩出一  
洞下有湧泉洞中自然成像彷彿真人遂因以建樓殿云  
泊里之南丘阜纍纍東南一丘尤廣初莫知爲塚明正德  
中里人趙謹營墓其北以形家言持畚鍤日往削之夜夢  
神人朱衣修備按劍言曰我故馬將軍宅此久汝何毀吾  
牆垣當爲還故土令汝子孫蕃衍謹覺而大駭旦起如其  
言後子孫多科第今猶稱繩繩焉

兆鰲曰按河汀謂劉公偉正人也神之者誣之言亦近  
理雖然程公濟臨難不避智以全君獨非正人乎而志

載上書祭碑二事則又何說焉劉公非仙安知程公從  
行二十餘年以後不乘白雲飛去耶

朝邑縣後志卷之八終

朝邑縣後志卷之八終

朝邑縣後志後序

右朝邑後志八卷滇南王  
公治朝時之所纂訂也然則  
稱後者何曰有先之者也先  
之者誰韓子五泉王子河汀  
也夫五泉先之以高雅而步

趨者瞠乎若後矣河汀先之  
以古與而步趨者亦瞠乎若  
後矣何也同爲子而聃周之  
後不必祖聃周也同爲史而  
班馬之後不必宗班馬也前  
古後今各自名家若然則

公之志雖後猶弗後也 公  
治朝六載振作興起日不暇  
給意蓋不欲退讓居人後者  
及纂邑志而意匠經營不襲  
前賢誠開山巨斧也細閱之  
而建置諸事明而確人謂後

者詳也田賦等政簡而一人  
謂後者整也沿革有表官師  
科貢有表此後所獨也人物  
一行必錄傳記疎密有法此  
後所廣也藝文遍爲搜集此  
後之善善長也而於洪河之



衝決請賑請卹大聲疾呼此  
後之焦心勞思言之疊疊也  
譬建屋然先者門庭堂廡樹  
基庀材而後則藻繪潤色無  
一不完且美也譬治器然先  
者爐錘鍛鍊取象成形而後

則鏤刻追琢無一不奇而巧  
也在 公意念抑抑卽不敢  
謂後來者居上然以較之五  
泉河汀雖後猶弗後也前古  
後今各自名家識者自有定  
論矣曩與 公素心相映邇

又遣小兒輩借廡治下獲沾  
屢庇蓋欲使之親炙有道步  
亦步而趨亦趨也今公邑  
志告成雖以弁言謹諉過望  
拙工然而大司空吾師也大  
中丞老友也已儼然在前而

余何敢復置喙也若余真瞠  
乎若後矣

賜同進士出身提督福建學政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  
討加三級鄰治年家第范光  
宗頓首拜撰

朝邑縣後志跋

語云言者心之聲也不知其人  
聽其言今讀我公之志悃悃  
欸欸篤摯纏綿不俟卒業而又  
毋斯民之心已拂拂楮上矣夫  
天下長吏多矣口惠而實不至

貌悴而情不迫者比比皆是而  
公之心不然公德性醇固志念  
貞潔日計歲計隱若不足而且  
口不言惠焉貌不加癯焉蚩蚩  
者其孰識公之心哉然而公之  
心終有不能掩者惟其言具在

也恤我烝黎如所言外腴而中  
枯者感我疆土如所言滙東南  
大肆毒蘖者釐我田賦如所言  
知罪不辭公論自在者于形勝  
言不在險于風俗言其遞降于  
物產言宜風雨于郵傳言愛桑

粹且塩政之弊言之鑿鑿衡決  
之苦言之惻惻科貢人才之藪  
也官師教養之司也言之不足  
而圖為表孝子忠臣烈女貞媛  
風化之原也硜節行有恥也仙  
釋隱之倫也言不一言而繫以



傳至賦記詩文錄其尤者災祥  
異恠刪不經者此又非空言已  
也所以教邑之子弟而使之習  
聞前日事也噫斯言也仁人長  
者之言矣斯心也豈非仁人長  
者之心與余與公素心相對六

載于茲不憚層層瑣瑣于末簡  
蓋將表公之心于天下後世也  
知與不知且三復斯編

邑人洪齋雷應跋